



世界文學名著

人 與 超 人

蕭 伯 納 著
羅 牧 譯

MAN AND
SUPERMAN

By
BERNARD SHAW

Translated by
LO MU

譯者 瑣言

世界文學名著

人與超人

人與超人是蕭伯納在一八九二年出版了... 十年來... 人 (Arthur & Mary) ... 蕭子 (P. H.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5515B



1651455

077940

譯者瑣言

人與超人是蕭伯納在一八九二年出版了他的處女作鰥夫之家 (Widower's House) 十年後纔公於世的名作，在這十年中，他每年平均有一冊劇本出版，如武器與人 (Arms and Man) 牙提達 (Candida) 命運之人 (The Man of Destiny) 惡魔的弟子 (Devil's Disciple) 等，都是很著名的作品。但像人與超人這樣的大作，可說是沒有；難怪徐志摩先生說這是『一篇頂長，頂繁，頂囉嗦的戲。』有人以為，人家一說起王爾德，便令人想到沙樂美；一說起巴蓄，便令人想到彼得潘；但如果一說是蕭伯納，人家便會想到他的人與超人。在中國沙樂美，彼得潘都已繙譯出來了，但蕭老頭兒的人與超人的譯

本，反沒有見出世；雖然他的華倫夫人之職業，武器與人等是早已被繙譯出來了，聽說日本有些專門學校會拿牠來做課本用，而譯本也說是不止二三種。

他在人與超人的標題之下，還寫有『喜劇與哲學』(A Comedy and a Philosophy)幾個字，這是因為這書的內容是表現他的哲學思想的緣故。在書中他極力發揮他的『生之力』(Life force)的學說，以女人為代表宇宙的盲目的意志，以男子為實現那意志的工具，以這樣的處置法來望『超人』的出現。他以為凡是男與女發生關係時，女的永遠是追求的那方面，男的永遠是躲避的那方面。如果說武器與人，運命之人是他的破壞偶像的作品，那麼這人與超人可說是他的建設哲學的作品了。而且他對於這種哲學非常的自信，他自以為這是一種聖經。

這作品的初次上演，是在倫敦一九〇五年（即出版二年後）至次年舞臺劇社(The Stage Society)便把牠拿來上演，有些劇場把第三幕西耳拉山中的夢境省了去的，但有些劇場專把第三幕題名為『地獄裏的修玄』來上演的。一九三十年，九月，譯後。

劇 中 人

約翰，旦涅（價克）

安，希特菲德（安娜）

希特菲德夫人

奧克台維阿斯，羅濱遜（台維）

梵阿勒，羅濱遜

羅白克，藍斯登

蘇發，藍斯登

黑克脫，馬羅侖

馬羅侖

亨利，斯脫來克而

革命家必攜的著者。

安娜的母親。

詩人。

他的妹。

英國紳士。

他的妹。

英國富豪的兒子。

他的父親。

旦涅的汽車夫。

侍婢

敏多遮

四耳拉山的山賊首領，

無政府主義者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好吵好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丟哇爾

法國人，社會民主主義者。

牧羊者

惡魔

修玄

多爾亞，安娜

石像

其他數人

第一幕

（羅白克，藍斯登在他的書室裏開着早晨發來的信，書室裝飾得充實而優雅，令人一見就知道主人是富有的。纖塵不露可以曉得至少在樓下有兩個女僕和一個侍婢，在樓上有一個不令他們有片刻之暇的管家婦。就是羅白克頭上也擦得光亮，在天氣晴朗陽光四射時，只要點點頭由反光作用，就能傳他的命令到距離遙遠的營房中。但除了這一點外沒有其他的事實可以表現出他是武人。他之所以具備他的安然自在的風格，他的好像期待着他人對他尊敬的態度。他的

從他榮達以來，沒有碰過反對者，又得着安間的優越的有勢力的因而令他享受決斷口氣的雙脣變為溫和者，是由於他的活動的公民生活而來的。他不單是非常有名望的人，而且在有名望人之中是頭角崢嶸的人，在董事會中他是會長，在參事會會員裏他是市議會議員；在市議會議員中他是會長。不久將白得和魚膠一樣——在別方面看起來似乎不像魚膠的——四束鐵灰色的頭髮生長在兩片耳朵上，在突出得起角度的頰邊均勻地成為兩對。他穿着黑色的大禮服，白色的緊馬甲和不黑又不清藍的模糊混合色的褲子，那是現在製布者用以迎合一班有名望者的脾胃的。他今天還沒有出去過，他仍然穿着他的拖鞋，他的鞋子已被預備着放在爐邊地毯上。他沒有男僕，也沒有擊速記本和打字機的書記，這可以令我們想到我們偉大的公民家庭生活，一點也沒有被時髦和新方法所煩擾過，一點也沒有被鐵路兼旅館業的經營所迷惑過。這種經營以兩 guineas (註一)

(註一)英國金幣名 guinea 等於二十一先令。

——包括頭等的來回車費——賣了您在 Folkestone (註一) 費了禮拜六和禮拜日過着好像真的紳士一樣的遊玩生活。

到底羅白克的年紀多大了？在思想劇中這問題是重要的。因為在這樣的狀況之下，一切事體依靠着他的青年期 (註二) 是屬於第六十年還是第八十年的問題上。他是生於 1839 年，從少年時起他就是個一神論者和自由貿易論者，從物種起源發行以後他是一個進化論者。結果他常被人列入爲新思想家和鐵面無私直言不憚的改革家。

三) 坐在他的寫字檯邊，在他的右手旁他就有幾個面臨 Portland Place (註三) 的窗子。從這些窗子——如果窗簾有隙的話——和從舞臺前面，一樣地，好

(註一) 佛克斯敦，倫敦海口之一。

(註二) 結婚前之時代。

(註三) 是在倫敦北面 Regent 花園，南通 Regent 街的大道。

奇觀客可以看見他的側面像。在他左邊是內牆，偉麗的書架靠着牆的，不太正中處就是門，隔離他稍遠。在他對面的牆壁邊幾條圓柱上掛着兩幅半像片，一個在他的左手邊的，是伯來脫；（註一）其他一個，在他右手邊的，是斯賓塞；在他們中間懸着一幅彫刻的高不登（註二）的像；赫須黎的，愛里阿特（註三）的放大照片；窩次（註四）的單色複寫的寓意畫，（因為羅白克是一個以不了解美術者的熱誠來崇拜美術的人。）除這以外又有一幅丟飯（Dupont）雕刻的有各代偉人的

（註一）約翰伯來脫英國演說政治家（1811-1889）1839年的 Anti-Corn-Law League 及 1867年 Reform Act 中之有名人物。

（註二）高不登與 Bright 同為反穀法會之人物。

（註三）愛里阿特原名 Mary Ann Evans 英之小說家詩家（1819-1880）Silas Marner, Mill on the Floss, Adam Bede 乃其代表作。

（註四）窩次世界聞名之英畫家他因 "Love and Death," "Hope" 等幾幅畫而被稱為 Poet Painter (1817-1904)。

德拉羅仕 (Delaroche) (註一)的美術半圓堂壁畫。在他背後的牆邊，壁爐架上，有一幅模糊不清的家族照像。爲着因有事務而來訪的人客的方便的緣故，靠近寫字檯邊放着一張椅子，另外兩張椅子是擺在半身像間的壁下。

侍婢拿着一張訪客名刺走進來，羅白克接了名片，歡欣地點點頭。

藍斯登 請帶他來。

侍婢走出去，和人客一齊回來。

侍婢 魯濱遜先生。

魯濱遜先生實在是少有的漂亮青年，人家定會當作他在這劇中是做著愛人或被愛的角色，因爲我們不會想着在一個故事中能夠有第二個這樣動人的可愛的人物出現的。纖長而適當的身材，雅緻而新調的喪服，細小的頭，端整的容貌，美而短的髭，坦白正直，清楚的眼，渾發而健康的，顏色的艷麗，梳刷得很光亮的頭髮，雖然

(註一)法畫家(1797-1856)他的最著名的畫就是在巴黎美術殿牆上所畫的壁畫。

不是捲的，但是組織美好顏色烏黑的，顯露性情溫和的拱形的眉毛，矗立的額門和整飭地突出的下顎，一切都表現着使人愛慕，然後又使人痛苦。雖然他是這樣，但仍然令人發生同情，因謂他具有吸人的誠實，熱誠的謙恭和親切，這是表示着他是一個有可愛氣質的人。他一出現時，藍斯登的面上就顯着好像父之對子的愛情和歡迎的表情，但一看見那少年面上帶着悲愁，身上穿着喪服走近前來時，藍斯登的表情便墜入適當的悲愁裏去了。藍斯登似乎是曉得這悲愁的性質。當來客靜靜地走近寫字桌時，老人便一言不發，站起來，越過桌子，握着他的手，那是籠罩着悠久的愛情的握手，這握手告訴着他們兩人共通的最近發生的悲愁的原委。

藍斯登（握完了手，高興起來）不要管牠罷，奧克台維阿斯，那是我們共同的命運，有時候我們一定要碰着牠的。請坐。

奧克台維阿斯坐下來客用的椅子。藍斯登坐回他的原位。

奧 是的，我們一定要碰着牠的，藍先生，但我受他的照顧太多了。他爲我做了一切我父

親在世時纔能夠做的事體。

藍 您要曉得他是沒有自己的兒子啊。

奧 但他有女兒。並且他還對待我的妹妹和我一樣的好。而他是這樣的猝死！我常常打算謝謝他——讓他曉得我，實在是不應當受他的照顧，好像孩子受他父親的照顧一樣。但我期待着機會；而他現在死了。——一點死的徵候都沒有，他會不曉得我所感覺的。（他取出他的手巾，全不造作地哭起來。）

藍 那我們怎樣曉得，奧說不定他可以曉得呢？呀！不要悲傷！（奧抑住自己，攔起手巾）好的，現在我告些事情安慰您罷。最後一次會見他，就是在這個房間裏。他對我說：『台維是氣量寬大的孩子，可做人榜樣的人物。我一看見他人從他的兒子那裏得着菲薄的照顧時，我就覺悟出我有勝過兒子萬倍的人。』那個怎樣，您覺得被安慰了罷？藍先生常對我說世上只有一個人可以做別人的榜樣，那個人就是羅白克，藍斯登。說那裏話，那是他的偏私：您要曉得我們都是舊交哩。但關於您他還常常說些別的

話不曉得可否告訴您！

奧
隨您想。

藍
那是關於他的女兒的事。

奧
（渴望地）關於安的啊，請您告訴我罷，藍先生。

藍
好的。他說他畢竟喜歡您不是他的兒子，因為他想異日安和您——（奧克面色飛

紅啊，或者我不應當告訴您的，但他是認真地這樣說的。）

奧
啊，我想只要我有機會！藍先生，您要曉得我不在乎金錢和世人所謂地位的。爲着

這種事情奮鬥我是不能令我發生興趣的。不錯，安有極優美的性質；但她平常就熱

中這種事情，甚至想着如果男人沒有志願，那麼他的品性就不是完全無瑕。她曉得

她如果和我結婚，她一定要使她推究出些理由來自解，不以我之沒有大大地成功

些什麼，而感着羞恥。

藍
（站起來，把他的背向着壁爐。）胡說，我的孩子，沒有這回事！您太過謙遜了。關於和

她年紀不下的男子的真價值，她曉得些什麼？（更加認真地）而且；她是非常孝順的孩子；她的父親的意思她一定視爲神聖的。您是曉得的，雖然她已生長得能辨別是非了，但我不相信她從來有一次是照着她自己意思來決定那一件事，事要做那一件事不應做的。常常只是『父親的意思是這樣，』或者『母親不喜歡那樣』那差不多真的是她的過失處。我常常對她說她一定要自己想，纔行。

奧（搖他的頭）我不能要她嫁我，因謂她父親的意思，藍先生。

藍是的是的。或者不能。不，自然是不能。我曉得的。不，您一定不能，但您用自己的力量打動她的心時，她已能實踐她父親的意志，又可滿足她的心願，對於她那是最快樂不過的事。您試問問她罷，您不試試看？

奧（又悲又喜的樣子）無論如何，我對您發誓，我決不向別人求婚。

藍呀，那可以不必。她會容納您，我的孩子——雖然（此處他真的變爲很認真地）您有一個大缺點。

奧（擔心地）是什麼缺點，藍先生不如說，在我許多缺點中是那一點？

藍 我會告訴您，奧克台維阿斯（他從棹上取出一本紅皮的書）我現在手中有一本沒有被庸俗的校刑吏所燒掉的書，那是最醜穢，最可譏，最有害，最下流的書。我沒有讀牠。我不願以這樣玷污道德之物把我的心弄污了；但我曾讀了報紙上所寫的關於牠的話，這個標題就夠了。（他念那標題）『革命家必攜有間，富有階級會員約翰，且湮著。』

奧（微笑）但是價克——

藍（暴躁地）求求您，在我家裏不要叫他價克。（他重重地把書丟在棹上。於是，略為平氣的樣子，繞過棹子走近奧克身邊，緊迫而嚴重對他說）奧克現在我曉得我的死友說您是氣量寬大的孩子的話是不錯的。我曉得這個人是您的校友，我又曉得您能和他結交是因為您們兩人間有一種從幼小時而起的交情。但我請您願慮願慮境遇的變化罷。在我朋友家中，您是當作兒子看待，您住在那裏，那裏能夠把您的

朋友饜以閉門羹呢。這個人，且涅，幾乎從小時起，爲着您的緣故而在那處出出入入。他叫安的（*Christian name*），和您一樣的自由。不錯，當她的父親還在時，那是她父親的事，不是我的事。且涅這個人不過對於他是一個孩子，他（指且涅）的意見不過是可以引人笑的东西，好像大人的帽子帶在小人頭上一樣。但現在且涅是一個長大的男子，安是一個長大的女人，而且她的父親又去世了。雖然我們還沒有曉得他的遺囑的詳細項目，但他常常對我說那件事的。我一點都不疑惑，我是被命做安的保護人和委託人；正如我一點都不疑惑您是坐在那兒。（用力地）現在我告訴您罷，由對您的情誼中看起來，我不能亦不願讓安置身在這樣的環境中。將來她一定要接受且涅這個家伙的慇懃。那是不當的，那是不對的，那是不親切的，您怎樣想法？

奧
但安自己曾對價克說了無論他的意見怎樣他永受歡迎，因謂他曉得她的親愛父親的緣故。

藍

（忍不住的樣子）那麼那個女孩子對於她雙親的義務是發狂了。（好像被追趕的牡牛一般，他向着伯來脫的像衝去。在那肖像的表情對他好像沒有同情。他一面口中喋喋地一面怒氣勃勃地向着斯賓塞的肖像走去。但他用了更冷靜的態度對待他）對不起，奧克但所謂社會的寬容也是有限度的。要曉得我不是一個頑冥不靈心懷成見的人。當別人沒有功勞的已是官銜纍纍了，而我還是一個白身的羅白克藍斯登，就是因我擁護良心的平等和自由；而他們獻媚於貴族和教會的緣故。希特飛德和我失了一個機會又一個機會，因為我們思想新的緣故，但我新的地步也沒有到相信無政府主義呀，自由戀愛呀，其他之屬之類的思想哩。倘使我是安的保護人，那她一定要知道她對於我是有義務的。我不答應那種行為，我會使她沒有那種行為，他一定要禁止且涅來家中出出入入，而且您也要禁止他。

（侍婢到回來）

奧 但是——

藍 (注意她的侍婢) 噫! 什麼?

婢 且涅先生想要會見您。

藍 且涅先生!

奧 價克!

藍 噫, 且涅先生敢來訪我! 對他說我不能和他會面。

奧 (感情傷痛的樣子) 不要竟致這樣地拒絕我的朋友罷。

婢 (鎮靜地) 他已不在門口了, 已和太太在樓上會客室裏。是同希特菲德先生安小

姐羅濱遜夫人一齊來的。

(藍斯登的情感, 非言可諭。)

奧 (露齒而笑) 那一定是價克纔這樣, 藍斯登先生。

藍 (壓制着怒氣, 好容易纔說出話) 上樓去請且涅先生下來。(侍婢走出去, 藍回到

壁爐那邊, 好像把牠當要塞一樣。) 無體無貌, 至於此極。——噫, 如果這樣就是無政

奧

府主義者的態度，那麼您去喜歡他罷。而安也同他一塊！安！安！一個——（他氣息壅塞。）

是的，那就是令我驚奇之處，他怕安怕得這地利害，那一定有什麼古怪。

且涅忽然開了門進來，他不能單說是一個生有鬚的肥大的靜男子。但到了中年的時，他一定會成那樣形狀的。他仍然有些青年時長的體態，但這個青年體態不是他有意傾向的。他的大禮服雖總理大臣穿起來亦足相稱。一種挺胸聳肩的樣子，頭部懸昂的姿勢，和一種與其說是和馬鬃一樣的，不如說是如一大束淡褐色的毛，從凜凜然的前額，向後面披過去的那種堂堂的風姿，與其說是使人想起豪壯的 Jupiter，不如說是使人想起風雅的 Apollo。他是異常的健談，性急易被興奮，（請看看他的發噪音鼻息的鼻孔和恰巧是一英寸又三十二分開着的炯炯的青眼）好像有點發狂的樣子。至於服裝他是頗爲用意的，這不是出之於他的衣服豔麗的虛榮心，這是由於他一舉手一投足都抱着自重之念的緣故，所以就是訪問人

家，他也重視着當作別人是結婚或舉行開工儀式。他是一個善感，易激，誇張，而熱情的人。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他沒有諧謔的氣分，那麼他一定是會流於誇大妄想的。

但現在他的諧謔的氣分恰巧沒有；說他是正在激昂中罷，那是無意味的。因謂他的一切的氣分，都是激昂的變態，他現在正是在一個大可恐慌的變態中。他一直走向藍斯登那裏去，好像決心要在藍斯登自己的爐毯上，射殺了藍斯登的樣子。但是他從胸袋裏拿出來的不是手槍，是一張大葉的文件，他把牠衝向藍斯登的奮怒的鼻下，同時他喧擾着——

且 藍斯登。您曉得那是什麼嗎？

藍 (傲然) 不曉得。

且 那是一張希特菲德的遺囑的謄寫，是安今朝得着的。

藍 您說，是安，我說是希特菲德小姐。

且 我的意思是指我的安；您的安，台維的安，嘎！現在是我的安！

奧 (站起來，面色蒼白。) 什麼意思？

旦 什麼意思？(他舉起遺囑) 您們曉得在這遺囑中是指定誰做安的保護人？

藍 (冷淡地) 我相信是我。

旦 您是您和我啊。我我我我我我們兩人啊！(他把遺囑擲在棹上。)

藍 您那是不會的。

旦 那雖然是討厭不過的事，但那是事實。(他把他自己倒在奧克的椅子上坐下。)

藍 斯登，請您想想法子把我的責任卸下罷，您不能如我一樣地了解安。她會犯着有身分女人所犯的一切罪過；她會詳判着那一切罪過，都是她的保護人的意思；她會把一切責任都壓在我們身上；於是我們終歸結果不過兩隻老鼠管一隻貓罷了。

奧 價克，我希望您不要說安說得那樣。

旦 這個人愛上了她，那是另外一層苦惱。是的，她已可以遺棄他，說是我中意他，也可以嫁他，說是您命令她。我告訴您罷，像我這樣年紀的人，這樣皮氣的人，這些事對於我

是無上的打擊啊。

藍 我看看那遺囑。(他走到寫字桌邊拿起遺囑來)我不能相信我的老朋友希特菲德會如此的不信任我,甚至令我和——(他一讀那遺囑,他的面上就浮出失望之色。)

旦 那都是我自己做出來的,那是非常可笑的事。有一天他告訴我他想請您做安的保護人,於是我裝作傻子一樣和他爭論;不要這樣傻法把一個年青的女人管束在一個舊思想的老人之下。

藍 (愕然)我的思想舊!!!

旦 完全不錯。我剛剛做好一篇論文叫做「打倒老朽政治」,在那書中我充滿着理論和事實。我說適當的辦法,是結合老人的經驗和青年的朝氣,一點都沒有錯。他就這樣的相信我的話,把遺囑寫過了,——那不過是在那次談話後兩禮拜後纔寫日期的。——指定我和您做共同的保護人。

藍 (面色蒼白，決絕地) 我拒絕做這件事。

旦 那有什麼用處呢？我從 Richmond 一路來，我就拒絕過了；但安固執的說着，什麼她是一個孤兒呀，同時她也不能希望那班在她父親還在的時候，喜歡到她家裏的人，現在來照顧她呀。那是她最近的伎倆，一個孤兒！那好像聽一條鐵甲艦在風浪中求助一樣。

奧 這未免殘酷了。價克，她是一個孤兒啊，您應當做她的保護人。

旦 做她的保護人！她現在是置身在什麼危險中啊！她有法律保護她；她有世人的同情保護她；她有十足的金錢而沒有良心。她所以須要我者，是因為她可以把一切道德的責任，加在我身上，隨便她的喜歡，把我的人格來做犧牲。我不能管束她，她能夠危害我，至於隨她歡喜的程度怎樣，那好像我會變做他的丈夫。

藍 您能夠拒絕接受這個做保護人的責任。我一定拒絕接受這個和您一齊做她的保護人的責任。

且 是的；但對於那個她將怎樣說呢？現在她說些甚麼呢？正如她是尊崇她父親的意志的一樣，她將常常當作我是她的保護人，不管我負起這個責任與否。拒絕！當大蛇盤繞在您頸上時，您能夠同樣地拒絕嗎？

奧 價克，這種話我以為太過了。

且 （站起來，走過奧克那邊去安慰他，但仍然悲嘆的樣子。）要是他要一個青年的保護人，爲什麼他不選台維呢？

藍 嘎！真的，什麼緣故？

奧 我會告訴您，關於那件事他曾提醒我，但我拒絕這種信託。因爲我愛她，我自己都沒有權利讓她父親來強逼我做她的保護人。他把那件事對她說，她說我是不錯。藍先生，您是曉得的，我愛她，價克也曉得的。如果價克愛上了一個婦人，無論怎樣地我不喜歡她，但我不會在價克的面前來把她比做一條大蛇的。（他在半身像的中間坐下，把面向壁。）

藍 我不相信這張遺囑是做在希特非德清醒的時候，您要承認他是受您影響而做的。

旦 那麼您要大大地感謝我，爲着我的影響，因爲他爲酬勞您起見，留給您二千五百鎊。

留給台維的妹妹一筆結婚費和他自己五千鎊。

奧 （眼淚滾而來）啊，我不能取牠，他是太過好意對我們了。

旦 喂，如果藍斯登推翻這個遺囑，那您就不要取牠。

藍 嗚！我曉得了，您已經令我進退維谷了。

旦 他沒有給我什麼，除了安的道德的責任，因爲我的金錢已經夠多了。那可以看出他自己是有用頭腦考慮過一番的，不是嗎？

藍 （苦顏的樣子）我承認。

奧 （站起來從壁的隱處走出來）藍先生，我以爲您誤解價克了。他是一個高尚的人，不能做卑劣的事。

旦 台維，不要這樣說，那種話我是不願聽的。我不是高尚的人，我是被不可抗的勢力所

擊倒的。台維，您終歸是要娶安的，從我的手中奪了她去，雖然我會打算把您從她那裏救出來。

奧 啊，價克您說從我的無上幸福把我救出來！

旦 是的，終生幸福，台維如果那僅僅是三分鐘的幸福，那麼我一定要爲您傾我最後一個便士來買牠。但可惜是一個終生的幸福，沒有一個人能夠容忍牠，正因爲牠同時是世上的地獄啊！

藍 （粗暴地）胡說您，講些正經話罷。不然去花費別人的時間罷！我沒有這個閒情逸致來聽您的胡言亂道。（他全然好像飛蹶的樣子，衝向棹邊去重復坐下。）

旦 台維，您聽見了罷，在他腦中沒有一點思想，是一千八百六十年後的，我們不能把安委給他保護。

藍 您侮蔑我的人格，我的意見，那我反而覺得是可誇。我相信，您自己的呢，是在那本書中赤裸裸地顯露出來了。

旦（若有所望地走近棹邊）什麼您也有我的書，對於那本書您的意見怎樣？

藍 您以爲我要看這樣的書？

旦 那麼您爲什麼要買牠？

藍 那裏是我買的，是那些崇拜您的意見的蠢婦人送給我的，我剛要把牠丟去時，奧克就來了。對不住，現在給我來丟了牠罷。（他粗暴地把書丟在字紙籃裏去，那種粗暴把旦洩嚇了一跳，深感着好像把書丟在他的頭上一樣。）

旦 您的態度和我的一樣地無禮。但是，那反而令我們兩人省了許多麻煩禮節。（他重復坐下）怎樣處置遺囑？

奧 容我想一法子好嗎？

藍 當然好的，奧克。

奧 我們不是忘記了安自己可以有些意見對於這個事情嗎？

藍 我十分有意的來把安的意見據理討論討論，但她不過是一個女人，而且是年少識

見少的女人。

旦 藍斯登！我覺得您是可憐。

藍 （暴躁地）我無須知道您對我的感覺怎樣，旦涅君。

旦 安會做出她所喜歡做的，而且不止此，她會令我們勸她做；若果那是弄壞了，她會把咎責在我們身上。嘎現在台維是很想看她——

奧 （羞赧地）我不想，價克。

旦 您說謊，台維：您是想的那麼，我們請她從客廳裏下，來問問她要我們怎樣做法。您快去，台維，和她一齊下來。（台維打算去）不要太久，在這個空隙中會令我們兩人緊張的關係更加難過的。（藍斯登緊壓着雙唇，一句話都不說。）

奧 不要睬他，藍先生，他不是認真的。（他出去了。）

藍 （深思的樣子）旦涅君，我從來沒有碰過一個人像您這樣厚顏的。

旦 （嚴肅地）我曉得的，藍斯登，但我仍然不能完全克服羞恥，我們是在羞恥的空氣

中生活着，一切真實的東西都是可恥的。我們自己，我們的親戚，我們的進賬，我們的使用言語，我們的意見，我們的經驗，一切都是可恥的，正如羞恥我們的裸體一樣。我們的親愛的藍先生啊，我們羞恥步行，羞恥乘共公馬車，羞恥租兩輪的輕車來代替馬車，我們羞恥用一頭馬來代替兩頭，用一個園丁兼馬夫的人來代替御者和跟班，一個人可羞恥的事愈多，那麼他就是愈有名望。爲什麼您恥於買我的書，又恥於讀牠。您惟一不以爲恥的就是沒有看過那本書就來批評我；那也不過是說明您之恥於有異端的意思罷了。看看我所生的結果罷，那是因爲我的可愛的教母不給我可恥的賜物的緣故，人類可能有的美德，我是有的，除非——

藍 我覺得高興，您以爲您自己是這樣好。

奧 您的意思不過以爲我應當可羞，敢說及我的美德。您不以爲我已得着了那美德，您是完全曉得的。和您一樣，我是一個端莊的高尚的公民，就是個人的我也誠實；政治道德的我也更爲誠實。

藍 (觸着他的最易感動之點) 我不承認，我不許您或無論那一個看待我，止好像一個英國一般社會的一員。我深惡那種偏見，我嘲弄那種狹量，我要成立我自己的意見，您裝作您是一個進步人物，我告訴您罷，您還沒有出世時我就是進步人物了。

旦 我曉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藍 我現在是和從前一樣的進步，請您舉出證據來，證明我是否曾下了那個招牌。我現在是比從前更加進步了，我是一日進步過一日的。

旦 是的，您的年齡是更加進步了，Polonius (破倫尼亞斯) (註一)

藍 什麼！Polonius！那麼您是 Hamlet，我想。

旦 啊，不是，我是您從來沒有見過的厚顏無恥的人，您以為世上沒有比這個厚顏無恥的更加壞的人了，如果您要直言面斥我，那您自己也是一個正直公正的人，試公平地想想看，我是當作什麼最壞的東西，盜賊，說謊者，偽造者，姦夫，偽誓者，大食鬼，醉漢？

(註一) 是沙氏比亞韓雷特劇中 Ophelia 之父。

這些沒有一個是適合我的，那您沒有法子，只有說我是不知恥。好的，我就承認罷。我自己也對我慶賀；因為如果我真的自我爲可恥，那麼我會和您們一班蠢鬼一樣以之爲炫耀。藍先生，培養些厚顏無恥罷，那您就會變做一個十分非凡的人了。

藍
我沒有——

且
您沒有意思要那種虛名罷。我曉得那個答語會走出來，正如我曉得我丟了一個銅板在一個空內，便會從自動販賣機中走出一盒火柴來一樣，您一定恥於說別的話的。

藍斯登對於這些話，將要傾全力來反駁時，但這種思想忽然飛到九天雲外去了，因爲此時奧克同希特菲德，安小姐和她的母親一同回來了。於是藍從位上跳起來衝到門口去接他們。安是否生得好看，那要靠您的嗜好怎樣，也或者要全靠您們的年齡和性別。對於奧克她是一個盪心奪魄的美人，如果在她面前，那麼世界好像完全變了，個人意識的纖小的界限，忽然的由人類全生活的神祕的記憶，無限地擴

大到東方諸國人類始祖的時代，或者也擴大到人類從天國墮落來後的時代了。對於他她是浪漫史的實在，是無意義中的有意義，是使他閉眼重開者，是他的靈魂的解放，是時間場所環境的撤廢，是使血靈化，變做生命之源的愉快的河流，是一切神祕的啓示，是一切獨斷說的聖化。對於她的母親，無論說得怎樣平平，她絕不是那些之屬之類的東西。那不是說奧克的讚賞，無論如何是可笑的，是不足信的。安實在是一個姿勢很不錯的人，她好像貴婦人一樣，優雅的，溫和的，生着魅人的眼和髮，而且不像她的母親一樣，把她自己成爲刺人目的難看的東西。她意匠出一套黑色和堇色的絲織喪服，那是一方面對她死父表示敬意，一方面表示着蓋斯登所大大誇口的大膽的打破習慣的家風。

但這些都是說明安的美麗的要點以外的話。假使把她的鼻向上，把她的秋波橫睨，把她黑色和堇色的喪服，換爲賣在女的帷裙和服裝，把她說話取出耳音那麼她一定會更加把男人迷了。活力是和人性一樣的普通，但那是和人性一樣，時時走

向天才之域去，安就是這種活力天才的一人，那絕不是失了女性一樣的人。失了女性，那是活力上的缺點，不是真正的超溢；那種樣子雖然是合時派地露骨的和衝動的，但她完全是可敬的，自制的婦人，而且看起來就是那樣。如果一個人想不做她無意做的事，那麼她是使人安心，同時，如果一個婦人或者想要做她有意做的事。（除非必要及她以爲對的外，她是不酌量他人的事的。）那麼她或者也會使人恐懼。總而言之，在比她懦弱的同性中她有時是會被叫做貓。（註一）

她一進來藍斯登就去接她，於是她就吻他，一切都做得很適當。如果死去的希特菲德看見在這裏男子們的沈鬱顏色，（只有且涅是坐立不安的樣子。）一句話都不說的握手，同情地爭放着椅子，寡婦的啜泣和女兒的眼淚欲滴的眼睛及她的心胸顯然地塞得她不能說一句話的這些情景時，一定是感激得不得了。藍斯登和奧克台維阿斯從牆邊取出二張椅子，安放給二個婦人，但安走到且涅那邊去

（註一）意即很險的婦人（Spiteful woman）。

取他的椅子，他用唐突的態度把椅子交給她。他故意裝着不做作的樣子坐在棹角上，態度很安閒。奧克把一張在安旁邊的椅子給希特菲德夫人。他自己就坐在一張藍斯登放在斯賓塞像下的空椅上。

希特菲德夫人是一個身材細小的婦人，她的褪色的淺黃色的頭髮，好像雞卵上的稻草，她有一種被昏迷樣子的機敏表情，她的聲音好像發生軋軋聲，又做着一種奇怪的難看的態度，用肘不斷地擺開，好像被比自己大的人銜到壁角上去一樣。誰都可以猜想出她似乎是被人看做猥褻的不值錢的一樣，同時她又沒有力量來自己主張的樣子，但無論如何她是有不服從運命樣子的女人，在奧克呢，是用着一種義俠的心腸來注意她，雖然他的全部的靈魂是被安所吸引去了。

藍斯登威嚴地踱回寫字棹邊，坐他的儼然有威風的位子，於是他開始打破這種現象。

藍
我真不安，安娜小姐，在這悲慘的時候還來攪擾您，但您可愛的父親的遺囑弄起了

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您已看過遺囑罷？

（安點頭，屏息，感動得不能說話。）

藍 我一定要說我驚奇着旦涅君會和我一齊被請做您和羅達的保護人及見託人。
（略爲停頓，他們裝着好像有什麼不祥事體會發生的顏色，但他們一句話都不說。
藍斯登看見沒有人答話，略爲發怒的樣子，繼續說：）在這種條件之下，我一點都沒有意思來同意擔任這個任務。旦涅君，我知道，也有些什麼理由不能表示同意的。但我不曉得那些是什麼，他自己定會說。但我們都以爲沒有知道您的意見，以後我們是不能決定些什麼。我想請您在我們兩人間，選擇一個人做您的保護人，因爲我們都以爲做您的共同保護人，深恐是不可能哩。

安 （用一種低的悅耳的聲音）媽媽——

希夫人 （急亂地）安現在我請您不要把那些事情加在我身上罷，在這個題目上我一點意見都沒有。即使有了也不會見聽的，您們三人認爲好時，我就十分滿足了。

且涅把他的頭轉向藍斯登那邊，雙眼死死的釘着他，他惱怒地拒絕這種無聲的言語。

安（不管她母親的沒趣，再用一種優美輕快的聲音）媽媽曉得她的柔弱，不足以爲我和羅達擔起全部責任，假使沒有人幫助她。羅達一定要有一個保護人，我雖然比較長大點，但我也以爲一個未婚的青年婦人，可以沒有一個她自己的保護人。格蘭侏（註一）我的意思對罷？

且（一跳）格蘭侏！您想稱呼您的保護人格蘭侏嗎？

安不要假癡假呆，價克，藍斯登先生對於我無論何時都是祖父羅白克。我是格蘭侏的安娜，她是安娜的格蘭侏，自我識事以來我就這樣稱呼他。

藍（冷靜地）且涅君滿意了罷，安繼續下去，您說的完全不錯。

（註一）Granny 普通是祖母（Grandmother）的美稱。但俗用當作罵人時是蠢鬼之意，但用在此處是祖父（Grandfather）之意，即指藍斯登，同時是安心嘲藍以爲他是落後者之意。

安 那麼，若果我必須要一個保護人，難道我能夠丟開了我父親所選的人嗎？

藍 （咬他的嘴唇）那麼，您同意您父親的選擇？

安 在我無所謂同意也無所謂否認，我接受牠罷了。我的父親愛我，而且曉得什麼是對於我有益的。

藍 自然，我曉得您的心情，安娜，應當如是，佩服佩服，但那未必是像您想的一樣把問題完全解決了。給您舉一例子罷：假使您發見了我做了些可羞恥的行動——那就是說您發見了，我不是您父親所想像的那種人，那麼您還會以為我可以做羅達的保護人嗎？

安 我不能設想到您做什麼可羞恥的行動，格蘭侖。

且 （對藍斯登）您沒有做過這些之屬之類的事情罷，您做過？

藍 （憤然）沒有。

希夫人 （鎮靜地）那麼爲什麼要設想牠？

安 啊，您看，格蘭侖，媽媽不喜歡我設想牠呢！

藍 (十分疑惑) 在這個家庭問題上您們兩人都這樣充滿着真粹的懇摯的心情，以至於難把這種情形給您們說明哩。

且 而且，我的朋友啊，您本來就沒有把這種情形爲她們說得分分明明。

藍 (不愉快的樣子) 那麼，您去說明。

且 好，我來。安，藍斯登以爲我不配做您們的保護人；他的意見十分對，他以爲如果您的父親看過我的書，他一定不選我，那本書就是他綱纜所講的可羞恥的行爲。他想您爲羅達的緣故，只應當請他做惟一的保護人，令我退了出來，他想辦那件事是您的責任，就請說罷，我一定就退出。

安 但我沒有看過您的書，價克。

且 (將手探入字紙籃中代安取出那本書) 那麼登時就看看然後來決定。

藍 (非常憤怒) 倘使我是您的保護人，安娜，那我就絕對禁止您看那本書。(他握

着拳頭在桌上一拍，然後站起來。）

安 自然不，如果您不準。（她把書放在桌上）

旦 如果一個保護人禁止您讀別一個保護人的書，那我們怎樣解決？假使我令您看，那麼您對我的義務怎樣？

安 （溫和地）我敢說您一定不會故意強迫我陷於痛苦的窘境的，價克。

藍 （激怒地）不錯，不錯，安娜。那是非常對的，和我所說過的一樣，十分真率和適當。但您必定要選擇一樣，我們和您也一樣的陷入窘境哩。

安 我覺得我太幼稚太沒有經驗來決定，父親的意思對於我就是神聖的。

希夫人 如果您們兩人不把那事體弄好來，我敢說，把責任加在安身上那是更加無理。我覺得在這個世界中，世人常常是把責任委給別人。

藍 我覺得您這種想法未免錯了。

安 （悲感的樣子）格蘭侖，您真的拒絕我做您的被保護人嗎？

藍 不，我沒有說過，我不過絕端反對和旦湮君一齊做您的保護人罷了。

希夫人 爲什麼？您和可憐的價克做什麼？

旦 因爲我的思想對他太新了。

藍 （憤怒地）不是那樣，胡說。

安 自然不是，何等的胡說啊！沒有一個人像格蘭尼那樣新的。我相信一切麻煩都是價克自己弄出來的。

價克啊，我發愁的時候不要爲難我罷。您不拒絕接收我做您的被保護人罷，您拒絕？

旦 （憂鬱地）不。那是我自己惹來的事，所以我想我定要接受牠。（他轉到書架那邊去，站在那邊快快的在看書的標題。）

安 （站了起來，顯着要壓制而不能壓制的愉快。）那麼，我們大家的意見都是一樣，我父親的遺囑就被實行。您們真不曉得我和我母親何等的歡喜哩！（她走到藍斯登那邊把他的兩手緊壓着，說道，）那麼，我從此會得着我親愛的格蘭尼的贊助和勸

勉了。（她翻轉她的肩投一秋波在巨涅那邊。）價克呢，是一個殺鬼大王。（她經過她母親那邊走到奧克那裏去。）奧克呢，是價克生死之交的栗克淇，狄克淇，台維。（註一）（他赧然，看起來好像不可形容的傻鬼一樣。）

希夫人（站起來，將喪服弄平不使起皺。）現在您是安的保護人了，藍先生。我希望您要把她的給人花名的習慣指摘指摘纔好。因為無論誰都不喜歡的喲。（她踱近門口去。）

安您怎樣能說這些話呢，媽媽！（顯着可親的悔恨之色）啊，說不定也許不錯。我是過於輕率了嗎？（她轉向着兩脚踏開着坐在椅子上兩肘放在椅背上的奧克的那邊，把手放在他的額門上，突然的使他的面部向上朝着。）您想要別人當您是大人嗎？將來我定規要叫您羅濱遜先生嗎？

（註一）Rick-ticky-tavy 是吉白林 (Kipling) 所寫的少年讀物 The Jungle Book 中有一種哺乳動物 (Mongoose) 蒙哥 的名是這樣。

奧（誠懇地）啊請您叫我栗克淇，狄克淇，臺維罷。『羅濱遜』未免令我太難過了。（她笑起來，輕輕地拍他的頰，然後回到藍斯登那邊去。）我現在纔覺得叫您格蘭侏未免太過無禮了。但我連做夢都有想到那是對您難堪的。

藍（又快活，又溫和地輕拍她的背）啊，我的愛安，沒有那回事。我一定要『格蘭侏』。除了叫我『安娜的格蘭侏』外，我是不回應的。

安（悅意）除開價克，您們都慫恿我。

旦（從書架那邊翻轉肩來）我想您應當叫我旦涅先生。

安（柔和地）那不行，價克。您常常是說那些話來嚇人，那些知道您的人，沒有注意及此。但如果您歡喜的話，我叫您爲您的出名的先祖名佟玄。（註一）

（註一）價克的本名是 John 而 John 用西班牙語表之則爲 Juan（玄）Don（佟）是西班牙語紳士的尊稱，Don John（佟玄）卽是英語 Mr. John 的意思。但在十七世紀以來 Mr. John 卽被用爲戲曲中小說中故舊者的典型的名。

藍
修玄！

安（天真地）啊，難道有什麼不對在裏頭嗎？我不曉得啊，那麼我決不稱呼您那個名。當我還沒有想出其他名時我可否叫您價克？

旦 啊，求您不要再發明些更壞的來罷，我投降，我同意於『價克』我容納『價克』我想保持我的權威的最初和最後的努力，於此便告終了。

安 媽媽，您看他們都喜歡有花名。

希夫人 但我想您至少應當在我們沒悲傷的時候，纔可以這樣。

安（自己責備自己地心如刀割的樣子）啊，您如何又提醒我呢，媽媽？（她急離開這
個房間去掩飾她的悲情）

希夫人 自然仍然是我的不好！（她跟她去）

旦（從書架邊來）藍斯登，我們像她的母親一樣，被感動——被打擊——被人當作
無足輕重之人。

藍 胡說，您（他跟希夫人出去）

旦 （和奧克留在室中，奇異地瞟着他）台維，您想在世界上做些什麼出名的嗎？

奧 我想做一個出名的詩人，我想寫偉大的戲曲。

旦 把安來做主公？

奧 是的，我承認是這樣。

旦 當心，台維，以安做主公的戲曲是不錯的；但如果您不十分當心，那麼她就要嫁您。

奧 （嘆息）沒有這種幸福，價克！

旦 啊，您的頭已經走入女獅子口裏去了。您已被吞了一半——三口——一口吞了栗

克淇，兩口吞了狄克淇，三口吞了台維，於是全被吞下去了。

奧 一切人對她都是這樣，價克您是曉得她的。

旦 是的。她用她的爪來扯碎不知誰的背；但問題是在，我們中她是食誰？我以為她想食您。

奧 (站起來，發脾氣了。) 她上樓去哭她的父親，而我們便這樣來談論她，那是太殘酷了。

但我是如此地渴望她來喫我，所以您的毒言我能夠忍受，因為您的毒言給我希望。

旦 台維那就是女人魅力的可怕處，她使您願意自己毀滅自己。

奧 但那不是毀滅是完成。

旦 是的。是她的目的的完成，那個目的既不是她的快樂，也不是您的，是天。婦人的活

力是創造力的盲動。爲着牠，她把自己都犧牲了，您以爲她不會毫不躊躇地來犧牲您嗎？

奧 什麼，那是正因為她不願犧牲她所愛的人，所以纔來犧牲自己啊。

旦 那是誤會太深了，台維惟有自己犧牲的婦人，纔毫不顧慮犧牲別人，因為她們不是自私的，(註一)所以她們在小處討好於人，那是因為她們有一種不是她們自己的

(註一)這全句話的意思是這樣：女人的活力不是從自己心中湧出來的，是天所給與的所以碰着了不悖

於天之大的目的的時候，女人也許有從她心中發出來的親切，以之對待男人。

目的，是天的目的。一個男人不過是那目的的工具罷了。

奧 不要氣量狹小了，價克，她們照顧我們非常深喲。

旦 是的。就好像一個軍人照顧他的槍，或一個音樂家照顧他的梵阿林一樣。但她們容許我們有自己的目的，自己的自由嗎？她們肯容許我們互相幫助嗎？無論怎樣強的男子。一被她們黏住了，他能逃開她們嗎？我們在危險中時，她們便戰戰兢兢；我們死了時，她們便嗚嗚啜泣；但這眼淚不是爲着我們而流的，是爲着失了可以做父親的，可以生兒子的人的緣故。不錯她們責備我們當她們不過是一個玩具。但男子的薄弱的一時的愚蠢的自己快樂如何能夠驅使女人，好像藏在女人身上的天的大目的的驅使男子一樣呢？

奧 如果這個驅使是令我們感着快樂的，那有什麼要緊呢？

旦 那全然不成一回事，如果您沒有您自己的目的，又和大多數人一樣，僅僅忙於餬口養家的話。但您，台維，是一個藝術家啊。那就是說，您和婦人的目的的一樣，有一個強烈

日 奧

的，放肆的目的啊。

不放肆。

十分放肆。真的藝術家是要令他的妻子餓着，令他的孩兒裸足，令他的七十歲母親爲他的生活而服賤役，是除了他的藝術外一切都不管的人。對於婦人他一半是裂臟腑的夜叉一半是吸生血的鬼魅。他是爲着研究她們，爲着剝削她們的因習假面具，爲着發掘她們的深藏的祕密纜來接近她們的，那是因他曉得她們有喚起他的深奧的創造力，有使他從冷靜的理性逃出來的。有令他幻見幻，夢想夢的，有他稱爲使感聖靈的力量緣故。他可以使婦人相信她們可以做這事是爲着她們自己的目的，雖然實際上是爲他的目的。他偷他母親的乳把牠染黑用做印刷工人的墨水來嘲笑她和讚美理想的女人。他假裝着使她不受生兒子的痛苦，實則他自己要佔有應屬於她的孩子的愛撫與哺育。自結婚以來一個大藝術家便被定爲壞丈夫了。不止此：他是一個小兒強盜，吸血妖魔，是一個僞善者騙子。滅絕人類！委棄婦人！如果

這些人的犧牲可以令他演韓雷特演得更加好，令他繪較好的畫，做較深奧的詩，較偉大的劇和意味較幽遠的哲學的話。像您曉得的一樣。台維，藝術家的工作是將我們自己實實在在描寫出來。我們的精神不過是關於我們自身的智識罷了。將這種智識加多一點一畫的人，其為創造新的精神，正如婦人創造新的人一樣的確實無疑。在熱中於那個創造之中是和女人一樣的殘忍，是和女人對待男子一樣，對於女人他是危險的，是具備着可怕的魅力。在一切人類的爭鬪之中沒有像做藝術家的男子和做母親的女人爭鬪得那樣殘忍悲痛的。那一方用盡別方面？那就是他們的爭點，而且爭得更加利害，因為——用浪漫派的口吻說起來——他們互相戀愛着。

奧 假使那是這樣——我現在一刻都不承認是這樣。——要曉得最高尚的人格是從最激烈的爭鬪中生出來的。

旦 下次遇着赤熊大虎時就記着那話罷，台維。

奧 我是指有互愛的時候啊，價克。

旦 啊，那麼虎會愛您，世上沒有像愛食物那樣真情的愛。我想安就是這樣的愛您，她輕撫您的頰，宛如那是一塊美味的既燒過的肉片。

奧 價克，要不是我決定了不睬您所說的一切，說不定我會避開您哩。您有時說出的話，完全是使人發生反感。

（藍斯登到回來了，安在後跟着。他們急速地踱進來，帶着真實的悲憂的安靜的態度，一變變為真的擔心事的樣子。藍斯登呢，着急的樣子，他來到他們兩人之間，要想對奧克說話，但當他看見了旦涅的時候，他就拉住了話頭。）

藍 想不到您還在這裏，旦涅君。

旦 我礙事罷？好的，再會，我的同事。（他走到門邊）

安 等一等，價克，格蘭尼他遲久終歸要曉得的。

藍 對於您我有一點極重大的消息。牠是極祕密的，難於啓齒的——而且也最痛苦的，

說起來我也難過，當我說明時，您願意且涅君在此嗎？

奧（面色蒼白）我對且涅沒有什麼祕密處。

藍您沒有決定以前，我告訴您那是關於您妹妹的消息，而且那是可怕的消息。

奧梵阿勒的消息！有什麼事變？難道她死了不成？

藍說不定比死還更壞。

奧她重傷了？她碰着了什麼不幸嗎？

藍不。完全沒有那回事。

奧安。難道您沒有人情，不肯告訴我那是什麼事嗎？

安（囁嚅着）我不能。梵阿勒做了些駭人的事體哩。我們要把她離開此地，走去什麼

地方纔行。（她飄然踱到寫字桌邊，坐在藍斯登的椅上。讓他們三人去把牠解說明白。）

奧（恍然若悟）啊，您說的就是那件事嗎，藍先生？

藍 是的。(奧克疲倦的樣子，倒在椅上坐下。)恐怕那一定是不錯的：當我們只以為她是在巴阿利·希特菲德家中時，實際在三禮拜前她確實沒有去伊思特幫。而她在指上帶了一個結婚戒指去訪一個奇怪的醫生巴阿利·希特菲德夫人湊巧在那兒碰見她，於是一切事情便這樣發覺出來了。

奧 (固握着拳頭站起來)誰是這個壞蛋？
安 她不告訴我們。

奧 (又復倒在椅中)何等可怕的事情啊？

旦 (怒罵的樣子)可怕啊。可驚啊。像藍斯登說的比死還壞呢。(去奧克那邊)台維
您有什麼不肯犧牲嗎，假使牠化為火車肇事，她的骨頭粉碎了，或者其他什麼事是一樣可以令人起敬意的生同情心的？

奧 不要說得過分了，價克。

旦 過分！天啊，您爲什麼哭？假使此地有一婦人我們都猜想她已畫不高明的水彩畫，

又學唱格利格（註一）和布蘭斯（註二）的歌曲，時而去赴音樂會。時而去赴宴會；花費時間，又花費金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忽然聽說她已除去了這種昏庸轉而去完成她的最高目的，最大職務——殖人類，增子孫，使地上熱鬧起來。但您們並不讚賞她的勇氣，樂於她的本能；並不對女性之完成而加冠，而高唱：『爲着我們，一個孩兒生了，爲着我們被授了一個兒子了。』反而您們——悲悼死者，反而好像蟋蟀一樣的快樂的您們——都板着面孔，似乎羞恥得被沾污得好像這個女子犯了絕大罪惡一般。

藍（怒吼着）我不要這種廢話說在我家裏。（用拳頭在寫字桌上一拍）
旦看罷。您如再侮辱我，我便照您的話行，離開您家。安，現在梵阿勒那裏去了？
安爲什麼？您要她去那邊嗎？

（註一）Grieg 挪威的作曲家（1843-1907）

（註二）Brahms 德國的作曲家（1833-1897）

旦 自然，我要去她那邊。她要人幫助；她要錢；她要尊敬；要祝賀；她要一切爲着小孩子的便宜，她似乎不復有從您那裏得着她。但她將從我這裏得着她。她在那兒？

安 不要這樣的強頑，價克，她在樓上。

旦 什麼！在藍斯登的神聖的屋頂下！藍斯登，去完您的卑賤的任務罷。趕她出街上去！使您的門限保持清淨着，不要被她污瀆，擁護您的純潔的英國家庭！我會去要一步馬車來。

安 （驚異地）啊，格蘭侖，您不可這樣做啊。

奧 （心情悲痛地站起來）藍先生，我帶她走，她沒有權利進您的房子。

藍 （憤怒地）但我無論如何是想幫助她的。（向着旦）您爲什麼敢把那可怕的心思加在我身上？我不承認那種想法。縱令我身只有半文錢，我也要幫助她而不令她在您保護之下的。

旦 （平靜下去）那是最好不過的事，他不是行他的主義了。我們大家都幫助梵阿勒，

那是大家都同意的。

奧 那厮是誰？如果那厮能娶她，那就沒有事；那厮一定要娶他，不然，我就不答應的。

藍 他會的，奧克，這樣，您說得纔像一個堂堂男子。

旦 那麼您們到底不認那厮爲壞蛋了嗎？

奧 不是一個壞蛋，是一個無情極的壞蛋。

藍 可憎的壞蛋，對不起，安娜，但我不能說些別的。

旦 那麼我們便這樣地意在使您的妹妹的人格歸正，而把您的妹妹嫁給一個可憎的壞蛋了！我敢說您們都是發癡了。

安 不要胡鬧，價克。自然您是十分對的。台維，但我不曉得他是誰，因爲梵阿勒不告訴我們。

旦 『他是誰？』那有什麼要緊的事？那個男做完了他的事務，其餘的便是梵阿勒，應做的份兒。

藍斯登（茫然不知所措）胡說！狂奴！其中有爛仔有放蕩者，有比殺人犯更壞的壞家伙；而我不曉得他是誰！茫然不知地我們和他握手，介紹他到我們屋裏來，把我們的女兒付託他，又這樣——又那樣——

安（諂媚地）喂，格蘭侖，不要講得這樣大聲。那是太可怕了，因為我們大家一定會碰着那個事的；但是倘使梵阿勒不願告訴我們，那我們有什麼法子呢？沒有法子！完全是沒有法子。

藍 哼，什麼！我不是這樣的沒有法子。如果有什麼人對梵阿勒有特別注意的，那麼我們便立即可以明白了。如果在我們之間有什麼人抱極端放縱主義者，那麼——

且 呃！

藍（高聲）是的我再說一遍，如果在我們之間有什麼人抱極端放任主義者——

且 或者，有什麼人是極端缺乏自制力者。

藍（駭怪地）難道您敢猜我能夠做這種事嗎？

且 我的藍先生啊，這是誰都可以做的事。如果和天的目的相背了，那個事就發生出來了。您剛纔投在我身上的嫌疑，會附着我們大家身上的。那是一種泥土；那種泥土已可以附在流浪者的襤褸身上，也可附在法官的法衣上，也可以附在高僧的長袍上。喂，台維！不要做出這樣無所措手足的面孔，因為那也許是我，也許是藍斯登，正如也許是無論那個人一樣。若果真的是我或藍斯登，那麼我們所能做的，只有說謊或否認——好像現在藍斯登要否認了。

藍 (氣塞) 我——我——我——

且 就是犯了罪惡，也不致於這樣慌亂地訥不出話來的。但您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是清白的罷，台維。

藍 (精疲力竭的樣子) 我感謝您承認那種說法。我自己也覺得您說的有真理的成分在，雖然您可以大大地故意曲解牠來饜您的毒諠。我希望奧克，在您心中沒有疑我的可能。

奧 疑您沒有，完全沒有。

旦 （冷淡地）我想他有一點疑我。

奧 價克，您不能——您不願——

旦 爲什麼，不？

奧 （發呆的樣子）說爲什麼不！

旦 呵，好的，我告訴您爲什麼不罷。一來，您定會和我相吵，二來梵阿勒不喜歡我，三來如果我有做梵阿勒兒子的父親的光榮，我一定不否認牠，反而要藉以誇耀呢。那麼安心罷，因爲我們的交情不會破裂了呢。

奧 關於那事，如果您只和普通人一樣地思想法感覺法，那麼我的猜疑自然會很快的消滅了，對不起。

旦 對我不起！說那裏話！現在我們坐下來開一家族會議罷。（他坐下，其他各人跟他的樣子坐下，有多少不平的神氣。）梵阿勒將要去爲國家服務了；那麼那件事沒有完

結時，自然她要和犯罪的罪人一樣去外國一行了。樓上做什麼？

安 梵阿勒是在管家婦房中——自然，是她自己。

旦 爲什麼不在客廳裏？

安 不要無理取鬧，價克。藍斯登小姐和我的母親在客廳裏商酌着怎樣做法呢。

旦 呵！管家婦的房間是悔過所，我想；囚犯是在等着被帶在法官面前哩，老貓！

安 啊，價克。

藍 那麼，您現在是在老貓屋頂下的一個人客，我的妹妹是這屋子的女主人。

旦 如果她敢的話，藍斯登，那麼也把我放進管家婦的房間裏去罷；但我現在取消貓的稱呼，就是貓也應更加識事啊。安，我以您的保護人的資格，命您立即去梵阿勒那邊，特別的撫愛她。

安 價克，我既見過她了；我恐怕她對出國的事是很頑抗的，我想台維應該去把件事對她說說。

奧 我如何能夠和她講這樣的事情。（因為愁的緣故，他把身子俯伏下去。）

安 不要俯伏下去，栗克其，試忍耐，忍耐罷。

藍 生命不完全是戲劇與詩歌啊，奧克，放出點男子氣概來對付牠罷。

旦 （又激怒起來）可憐的老哥啊！可憐的親族的朋友們啊！可憐的老貓們啊！一切人都可憐，除了那個犧牲她的生命來創造新的生命的婦人台維，不要只顧自己啊，去和梵阿勒說罷；帶她下來，如果她願意的話。（奧克站起來）告訴她我們會幫她的忙的。

藍 （站起來）不——

旦 （也站起來，打斷他講話）啊，我們曉得的，那雖是違背您的良心；但您仍然要做的。

奧 我對您們決斷的說罷，我決不自私。當一個人熱心地想做正當的事的時候，那是很難曉得怎樣做法的。

旦 我的台維啊，當您必定要為他人的困急而着想時，您的以世界為品性陶冶的磨練

場的虔敬的英國的習慣，令您想着您自己的可憎的主義。現在的必要，是一個幸福的母親和健全的嬰兒。用力用到那方面去，那麼您就可以看您道路看得很清楚。

奧（十分疑惑的出去了。）

藍（動人心目地看着旦）那麼，道德呢？怎樣的？

旦您的意思是指咽咽啜泣的麥大蓮（註一）和印有她的可恥的烙印的無辜的孩子嗎？只願不是在我們中間。道德能夠回牠的惡魔的本家去。

藍我也這樣想，道德被派到惡魔處去，是為打動我們的男的，女的放蕩者的歡心，那就是英國的將來，是不是？

旦啊，無論您怎樣討厭，英國是會這樣的；那麼，此時我們要取的實行方面您也贊成了嗎？

（註一）Magdalen 是新約全書路加（Luke）傳 vii 中誌載的罪人，她以眼淚洗基督之足而被赦罪。不過現在的意義，是指 Magdalen 為改善了的淫婦即是生私生兒的婦人。

藍 精神不同，理由不同。

旦 此後有誰來問您時，您能夠解釋的。（他轉開去站在斯賓塞的像面前，陰鬱地他瞟着那像。）

安 （站起來走到藍斯登那邊）格蘭侖，您上樓上客廳裏去告訴他們我們想怎樣做，那不是更妙嗎？

藍 （銳利地看看旦）我不喜歡把您留下和這位紳士一起，您不同我一齊去嗎？

安 藍斯登小姐不願在我面前說那些事體，格蘭侖，我不應當出面。

藍 不錯，我應顧慮到那方面，真是好孩子，安娜。

（他輕撫她的肩頭，她用發光的眼睛昂上去看他；他很被感動的樣子走出去。既處置了他，她於是瞟着旦，因為他的背向着她，她略為注意於整理她自己服裝，於是輕輕地走到他那邊，幾乎近他的耳邊了，他開口說。）

安 價克，（他嚇了一跳，翻轉來。）您歡喜您做我的保護人嗎？我希望您不要見怪爲我

而負責任。

旦 您的代人受過的野羊，又增多一隻了呢？

安 啊，又是那個老生笑談！請丟了牠罷。爲什麼說那些使我痛苦的事，我做盡方法使您歡喜，價克。我想我現在可以告訴您那樣，是因爲您是我的保護人。如果您不和我相好，您會令我很不快活的。

旦 （用看半身像時的一樣的陰鬱的表情來看她）您不須管我的事，什麼道德上的判斷，是何等空洞的東西啊！我看您是全無良心的。——僅僅是偽善者；您也不能看出這個不同處，——但您確實有一種迷人處，不曉得什麼緣故，我總是留心您，若果我失了您，我就會懷念您。

安 （安靜地將她的手臂插入旦的手臂裏去，和他一齊走來走去。）那不是自然的嗎，價克？從小孩子以來，我們就互相相識了，您會記得——？

旦 （急離開她）不要說我什麼都記得的。

安 啊，我想我們常常是很蠢；但——

旦 安住了，不要說了罷；我既不是小學校的學童，也不是如果我活得久點，我會長得成爲九十歲的老耄之人，那是過去了，我們忘記了牠罷。

安 那不是一個幸福的時期嗎？（她再想來拿他的手臂。）

旦 坐下，行動不要亂來。（他使她坐在近寫字桌的一張椅子上）無疑的，那是一個您的幸福時期，您是一個好孩子，您從沒有自討苦吃，自討沒趣。而且比常常被打的頑皮孩子，更加覺得是快樂的時期，我曉得您怎樣巧妙地去欺侮別女孩兒。您的美德欺騙她們，但告訴我：您會曉得一個好男孩子嗎？

安 自然曉得的，男孩子常常有蠢頭蠢腦的人，但台維始終確實是一個好孩子。

旦 （被這句話打擊的樣子）是的，您講的不錯，不曉得爲些什麼理由，您從來沒有誘惑台維。

安 誘惑！價克！

| 旦 是的，親愛的靡非時特式（註一）的淑女啊，是誘惑啊。您無聲地好奇着一個男子會做什麼，又驚人的聰明於乘男子不當心時，便潛人去探他的極隱藏的祕密。

| 安 十分胡說！一切都因為您常常告訴您會做過的惡作劇的長篇故事——猷戇的惡作劇，而您叫這些事為極隱的祕密，男孩子的祕密。一如大男子的祕密，您是曉得那是什麼的？

| 旦 （頑固的樣子）不，我不曉得，那是什麼？

| 安 什麼，自然就是那些，誰都告訴的事。

| 旦 我發誓，我告訴您的，我從不轉告他人。您誘我入一圈子，那個圈子令人們互相沒有祕密，那麼我們變為互相不守祕密，互相告訴着了。我沒有覺得您從沒有告訴我一切事情。

| 安 您不說我，價克您只說您自己。

（註一）Mephistopheles是哥德著之浮士德中之惡魔。誘惑浮士德買他的靈。

且 嘎，對的，十分對的，但您一定會成一個什麼樣的小孩魔鬼啊，如果曉得了那弱點，利用那弱點來滿足您的好奇心。我要對您吹牛皮，來娛樂我自己，而且我覺得我之做出各種惡作劇的事，不過是要有什麼事情告您罷了。我和我不恨的童子相打，我說了無須說謊，也一樣可以的謊話。我偷我不要的東西，我吻了我歡喜的女孩子，那一切都是爲着豪人而已。因爲是無心的，所以就不是真實的了。

安 我從沒有把您的事告訴別人，價克。

且 沒有，但如果您要禁止我，您一定會把這事告訴別人的，您要我繼續着下去。

安 （怒起來了）啊，沒有這回事，那是不真實的，價克。我從來沒有要您做那些無味的，討厭的，殘忍的，愚蠢的，粗俗的事。我常常希望結果到沒有什麼真的偉大的事。（依然安靜了）對不起，價克；但您所做的事，從沒有一點像我要您做的事。牠們常常給我大大地不安；但我不能把您告訴人，而把您放在困惱的境地。而且您不過是一個小孩子，我想您長大了，一定不會做那些的，說不定我是想錯了哩。

| 旦 (嘲笑的样子) 不要後悔啊, 安, 在我講給您聽的, 我偉業裏至少二十分之十九分

是完全說謊, 您之不歡真實的話, 我就立即曉得了。

| 安 自然我是曉得其中有些東西不是真的。但——

| 旦 啊, 您提醒我了, 其中有些事是十分壞的哩!

| 安 (親愛地, 但是那親愛對於旦是涅是十分可怕的。) 我不提醒您什麼事情, 但我聽得那些事情中的人物, 而且都被我聽到了。

| 旦 是的; 但就是真實的故事, 講的時候我也潤過色目了, 對於面皮厚的大人, 善感的童子的恥辱, 也許可以覺得十分有趣。但對於童子自身, 他覺得那些是這樣刺人的, 這樣可鄙的, 以至於他不承認那些——除了拼命的否認外, 別無方法。又或者對於我覺着, 把那些稍爲潤色是好的, 因爲有一次我告訴您真實的話時, 您就恐嚇我要把我告訴人家。

| 安 啊,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一次。

且 是的，您有的，您記得一個黑眼女孩子，名叫拉雪兒羅司特利的嗎？（無心地，安的眉頭稍爲蹙蹙一下。）我和她發生了戀愛事情，我們每夜在花園裏相會，手挽手愉快地散步着，有的時候也接吻。我們部十分真心地浪漫的，假使那個戀愛事情繼續着下去，那是會弄我到死的地步去的，但沒有繼續着下去，因後來發生的事情就是拉雪兒不顧我了，那是因爲她發覺了我告訴了您。她怎樣發覺的？是從您那邊發覺的，您去她那邊高揚着有罪的祕密，威脅她，恐怖她，說要告訴別人。

安 那也是對她至好不過的事，使她終止她的錯誤行爲，是我的責任，她現在爲着那事對我稱謝了。

且 是她？

安 終歸她是應當感謝我的。

且 我想使我終止我的錯誤行爲，不是您的責任。

安 終止了她的，就已是終止了您的。

且 真是這樣嗎？實在您是終止了，我把我的奇遇告訴您，但您如何曉得終止我的奇遇？

安 您的意思是說和別的女孩子走着同樣的道路嗎？

且 不和拉雪兒的那種浪漫的無意識舉動，我就夠受了。

安 （不信服的樣子）那麼，爲什麼您打破我們兩人間的信任，對我如對路人一樣呢？

且 （難解的樣子）那是剛在那時候，我把我得着的要保持爲我自己所有不願分給您的緣故。

安 我一定不向您要的了，假使您是吝惜牠的。

且 不是糖菓啊，安，那是您從沒有讓我稱牠爲自己的那些東西啊。

安 （不信的樣子）什麼？

且 我的靈魂！

安 啊，不要發神經病啊，價克，您是在說笑話。

且 那裏是說笑話，十分誠懇的啊，安，其時您沒有注意，您也得着了一個靈魂。實則您是

得着的哩，您忽然覺得您有一種道德的責任，來懲戒和改進拉雪兒，那不是沒有意思的。直至那時候，您十分興望地掛着是一個好孩子的招牌；但您從沒有發生出對他人的義務觀念，是的，我也發生一個了，直至那時候我曾玩着一個少年冒險家，如同在養雞場上的一樣，一點良心都沒有地玩着。但我現在纔有一點感覺，於心不安，纔覺得在大人口中的真實呀，名譽呀，既不復是道不絕口的文句了，但實在是我自身的被強迫的主義。

安（恬靜地）是的，我想您是對的，您是開始做一個男子，我是開始做一個女人。

旦 您真的以爲我們不是開始做着其他的什麼東西麼？在多數人的口中，所謂男子的開始，女人的開始，是什麼意義呢？您要曉得那就是指戀愛的開始。但至於我呢，戀愛是比那時期更早就開始了，在我能夠記憶到我的最初的夢，蠢舉，浪漫史中戀愛便活動了。——我可說是我能夠記憶的最初的夢，蠢舉，浪漫史中嗎？——雖然在那時候我們是不曉得牠，不在我身上所起的變化，是心中發生的道德的感情，我敢斷言，

據我的經驗道德的情感，是唯一的真實的情感。

安 一切情感，都應是道德的，價克。

旦 應是您以為除了比那些更強烈的情感外，一切都強得可以加「應是」在情感上嗎？

安 我們的道德的觀念，統制着熱情，價克，不要蠢頭蠢腦。

旦 我們的道德的觀念，那不是一種情感，難道一切情感，一切快樂，都同樣地是惡魔的？如果那不是一種情感，——倘使那不是情感中最強烈的，那麼其他一切情感，會如狂風掃葉一樣，把牠趕開去。小人便做大人，就是那種情感所生的。

安 還有其他的情感啊，價克，很強烈的。

旦 一切其他的情感，以前我都有，但那些都悠悠然全不活動——僅僅如小孩子一樣的食慾呀，殘忍呀，好奇心呀，妄想呀，習慣呀，迷信呀，對於思想成熟的人，都不過是怪誕的，可笑的东西而已。當忽然間發光如新點着的火焰時，那不是由於牠們自己的

光，但不過由於道德情感的曙光的回射。那種道德的情感，使其其他的情感威嚴起來，給牠們以自覺及意義，覺得牠們是烏合之衆的緣故。於是把牠們編制起來，成爲有目的有主義的軍隊，我的靈魂就是由那種情感所生的。

安 我覺得您比從前更有意識了，從前您是一個可怕地破壞的小孩子。

且 破壞的，胡說，我不過是好惡作劇的罷了。

安 啊，價克，您是十分破壞的，您用木刀切去了幼小的樅樹的新芽，使牠們枯了。您用弩礮廢去了胡桃藤架，您放火燒公地，警察捉了台維去，因爲他看見止您不住，他就逃

開您——

且 吓吓吓！這些就是對赤色印度人來襲擊時，爲救我們的頭殼起見的戰鬥，礮擊，戰策啊。您沒有想像，安，我現在比從前是十倍的破壞呢。道德的情感，既處治了我的破壞性，把軸導到道德的方向去了。我已成爲一改革家，和其他一切改革家一樣，是一個偶像破壞者。我不復是廢胡桃藤架和燒金雀花叢了，我現在是打破信仰廢壞偶像

的了。

安（無聊的樣子）我是太過女性了，所以看不懂破壞有什麼意義，破壞只能破壞罷了。

且 是的，那就是爲什麼牠這樣的有用，建設就是好事者用制度來阻礙地方，使人沒有自由，破壞就是那些阻礙去了給我休息的空地和自由。

安 那是沒有用的，價克，在那點事上沒有一個婦人會贊成您的。

且 那是您混雜了建設和破壞，以爲一個是創造，一個殺戮的緣故，要曉得那是完全不同的。因爲我讚賞創造，憎惱殺戮。是的，我讚賞牠在樹上花上，在鳥上獸上，而且在您身上。（在安的面面上興味和歡喜之情，忽然閃爍着，把漸漸發生的迷惑和疲倦都趕走了。）令您絆着我的的是創造的本能，那種牽制的痕跡，到現在還遺留着在我身上，是的。安，我們之間舊的孩子氣的規束，是一個無意識的愛的規束——

安
價克。

且 啊，不要驚奇——

安 我沒有驚奇。

且 （怪異的樣子）那麼您應該驚奇，您的主義在什麼地方？

安 且，您當真，還是作假？

且 您的意思是指道德情感嗎？

安 不，不是別一個（迷亂地）啊！您是這樣獸性的，您講的話從來沒有一個人聽得出的。

且 您一定要十分認真地聽我，我是您的保護人，使您的精神向上，是我的責任。

安 那麼，愛的規束是沒有了，是不是我想您對我是生厭心了。

且 不但道德的情感，使我們稚氣的關係，成爲至愚的，牠的新的個性的熱烈的感覺，在我身上發生了！——

安 您是惱怒人家，仍看得您如孩子一樣了，可憐的價克啊！

且 是的，因為被人家當作孩子看待，便是被置回老地位。我已變成一個新的人了，那些曉得從前的老的我的便笑我，只有一個人他看待我，看得確切的，便是成衣匠。因為他每一次看我，便量我的新尺寸，而其餘一切便仍然繼續着他們的舊尺寸，想望牠合於我。

安 您變得十分的自覺的了。

且 當您去天國的時候，大約最初一年，您就會十分自覺着您的翼了。您在那裏如碰見了您的親戚，他們固持着把您看待爲人類，那麼您就會不能承受的。您將努力進入一種圈套去，那種圈套只是認您爲天使的。

安 那終不過就是您的虛榮心，把您離開我們罷。

且 是的，不過是我的虛榮心，如您所謂的。

安 如爲着那個緣故，您就無須離開我們。

且 尤其是要離開您，反對我被解放，您比誰都反對得利害。

|旦 |安

(真摯地)啊,您真錯誤!爲着您,我是很願做一切的。

一切,除了讓我從您那邊逃開,就是那時候您由本能,就獲得了一種可惡的,女人的手段,那種手段使男人被壓着義務,把女人自己裝着這樣信實地,無助地博得男人的可憐心。以至到後來,男人未得着女人的許可時,一步都不敢移動。我認識一個可憐的家伙,他的人生唯一的願望,就是逃開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恐嚇他,如果他逃開了她,她就要把她自己擲在他留下了她在那裏的火車的車頭面前。那就是一切婦人的行爲,如果我們男人想要去,女人不要我們去的地方,那是沒有法律禁止我們的。但當我們一起腳時,那麼您的胸就在我們足下;當足要踏下去的時候,您的身體就在當我們要開始走的時候的車輪下。我呢,是不願令婦人那樣的奴隸我的。

但是,價克您不稍爲顧慮顧慮別人,您就不能涉世。

|旦 |安

呢,那也不錯;但是,別人是那種人?那就是顧慮別人——寧可說就是怯懦地怕他們,而我們便叫做顧慮——令我們成爲心軟的奴隸,這纔是真正的奴隸。就如您所謂

的顧慮，您實則就是把您的意志來代替我的，要是那是比我自己的意志更壞的話。那怎樣呢？女子比男子是更有教育或更無教育嗎？那些做選舉人的羣衆，是比政治家更有教育或更無教育嗎？自然兩者都沒有教育。那麼假使世上的公人顧慮那些選舉人，世上的私人顧慮他們的妻子，那會成爲什麼樣的世界呢？現在的教會和國家是什麼東西？不過是女人和納稅者的御用機關。

安（鎮靜地）我歡喜得很，您曉得政治，價克，您如走進內閣去做做議員，您一定是很有用的。（他萎縮得如被針刺的球膽一樣）但我覺得不舒服，您把我的影響以爲是不好的。

旦我不以爲那是不好的，但是不好也罷，好也罷，要合您的尺寸來剪裁，我是不取的。而且我也不願把我們式子和您適合。

安誰要適合您的，價克，確確實實的——決不說謊——我一點都不反對您的怪意見。您是曉得我們都是生育起來有新思想的，爲什麼您偏執地眼光狹小地來看待我？

|旦 那就是牠的危險，我曉得您不反對，因為您曉得了那是隨便怎樣都好的。巨蟒一點都不反對鹿的意見，當她一把鹿纏着的時候。

|安 (忽然歡喜，站了起來。) 啊啊啊啊！現在我纔明白您爲什麼警告台維，我是巨蟒，那是格蘭侖告訴我的。(她笑起來投她的圍巾在旦頭上) 覺得牠是爽快柔軟嗎，價克？

|旦 (被圍巾纏着) 您這個壞女人，您要把您的偽善都投了來嗎？

|安 我從沒有對您偽善過，價克，您發怒嗎？(她將圍巾收回來擲在椅上) 也許我不應該那樣做。

|旦 (輕蔑的樣子) 呸，假作純淨的東西爲什麼不應該，倘使那是使您快樂的？

|安 (畏羞的樣子) 是的，因爲我想您所指的巨蟒，就是這個啊(她把兩隻手臂纏着他的頸)。

|旦 (瞪着她) 真大膽！(她笑起來輕撫他的頰) 給我想一想罷，如果我把這段事情

說了出去，沒有一個會信我的，除非那些一聽我說了那話就和我絕交的人；但是如果您說我的壞話呢，我就是否認，也沒有一個人會相信我的！

安（十分莊嚴的神氣放開她的手）您已是無可矯正的了，價克，但是您不應該把我們互相的愛情，都當作笑話來講。沒有一個人能夠誤解牠的，我希望您不要誤解牠。我的本能的情感，代我把牠解明了，安，可憐的栗克淇，狄克其台維啊！

安（迅速地看他，好像把這些話當作新的光芒一樣。）真的您不是這樣無意識以至於嫉妒台維。

旦嫉妒！爲什麼我是？但是您捉住了他，我是不驚異的。我覺得我自己身上都纏得緊緊的，雖然您不過是在和我玩玩。

安您以爲我對台維，已有企圖嗎？
旦我知道您有的。

安（誠摯地）當心，價克，若您引錯了他關於我的事，那麼您可以使台維很不快活

的。

旦 不要怕他，逃不開您的。

安 您真的是一個聰明人，我很疑惑！

旦 爲什麼立即疑起那個事情來了？

安 您似乎懂得一切我不懂的事；但是，您是在我懂得的事上呢，您是完全莫明其妙的。

旦 我懂得台維怎樣感覺您，安，無論如何您可以信之無疑。

安 而且您以爲您懂得我怎樣感覺台維嗎，您懂得？

旦 我僅僅深知什麼事情對，可憐的台維是正在發生。

安 我應該笑您的，價克，若不是爲着我的可憐的爸爸的死，留心台維，會十分不幸的。

旦 是的，但他未必曉得牠，可憐的家伙。由您那邊看起來，他是一個十分十分好的人。那

就是爲什麼他因爲您而會誤了他的一生的原由。

安 我以爲男人們被太聰明所誤，比較被人太好所誤，還要多。（他坐下，同時肩頭做着

瀟灑的姿勢，表示着看不起一切男子的樣子。

且 啊，我知道您是不大睬台維的。但是常常有一種人是吻人的，有一種只是讓人吻的。台維將吻人，而您只有把香腮給他。如果有更好的男人出現了，您就把台維丟棄。
安 （發怒）您沒有權利說這種事，價克，那是謊話而且是失禮的。如果您和台維不能解我，那不是我的過失。

且 （悔恨地）恕我無禮，安，那是向着這個世風不古的世界說的，不是向着您的。（她歡喜地，寬恕地，擡起頭來看他，他立刻變成當心的樣子。）我仍然希望藍斯登到回來，和您在一塊，我深覺不安，因為您有一種惡魔似的迷人的力——啊，不是，不是迷人的力，是一種微妙的吸引力——就是如此罷。您曉得的，因牠而您勝利了，公然地全無羞恥的勝利了。

安 您是一個何等動人的賣弄風情者啊，價克！
且 一個賣弄風情者，我！

安 是的，一個賣弄風情者，您是常常辱罵人家，惱怒人家，但您從來沒有真的要他們放鬆。

且 罷了，我怕您，我要響鈴叫侍婢來，話頭已經離題很遠了。

（藍斯登同奧克台維阿斯，帶着藍斯登小姐到回來了。藍斯登小姐是穿着樸素的棕黃色的絲袍子，似頑固的老處女。她帶着很多的戒指，鏈條和胸扣子，那是藉以表明她的樸素不是因為窮，是因為她的主張。她很堅決的樣子，走進房裏來，他們兩個人呢，迷惑地沮喪地跟在她背後，安站起來熱誠地去迎她，且湮倒退在半身像中間的牆邊，假作審視像片，藍斯登照常走到他的桌邊，奧克靠近且湮的旁邊。）

藍小姐 （幾乎推開了安，當她走到希特菲德夫人的坐位，決然地在那裏直立不動。）
這件事我始終都沒有染指。

奧 （很可賤鄙的樣子）我曉得您想我把梵阿勒帶開去，藍小姐，我一定的，要帶開她去的。（躊躇地他向着門口走去。）

藍斯登 不行，不行——

藍小姐 說不行有什麼用處，羅白克？奧克曉得我不會把一個徹底悔悟的婦人趕出這個門外去的。但如果一個婦人不單是品行不端，而且有意繼續着品行不端，那麼她和我不足為伴的。

安 啊，藍小姐，怎樣講？梵阿勒說了什麼？

藍 梵阿勒實在是十分固執，她不肯離開倫敦，不曉得什麼緣故。

藍夫人 我曉得羅白克，她之所以不肯去者，是因為不肯離開這個男人，那是如同您面上的鼻子一樣明白的事。

安 啊，不錯，不錯，奧克，您有對她說嗎？

奧 她一點都不肯告訴我們，還沒有和誰商量以前，她不願決定些什麼，那一定是那個壞蛋既經誘惑了她。

旦 （對奧克）那麼讓她和他商量罷，他會歡喜她被遣出外國的，那麼困難點在什麼

地方呢？

藍小姐（好像代奧克應答一樣）價克君困難點就在這裏，我雖然願幫助她，但我不願在那件沒有面目的事上，變成她的同謀犯。她應發誓永不再見那個男人，不然，她就應當尋幾個新朋友，這樣一來，很快就會變好了。

（侍婢在門口出現了，安急坐回她的坐位，竭力裝着不開心約樣子，奧克不自禁地做着她。）

侍婢 馬車已叫來了，小姐。

藍小姐 什麼，馬車！

侍婢 羅濱遜小姐的。

藍小姐 啊！（恢復她的原狀）知道了。（侍婢退出）她會叫一步馬車哩。

且 半點鐘以前，我要叫那馬車的。

藍小姐 我很歡喜她曉得她自己站的地位。

藍 我不高興她這樣的走開去，我們不要做事做得太殘酷纔好。

奧 不，十分感謝您，但是藍小姐是不錯的，梵阿勒不能停在這裏。

安 您同她一齊去不更好嗎，台維？

奧 她不要我。

藍小姐 當然她不要您，因為她要直接去那個男人那邊。

旦 那是在這裏受了無理待遇的當然的結果。

藍 (十分不安) 呀，蘇生；(註一)您聽着，那是有些道理在裏頭的，我望您能把您的主

張歸爲一致，略爲忍耐點這個可憐的女子罷，她很年青，而且是一個人，不限定在什麼時候不會做些什麼事出來的。

藍小姐 呵，她將從男子那邊得着她所要的一切同情，您真令我莫明其妙，羅白克。

旦 我也是這樣，藍斯登，十分好意。

(註一)蘇生是藍小姐的名。

(梵阿勒出現在門口，她是一個強頑的鎮定的年青婦人，那種強頑的鎮定的性情，在善自舉止的她的同性中，一個人一定想看的。她的小的頭；細小的和合攏着的口和頤；傲慢的鬆脆爽人的口氣，和整潔的姿態；帶着裝飾着剝裂了的烏的趨時的帽子的那種十分優雅的裝束。這些都表現出一種人品，那種人品使人想着她是十分美麗；同時使人恐怖，她不是像安一樣妖豔的女子。沒有什麼強求，或興味，人家也會讚美她的，而且安有些輕佻，但這個婦人便沒有，她也沒有什麼憐恤之情，倘使什麼事情約束着她，那是由於聰明和驕傲不是憐恤。她的聲音就好像一個女校長叱責做了什麼壞事的一級女學生的聲音，雖然她是具着完全鎮靜的態度和略為帶着不快的神氣，說出她要說出來的事的那種樣子。)

梵阿勒 我不過來告訴藍小姐，她給我的她的生日贈品，金絲細工手鐲，我已放在管家婦的房中。

且 進來，梵阿勒好好地對我們說罷。

梵 謝謝您，今朝的親密談話，我已夠受了。您的母親也是這樣，安，她已哭着回去了。但無

論如何，我已曉得了幾個我的虛偽朋友是什麼樣的人了。再會。

旦 不，不，一刻工夫就可以。我有些要說而請您聽的，（她毫無怪異地瞟着他，手套剛套上手，她等着聽他說話，）在這件事情上，我是站在您一方的，我以忠實的敬意，恭賀您有勇氣做您所已做了的事。您是十分對的，這家人是完全錯誤。

（一座震動，安和藍小姐站起來，向着兩個人的方面。梵阿勒比其他各人還驚奇，忘記了她的手套，疑惑地不快地踏進房子的中央來，只有奧克沒有一點感動，也不舉起他的頭，他是被羞恥所克服了。）

安 （好像請旦湮用心，不要糊塗的表情。）價克！

藍小姐 （怒氣冲天）好，我一定要說！

梵 （銳利地對旦湮）誰告訴您的？

旦 當然是藍斯登和台維，爲什麼他們不可以講？

但是他們不曉得。

不曉得什麼？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不曉得我是不錯。

啊，在心裏他們是曉得的，雖然他們被道德的，習俗的之屬之類的，要不得的迷信令他們不得不不要責備您。但我是曉得——就是全世上人都曉得，不過他們雖曉得而不敢說出口，——您從您的本能，是正當的事，活力和勇氣是婦人所具有的最大特性。做母親是做婦人的第一步，而且您雖然不爲法律上的結婚，但也對於您的價值，對於您的我們的誠實的敬意一點，都不發生關係。

〔梵〕（憤怒得面紅耳赤）啊！您以爲我像其他一樣，是一個淫婦。您以爲我不單是卑鄙齷齪的，而且當我會贊成您的不正當的意見。藍小姐，我忍受您的粗暴的言語，因爲我曉得當您知道真情後，您就會不安的。但我不能忍受價克所褒贊的那種可怕的侮辱，因爲我是他認爲不錯的可卑的人之一。

奧（帶着一種不可言狀的安心的樣子，舉起頭來。）您結婚了！

梵 是的；我想您們一定已猜着了。什麼事情令您們都異口同聲地以爲我沒有資格帶結婚戒指呢？連一個人都沒有問過我，那是我不能忘記的。

旦（頹廢的樣子）我完全被攻擊了，但我的意是指好的方面說的。我謝罪了，我失望地謝罪了。

梵 我希望您將來對於這些事情，要當心點說纔行。自然，無論誰都不是認真地犯那些事情的；但那些事情確是十分不愉快的，而且是更爲下劣的，我想。

旦（屈服於那種可怕的感情上的怒發）我沒有申辯，我將來會更開通一點，我不再袒護婦人了。在您眼中除了安以外，都是把自己的面子失了，她以友道待您，看安的面子，恕了我們罷。

梵 是的，安的人是十分好，但當時安是知道的。
啊！

藍小姐（強情地）那麼請問誰是那位先生不認他的妻子的？

梵（敏捷地）這是我的事，藍小姐，不關您的事，我有我的理由在現時保守我結婚的祕密。

藍 我能夠說的就是，我們十分對您不起，梵阿勒，我一想到我們怎樣看待您，我就不禁身顫了。

奧（難看地）請您恕我，梵阿勒，我不再多說。

藍小姐（仍然不服的樣子）自然您所說的已把事情的真面目改變了，仍是我負了我自己——

梵（打斷她的話）您應該向我道歉，藍小姐，您是負您自己又負我，假使您是一個已婚的婦人，您一定不喜歡坐在管家婦的房中，被那些沒有一點誠懇的義務和責任心的小姐們，太太們，當作一個淘氣小孩子看待的。

旦 我們已經落井了，不要再下石啊，梵阿勒，我們好像是自己弄自己，實則是您弄我們。

梵 無論如何不關您事，價克。

旦 不關我事！爲什麼，藍斯登還很好的把我當作是那位不知道的先生呢。

（藍斯登要發脾氣的樣子，但梵阿勒割人的怒氣，把牠消滅了。）

梵 您啊，您們說得我是何等的下賤，何等的無面目啊！若果我的丈夫曉得了，他一定不讓我再和您們說半句話的。（對藍斯登）我想至少您一定不會說我說得那樣的。

藍 但是我敢對您發誓，我沒有——說我是已說那些，至少是把些事情十分曲解了——
藍小姐 您無須道歉，羅白克，一切都是她自己招來的，實則她是應當向我們道歉的，因爲她騙了我們。

梵 我會寬容您的藍小姐，您不能明白我在這件事上怎樣感覺啊。雖然我想我應徵求世上較有經驗者的，較好的意見，但是我深知您們把自己都置在很痛苦的地位了。我還是立即走了好，再會。

(在他們的注視中，她走了。)

藍小姐 是的，我敢說！

藍 (神情悲痛地) 我以為她做事做得太過了。

旦 在結婚戒指面前，您應當和我一樣不可擡頭，藍斯登，我們的恥辱之杯已滿了。

第一幕

(在近麗齒門別墅的花園內的馬路上，壞着一輛汽車，那汽車剛剛是在一叢樹林的面前，那條路是繞着那樹林通到那個房子的。房子一部分由樹林間透出來，隱約可見，且涅就站在這馬路上壞汽車的右邊，他一定可以完全無隱地看見在他左手邊的那房子的西端的，要是他不十分注意着從機器下突出來的橫臥着的穿着青色斜紋毛織布褲子的兩條腿子的話。他彎着背把兩手承在他的膝頭上，一心的注視着那兩條腿子。他穿着大衣，帶着有遮邊的帽子，可以顯出他

是從車上下來的人。）

兩條腿 呀！得了。

旦 好了嗎？

兩條腿 好了。

（旦涅蹲下去，捉住了雙腿的踝，好像拖手車子一樣，把雙腿的主人拖出來，兩條腿的主人，用手爬着走，口中含着一把鐵槌。他是穿着青色斜紋毛織布的少年人，鬚剃得光光的，黑眼，手指很堅實的樣子，短短的梳得很好的黑髮，和稍爲不規則的冷人的眉毛，他操縱車子時候的動作，是敏而且速，雖然注意是很深的，鎮靜的，對於旦涅及旦涅的朋友，他的態度一點都不彬彬有禮。只是做着凜然的，默默的，令人不可接近的，但同時不會使人對他發嚙的神氣。雖然是這樣，但他常常是注意着他的一種注意，好像對於世上曉得很深的人一般，未免稍帶着冷笑暗譏的樣子。他說話總是慢慢的帶着諷刺的成分，他的語言一點都沒有先生們的風氣；從這點看

起來，可知他的一種精明幹練的外貌，是由對他自己一般同地位的人的自尊心出來的，不是從對雇主而發的。他現在走進車裏去試機器，帶回他的帽子穿回他的大衣。旦涅脫了他的皮大衣，擲入車中，這車夫當放開鐵槌的時候，尋什麼東西一樣，周圍查看着。）

車夫 呢，夠了嗎？

旦 我要行到那房子邊，伸伸我的足，略爲鎮鎮我的神經哩。「看他的錶子」呀，怎樣！我們由海德花園（註一）角到這裏已費了二十一分鐘啊。

車夫 倘使路上沒有阻礙，十五分以內就可以來了。

旦 您怎樣來法？難道作玩兒，或者來嚇您的不幸的主人嗎？

車夫 您怕什麼？

（註一）Hyde Park Corner 是倫敦 Hyde Park 東南角的優美的入口處。離 Richmond 約十

餘哩。

旦 怕警察和斷頭。

車夫 那麼您想安然而去，您便可以搭公共汽車，那是便宜點。您僱我來不是省您的時間和給您以一千鎊汽車的價值嗎？（心平氣和地他坐下了）

旦 那麼我是車的奴隸，也是您的奴隸了。連夜晚我也夢着這可咀呪的事情。

車夫 那麼我改了罷，現在重新起頭，但是您到那房子去要停留幾久？因為如果您有意把一早晨，都和那位夫人談話，那麼我可以把車子駛進車房裏去，我也得着安樂；如果您不是，那麼我把車子停在這裏等您來。

旦 還是等在這邊好，我不久就回來的。啊，一個青年美國君子馬羅侖先生，載着羅濱遜先生，他的新式的美國汽車來了哩。

車夫 （跳起來，急速走下車，來到旦那邊去。）美國汽車什麼！由倫敦和我們競走！
旦 或者他們是來這裏的。

車夫 要是我曉得了那件事的話！（大大責備人的樣子）您爲什麼不告訴我，旦先生？

旦 因為我已曉得這部車子每點鐘可以跑八十四哩，而且我早已曉得如果有一部可以對敵的車子在這路上，那您便可以和他們拼拼。不，亨利，有許多事您是不能知道的。這個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振起精神來罷，今天我們會稱您的心了，那美國人載着羅濱遜先生，他的妹妹和希特菲德小姐，我們也來載羅達小姐罷。

車夫 （被安慰了的樣子，又想着別的事情去。）那不是希特菲德小姐的妹妹嗎，是不是？

旦 是的。

車夫 希特菲德小姐自己乘別一輛車嗎？不是和您一起？

旦 爲什麼這個家伙要和我一起，羅濱遜先生會在那輛車子的，（車夫冷然懷疑的樣子，看看旦，口裏輕輕的吹唱着一支流行的歌兒，轉向車子那邊去。旦，略爲煩惱的樣子，當他聽見了奧克台維阿斯在砂礫上的脚步聲時，他想要繼續着那話題。奧克由那房子裏出來，穿着要乘汽車的衣服，但沒有穿大衣。）謝天謝地，這個競走我們敗了。羅濱遜先生來了，那麼，台維汽車的成績很好嗎？

奧 我以為還不錯，我們由海德花園角到此地花了十七分鐘，（車夫怒氣勃勃的，歎一聲煩惱的氣，把車子一蹴。）你們花了多少？

旦 啊，大約四十五分鐘。

車夫 （抗議的樣子）旦涅先生，試試看，我們本來很可以在十五分鐘以內完事的。

旦 啊，讓我來介紹給您罷，奧克台維阿斯，羅濱遜君，恩利，斯脫來卡而君。

斯 先生，得見尊顏，不勝榮幸之至。您要曉得旦涅先生是把我叫做恩利，斯脫來卡而來嘲笑您的。您呢，可以叫我做亨利。但我是不在乎的，隨便什麼都可以。

旦 您以為我嘲弄他完全是不好的脾氣罷，台維，如果您就這樣想法，那您就是錯了。他的父親拼命的想法不要把H音落掉，而他呢，拼命的想法把H音落掉。那是他的階級的標記，我從沒有看見過像恩利那樣驕誇自己的人。

斯 慢慢來，慢慢來！略為緩和些，旦涅先生。

旦 略為緩和些，台維您聽見罷。您會告訴我緩和點的，但是這位先生曾受過教育的，而

且他知道我們所不知道的，您的小學校是什麼，斯脫來卡而？

斯 在雪爾不祿克路。

旦 雪爾不祿克路！就是我們之中無論誰也不致用宛然學者的口吻說拉格比（註一）學校出身！哈羅學校出身！伊頓學校出身！雪爾不祿克路是小孩子學些什麼的地方。伊頓是一個童子保養場，因為家裏討厭我們，並因為到了我們長大了，如果有什麼公爵的名出了時，我們便可以得意洋洋地說他是一個老同學，因這些緣故我們纔被發到那地方去的。

斯 那您一點都不曉得的，旦涅先生，那不是小學校，教育我們的是工藝學校啊。

旦 他的大學校哩，奧克，不是牛津，劍橋，達刺謨，也不是達伯林，或格來斯哥，而且也不是在威爾士的非國教派的學校。不，台維，是李根街，是岐而西，是鮑羅（註二）——那一

（註一）拉格比（Rugby），哈羅（Harrow），伊頓（Eton）都是英國的大學名。

（註二）所謂李根（Regent），岐而西（Chelsea），鮑羅（Borough）是在倫敦有工藝學校的地方。

半的惱人的名我記不得是什麼了。這些就是他的大學校，不是像我們的賣階級限制的店舖，您看輕牛津，恩利是不是？

斯 不，我不看輕，我以為歡喜那種地方的人像牛津那樣的地方是很好的。那麼教您做君子人，在工藝學校裏不過教您做技師，或之屬之類的人而已。不是嗎？

旦 冷語，台維，冷語啊！如果只要您能看見恩利的靈魂，他的深深侮蔑做一個君子人，大自傲做一個技師，那種心思會嚇煞您的。他明明白白地喜歡車子的損壞，因為那可以暴露出君子人的無能和他技術家的熟練的才能。

斯 不要睬他，羅濱遜先生，他喜歡談天的，我們曉得他的，是不是？

奧 （真切地）但是他所說的隱處大有真理在，我深信勞工的神聖。

斯 （泰然地）那是因為您從沒勞動過什麼的緣故，羅濱遜先生我的職務是消除勞動。如果有我和一部機器，那麼可以做出二十人以上勞工做的事，而且費用又沒有那樣利害。

且 天啊，台維，不要把經濟學的話來引起他罷，關於那個學問他什麼都曉得的。而我們則不然，您不過是一個空想社會主義者，台維，他是一個科學社會主義者。

斯 （心平氣和的）是的，那麼這種談話是很有益處了，但是我要打理車子了，您們兩位也要談談婦人家的事體了，我知道的。（他退回去很忙的弄車子；忽然他向着房子搖搖擺擺的走去。）

且 那是很重要的社會的現象。

奧 是什麼？

且 斯脫來卡而就是，我們這些文人學士久看見很舊式的婦人出世的時候，便連年叫號着新婦人出來了，然而從來沒有注意新男子出現的，斯脫來卡而就是這種新男子。

奧 我看他沒有什麼新的地方，不過您嘲笑他的方法倒是新的。但是現在我不要說他了，我要和您說安的事。

旦 斯脫來卡而連那件事都曉得，也許他在工藝學校學得來的，然而關於安的什麼事？您已經向她請求了嗎？

奧 （自咎的樣子）昨夜我向她請求太無理了。

旦 太無理了！什麼意思？

奧 （激烈地）價克，我們男人都是粗魯的，我們從來沒有曉得女人的感覺是何等的綿密細緻。我爲什麼可以做出這種事情來！

旦 做什麼？您這個易動感情的獸子。

奧 是的，我是一個獸子，價克，只要您聽見她的聲音，只要您看見了她眼淚！我全夜都醒着在想那些。要是她已責備我了，那我還可以忍耐下去。

旦 眼淚，那是危險，她說了什麼？

奧 她對我說現在除了她的親愛的父親外，她如何能想想別的事情呢？她抑住啜泣！

——（他沮喪的樣子）

且 (輕撫他的背) 放出些男子氣概把牠忍耐下去罷，台維，即使您覺得牠是和鬻話一樣。那是她的老手段，她現在還不厭戲弄您。

奧 (不能忍耐的樣子) 啊，不要開玩笑，價克，您以為您的這拖長下去的淺薄的嘲笑，可以加諸像她那種性質的人，而有什麼真的意義？

且 唔！她還說別的話嗎？

奧 是的，那就是我為什麼把經過的事情告訴您，把我們兩人給您嘲弄的緣故了。

且 (悔恨地) 不，台維，不是嘲弄，我敢發誓！但是，沒有事。繼續着說下去罷。

奧 她的義務觀念是如此的虔誠，如此的完全，如此的……

且 是的，我知道的，繼續說下去。

奧 您想想，在這種新的安排之下，您和藍斯登是她的保護人，所以她覺得她的對她的父親的義務，現在轉移給您們了。她說第一步我應當和您們兩人說一說，當然她是不錯的，但是我到您面前來，規規矩矩的，請您容許我做您的被保人的求婚者，那似

乎未免可笑。

我很歡喜，戀愛還沒有完全消滅您的諧謔，台維。

那種答覆，她是不滿足的喲。

我的正式的答覆，很明顯的就是這樣，祝你們兩人都幸福！

奧 願您不要把這事來開玩笑，對於您也許是無甚重大，但對於我呢，對於她呢，是重大的啊。

旦 您很曉得，她是和您一樣選擇自由啊。

奧 她不這樣想。

旦 何，她不這樣想！她定是如此的！但是說罷，您要我做什麼。

奧 我要請您誠實地懇切地對她說，您對我的感覺，我要請您告訴她您能夠把她信託我——那就是說，要是您能夠的話。

旦 我相信我能夠把她信託給您，令我擔心的是把您信託給她，您讀過梅脫靈的關於

蜜蜂的書（註一）沒有？

奧（竭力抑壓發脾氣）我現在不是和您討論文學。

且忍耐一刻，我不是討論文學，關於蜜蜂的書是博物學，那是對於人類的大教訓。您以為您是安的求婚者，以為您是追求者，她是被追求者，以為求婚，追求，說服，克服，是您的事。蠢貨啊，要曉得被追求者，被着眼的獲物，運命所定的犧牲品是您而不是她。您無須由獵網空間渴望着甘餌，門是開着的，除非您是走進去了，以後纔永遠關着。

奧我想我能夠相信，但是您說得太可憎了。

且什麼，在世上她除了找得丈夫外，還有什麼工作能夠愈快愈好得着結婚是婦人的職務，男人要能夠保持着愈久則愈妙不結婚。您可以做詩作劇，安呢，沒有什麼事做哩。

奧我沒有安慰，鼓勵，則我不能寫。而且除了安以外，沒有人能給我那個的。

（註一）關於蜜蜂的書，就是梅脫靈著的 *La Vie des Abeilles* (The Life of the Bees)。

且 那麼，在安全的地方，從安那邊得着那個，不是較好嗎？佩脫拉克看待羅拉，且丁看待

彼脫麗絲也不及您現在看待安的一半；（註一）而且他們是寫下了第一流的詩——

——至少我聽人家是這樣說的，他們從沒有顯露出他們的偶像崇拜及於夫婦生活的試練上。所以那個崇拜一生繼續不斷及至於死。您試和安結婚罷，那麼不到一禮拜您就可以覺得她安慰，鼓勵您沒有多過一盤燒餅的。

奧 您以為我會討厭她！

且 完全不是，因為您是不討厭燒餅的。但您在牠裏頭尋不出什麼鼓勵您的東西。當她不是一個詩人的夢，而變為體重一百五十磅的呆滯的婦人時，您纔會死心塌地，那麼，您會迫不得已去夢想別的人，於是會發生騷動了。

奧 這種說話沒有用的，價克，您不了解您沒有愛過。

（註一）佩脫拉克（Petrarch）是意大利有名之抒情詩人，羅拉（Laura）是他的情人，彼脫麗絲（Beatrice）

是且丁（Dante）的情人。這兩個詩人的情人都是早夭了。只在詩人的悲痛詩中遺留一點痕跡。

且 我從沒有從愛中逃出來過，因為我也愛着安。但我既不是愛的奴隸，也不是愛的俘虜，詩人啊，去蜜蜂那邊，研究她的方法，做聰明些。台維，假使婦人沒有我們工作可以過得去，我們不造麵包反而食小孩子的麵包，那麼我敢說，她們一定像蜘蛛殺她的男性，蜜蜂殺那雄蜂一樣要殺我們的。假使我們除了愛以外，一點都沒有什麼用，那麼她們那樣做法是當然的。

奧 呀，只要我們會愛！沒有東西像愛的，除了愛以外一切東西都沒有。如果沒有愛，世界是一個卑下可怕的夢。

且 這——這就是請我幫我的被保護人嫁給她的人！台維，我相信我們兩人變為走入搖籃中去了，您確是修玄的真正血統啊。

奧 我請求您不要對安說那樣的話。

且 不要怕，她已把您看中為她自己的了，現在沒有什麼能阻止她。您的命運已注定，（斯脫來卡而拿着報紙走回來）新的男人來了，照例是以半便士的報紙來敗壞

他自己的。

斯 您應當相信，羅濱遜先生，我們乘汽車出去的時候，我們帶二份報紙的。一份泰晤士報給他，一份導報或響報給我。您以為我有看我的報紙嗎，不多看的他呢，反而把導報搶了去，把他的泰晤士給我看看個夠飽。

泰晤士沒有優勝者之欄嗎？

奧 恩利是不喜歡賭博的；台維，摩脫車的速度紀錄倒是在他的夢中哩。最近的怎樣？

旦 巴黎到比斯克刺平均一點鐘四十哩，地中海不算。

斯 死了幾個人？

斯 死了兩頭蠢羊，那算得什麼一回事？羊是不大值錢的。牠們歡喜無須有到屠夫那邊去的麻煩，而可以得着價錢呢。同樣地現在會有一種反對聲出來的，於是法國政府就會禁止牠，我們的機會就會沒有了，不是嗎？那就是令我完全瘋了的事，即使旦涅先生能夠的時候，也不可以飛跑了。

旦 台維，您記得我的叔叔詹姆士嗎？

奧 記得的，做什麼？

旦 叔叔詹姆士有一個一等的廚子，除了她做的菜外，他是喫不下去的。然而這個可憐的叔父，是怕羞不喜歡交際的，但是他的廚子誇耀着她的工夫，想要安排太子們，公使們的酒席。爲着阻止她離開他起見，這個可憐人，每月大宴二次，嘗嘗不善交際的苦痛。現在我就是這種人，新的人，恩利斯脫來卡而先生，就是那個廚子。我討厭旅行；但我喜歡恩利，他一切事都不管，只是穿着皮衫，帶着遮目眼鏡，全身都浴着二吋塵灰，一點鐘六十哩的冒險着，他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地盡情飛跑。當然爲要尋找車子，在什麼地方壞了的緣故，便潛在機器下面，泥濘中，把身子仰臥着的時候，那是例外的了。然而如果我不在十四天之中給他跑，至少一次一千哩的時候，那我就會失了他，他會辭了我這邊的事，走到美國豪富那邊去。於是我要忍受那個很尊敬的馬丁兼園丁的外行先生了，他呢，會舉手動他的帽子，向我行禮，且曉得他的地位的。我是

恩利的奴隸就如我的叔叔詹姆士，是他的廚子的奴隸一樣。

斯 (被激怒了) 那裏會飛走！我希望我有一輛車子能走得像您所說的一樣快，且涅先生，我說的就是，您不使用車子，那您就白費了，您的錢如果您不使用完，車子和我時，那麼您僱一個奶婆來拖您坐在裏頭的小兒車，不是一樣好！

且 (和緩起來了) 好的，亨利，好的，我們現在就立即跑跑半點鐘罷。

斯 (討厭的樣子) 半點鐘，(他走回車子裏去，在那邊坐下，翻轉沒有看過的報紙來，看看還有什麼消息。)

奧 啊，那提醒我了，我有一張條子，羅達給您的。(他給且涅一張條子。)

且 (打開條子來) 還是羅達對安開釁的。大概都是這樣英國女子，除了恨她的母親外，只恨一個人，那一個人就是她的最長的姊姊。但是羅達完全喜歡她的母親那邊，而恨安她——(憤慨地) 啊，我說！

奧 什麼事？

且 羅達要出來和我坐汽車跑，但她說安禁止她和我一塊兒出去。

（斯脫來卡而忽然十分悠然地用口吹着他慣唱的歌曲，他們驚異着那個和百靈一樣的調子的突發，又惱怒着那歡樂中的譏嘲調子，翻轉身來看他，但是他很忙的在那裏看報紙，他們的一切動作，他是完全不管的。）

奧 （恢復原狀）她有舉出什麼理由嗎？

且 理由！侮辱不是一個理由，安禁止她無論何時不能一個人和我一起，說我是不適於和年輕女孩子一起的人。您現在對於您的崇拜者怎樣想法？

奧 您一定要曉得，現在她的父親去世了，她有一個很重大的責任啊。希特菲德夫人太軟弱了，不能約束羅達。

且 （瞪着他）總而言之，您和安是共鼻孔出氣的人。

奧 不但我是了解她的，您一定要承認，您的意見對年輕姑娘的精神和人格之養成，是不適合的。

且 我完全不承認這種話，我承認謊養成年輕姑娘的精神和人格，要說謊話給她聽。但是我反對時常使婦人對我失信用的那種謊話。

奧 安，沒有說那種話，價克。

且 她還有什麼別的意思呢？

斯 （忽然看見安從屋裏出來）希特菲德小姐來了，先生們。（他下了車，裝着一種自己知道自己是有了用的樣子，跨過那條路去。）

安 （來到且和奧之間）您好呀，價克，我來告訴您，可憐的羅達又頭痛了，今天不能和您出去坐車子，那是一種殘酷的失望，對於她，可憐的孩子。

且 您現在有什麼話說呢，台維？

奧 真的，您不能誤解啊，價克，安就是迫不得已騙您的時候，也以誠意來示您的。

安 您的意思什麼？

且 要把羅達的頭痛治好啊，安。

安 當然的。

旦 那麼您告訴她，您現在所說的話，再者告訴她我收到了她的信，讀了後兩分鐘，您纔來此地。

安 羅達寫信給您了！

旦 十分詳細。

奧 不要管他，安，您對的——十分對的，安不過行使她的義務罷了，價克，您是曉得的，而且也用最對得起人的方法呢。

安 （去奧那邊）您的人真好，台維，真的不少幫助！您何等的會了解啊！

（奧微笑。）

旦 唉，纏緊罷，您愛她，台維不是嗎？

奧 那她曉得的。

安 給我緘默！不怕羞的，台維！

且 啊，我允許您的，我是您的保護人，下一個點鐘，我把您委給台維保護，我去坐車子兜一圈子。

安 不要啊，價克，我要給您說羅達的事，栗克其請您到回屋裏去款待款待您的美國朋友。這樣早他就來，母親累得很，她要打理完她的家事呢。

奧 我就去，親愛的安。（他吻她的手。）

安 （深情地）栗克其狹克其台維！

（他動人地顏色飛紅，瞟她，於是走了。）

且 （感覺遲鈍地）您看，安，這回您把您自己梗塞着了。要是台維不是愛着您，他一定會揭破您是一個何等難望悔改的說謊者的。

安 您誤解了我，價克，我不敢把實話告訴台維。

且 不，您的勇氣大抵是向着與真實相反的方面去運用的，爲什麼您告訴羅達說我是太壞了，不要和我交際！現在您以那樣可憎的方法，把她心毒壞了，我怎樣能夠再和

她有人類一般的高尙的關係呢？

安 我知道您是不能做出壞事來的。——

旦 那麼您爲什麼對她說謊？

安 我不得已的。

旦 不得已！

安 母親令我的。

旦 （他的眼睛發光）啊！我應該曉得的。母親！終歸是母親！

安 那是因爲您的可怕的書。您曉得母親是何等的懦弱，一切懦弱的婦人，都是從俗遵古的，我們女人一定要從俗遵古的，價克，不然我們會這樣無情地這樣憎惡地被誤解。就是您是一個男子，照着心中所想的說出去，也會被誤解的被憎惡的。——是的，我承認因爲我不得不憎惡您。您要令羅達同樣地被誤解被憎惡嗎？那麼當妹妹還沒有長大得有判斷事物的能力時，令她眼看着的，受着那種待遇，豈不是母親很對

嗎？

且 總而言之，一切人用以避免誤解的方法只是盡他們的可能，拼命地說謊，誹謗，暗諷，藉口，那就是服從您母親而生出來的結果。

安 我愛我們母親，價克。

且 （鼓動起他自發生社會的公憤的樣子）您不以您的心爲您的是有什麼理由嗎？啊，我反對青年人對於老人這樣的卑劣的屈從！看看那種您所曉得的社交界罷，牠假裝着什麼？一種妖女美的跳舞。牠是什麼，是可憐的 girl 的可怕的行列，每一個人都是在譏嘲的，狡獵的，貪欲的，消除幻想的，有愚劣的經驗的，心已被污了的，所謂母親的老太婆的爪下，那老太婆的任務就是使女孩子們的腐壞了。以最高價格賣給投標者。爲什麼這些不幸的奴隸們，好像覺得比完全不結婚的人較勝似地，急速地，和不論老的惡的結婚起來呢？因爲結婚就是從這個老鬼逃出來的方法，那老鬼在什麼母親的義務啊，家庭的愛情啊的假面具之下隱藏着，自私的野心，和對於取她

自己而代之的年輕的競者的嫉妬之念。這種事情是可怪的，因為自然之聲，是要父親照顧女孩子，母親照顧男孩子的。父親和男孩子，母親和女孩子的法則，不是愛的法則，那是革命的法則，解放的法則，有為的青年壓服疲弊老人們的法則。我告訴您罷，已成人了的男女的第一責任，就是獨立的宣佈。說自己父親的權威的人，不是男子；說自己母親的權威的人，是不適於生，可以為自由國民的市民的。

安 (十分奇異地靜候着他) 我以為您異日要去政界裏頭，熱心地辦政事的，價克。

旦 (十分喪心落膽) 嚶，什麼什——? (收集着散開了的機智) 那到底和我說的話有什麼關係?

安 您說得很好。

旦 說說您以為除了說以外一點都沒有意思。好的，回您母親那邊，像她毒您似的去幫她毒羅達的心罷。樂於獵捕野象的，都是馴的象。

安 我是進步着哩，昨天我是一條大蛇，今天是一頭象了。

且 是的，那麼卷起您的鼻子，走開罷，我沒更多的話對您說了。

安 您是這樣完全無理的，不能行的，我怎樣做好呢？

且 做！打破您的鎖鏈，照着您自己的良心行去，不要照您母親的。把您的心弄純潔來，有力量來，不要只在心裏頭藏着極可嫌惡的陰謀的辯解，試坐坐汽車，享享飛跑的趣味罷。和我一塊去馬舍爾茲，（註一）跨過阿爾及耳，（註二）到比斯克拉，（註三）一點鐘六十哩。要是您歡喜的話就去好望角，那纔絕對的是獨立之宣佈呢。後來您就可以寫一本關於那事的書，那纔打敗了您的母親，使您自己成了一個婦人哩。

安 （深思）我想那是沒有什麼壞處的，價克，您是我的保護人。您是以父親願望來代理父親的，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半句話來反對我們一塊兒旅行。那是令人大快的事，

（註一）馬舍爾茲（Marseilles）法國 ranches-de Rhône 州的首都。

（註二）阿爾及耳（Algiers）北亞非利加 Algeria 的首都。

（註三）比斯克拉（Biskra）是 Algeria 的康士旦丁西南的一個市鎮。

千謝萬謝您，價克，我願去。

旦（呆然）您願去！

安自然。

旦但是——（他一頓，完全嚇慌了，於是無氣力地回復原狀。）不，試想想，安，若果在那事裏頭沒有害處，那麼做那事是沒有意味了。

安您真荒謬！您不要危害我，您要？

旦是的，那是我提出的主意。

安您是在說着無理之極的話，而您也曉得的。您決不要做些什麼事來害我。

旦但是倘使您怕被害，您就不要去。

安（用坦白的熱誠態度）是的，我願去，價克，因為你是我的保護人，而且我們兩人應當常常相會，纔更能互相了解。（感激的樣子）您真會體諒人，您的人真好，價克，給我這樣可愛的日腳，尤其是在我說了羅達的事以後，您的人真真好——比您自

己想的格外好得多了。我們何時動身呢？

且

但是——

（希特菲德由屋裏出來，打斷了他的話，美國先生伴着她，後頭還跟着蓋斯登和奧克台維阿斯。）

（黑克脫爾，馬羅侖是一個東部的美國人，但他全然不以他的出生地爲羞恥。那是英國上流人物所以對他發生好感的原因，因爲以一個年輕的人，能夠像成人一樣。明明是己不利的事，而能毫不隱諱修飾地承認起來。他們覺得他是不應當受那種明明白白地不是他自己的過失的罪，所以對他特別地親切。他的對於女人們的武俠的態度，和他的高超的道德信念，因爲已是無根據的，又是罕見的，所以未免可算作是打擊他的一些不幸處。雖然他的滑稽的氣質——最初發出來的。——如果不使他們誘惑時，都是使他們感着有趣的，但是他們一定要使他了解，除非是絕對關於個人的或誹謗的事。他一定真的不能把人們的逸事告訴他們；並且他們

使他了解，雄辯那種才能，在現在他來的文明社會裏比在低級文明社會裏較爲沒用的。這種意見，黑克脫爾是十分不服的，他仍然以爲英國人是易於把他們的愚鈍處，當作是一種功績，把他們的各種無能，當作是良好養成之處。英國人的生活，對於他覺着好像是缺少了教訓的修辭，——這個他是以道德的口吻來說的，——英國人行爲是缺少着對於女性的尊敬；英國人的發音，像對於 *world, girl, bird* 等等的字，是很壞的；英國社會是太直言了，以至有時粗鄙不堪；而且英國人的交談，是須要故事呀，勝負的事呀，其他的遊戲呀，來鼓舞，使有生氣的。所以他覺得因在未跑過大西洋以前，就苦心地養成了第一流的態度了，所以現在這種缺點，是不能學得了。他覺得英國人對於這種養成和對於其他一切養成一樣地不關心，不然就是抱着遠而敬之的態度。實則黑克脫爾的養成，不過是浸飽了在三十年以前由英國輸出來的文學罷了，現在他反而把牠輸入去，一有談話的機會，便立即打開包裹，急談到英國文學，科學，藝術上去。由這種誓語引起來的英國人的驚惶失措，更使他相

信他對於教育英國，是有幫助的。他看見別人全無惡意地談着法郎士或尼采時，他就亂說着亞諾爾德呀，早餐食單的專制呀，（註一）甚至還說着麥泉菜，因為他的信仰已根深蒂固了，所以他先以輕飄的口吻，把不當心聽的人，在和他討論道德問題時，引入於放棄了普通一般的教義，然後添說着他主張的行爲，理想的實現，是否創造高尚的男子，純潔的女人的全智全能的神的明顯的意志的問題來，把他們捲入迷魂陣中。他的動人的人品的新鮮，和他的陳舊得使人愕然不成聲的教養，令人難決定是否值得和他相識。因為做他朋友的人，確是有愉快和歡樂的，但是不能從他那邊得着一點新的知識來，尤其是他是輕蔑政治的，而且努力着不談商業方面的事，這點是比他的英國資本家朋友，進步很多之處。他是和戀愛教派的浪漫的基督教徒很交好的，因此他和奧克台維阿斯之間的友情，便發生了。容貌上說起來，黑

（註一）早餐食單的專制（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 Table）是美人 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在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上陸續登載的論文。

克脫爾是一個二十四歲的身材優美的青年，有短短的修飾得時髦的黑髮，清楚的样子，很好的眼睛和令人愛好的表情。由流行人物的眼光看起來，他的服飾是正當而沒有什麼邪氣的。當他沿着大路和希特菲德夫人從屋裏出來的時候，他拼命的裝着使人歡悅愉快的樣子，因此反而對於希特菲德夫人，無精沒彩的心神，加一種不堪承受的負擔。如果是一個英國人一定會放開她一人去，以為受着無聊和冷淡，是他們二人的命運；至於那可憐的夫人呢，是想要被放開去的，不然就要讓她亂談着她有興味的事。

（藍斯登跨過馬路去觀察汽車，奧和黑在一起。）

安（愉快地飛跳到她的母親那邊）啊，媽媽，您以為怎樣！價克要用汽車載我去尼斯。

（註一）不是很好嗎？在倫敦我是最幸福的人了。

旦（失望地）希特菲德夫人反對啊，我敢說她是反對的，她不嗎，藍斯登？

（註一）尼斯（Nice）是法國地中海沿岸之有名避寒地。

藍 我想那是當然的。

安 您不要反對啊，您耍媽媽？

希夫人 我反對！爲什麼我耍我想那對於您是有益的，安，（快步走過且涅那邊去）我想請您不時帶羅達出去跑跑，她在家裏太累人了。但是您到回來後，纔帶她去罷。

且 這樣的說謊法！

安 （急速地想要把別人的注意離開他的怒吼）啊，我忘記了，您還沒有和馬先生會面過呢，這位是且涅先生，我的保護人，這位是黑克脫爾，馬羅侏先生。

黑 得見尊顏，歡喜之至，且涅先生，對不起了，我以為把去泥斯旅行的伴侶增多來，不好嗎！

安 啊，我們都去，是不是？

黑 我也有一輛不大好的汽車，要是羅濱遜小姐準我載她的話，那麼我的車是侍候她的了。

奧 梵阿勒！

（大家都困窘着）

安 （被軟化了的樣子）來，母親，我們要讓他們去談談，怎樣安排妥當，我要去打理打理行裝。

（希特菲德夫人面顯疑惑色，但是安靜靜地引她母親走開去，於是她們兩人繞着角，向屋裏去不見了。）

黑 我想我能夠得羅濱遜小姐的允諾。

（大家繼續着困窘）

奧 遺憾的很，我以為我們要留下梵阿勒，有種環境令她不能去這樣的遠足。

黑 （感着很有趣味的樣子，而且完全不相信。）太美國式了，噯！難道一個年輕夫人，一定要一個陪媪？

奧 不是那樣，馬羅侖——至少不是僅僅爲着那個。

黑 真的，請問還有什麼其他的阻礙？

旦 （忍不住了。）啊，告訴他，告訴他我們終歸是不能保守秘密的，除非一切都曉得那秘密是什麼。馬先生，要曉得您和梵阿勒去泥斯，就是和別人的妻子去泥斯一樣，她已結婚了呢。

黑 （裝着受驚的樣子）您不要說謊！

旦 真的，是實在話。信信我。

藍 （很鄭重的神氣，恐怕馬羅會察出是遇人不淑的結婚。）她的結婚，現在還沒披露，因她想現在是不能令人知道。

黑 我會尊重這位夫人的願望，假使我有機會和他商量，這次遠足的事情，我可以無禮地問問她的丈夫是誰嗎？

旦 我們不曉得他是誰。

黑 （做着顯然疎遠的樣子）假使是那樣，那我沒有話說了。

（他們更爲困窘了）

奧 您一定以爲這是很稀奇古怪的。

黑 有一點變怪，恕我這樣說。

藍 （一半辯解，一半惱怒的樣子。）這個年輕夫人，是祕密結婚的，似乎是他的丈夫禁止她宣佈他的名，僅僅這些是可以告訴您的。因爲您有興趣對於那位小姐——呃——對於梵阿勒。

奧 （表同情地）我希望這不是可以對您失望之處。

黑 （和氣起來，又復親熱起來。）不錯，那是一個打擊，我總不能明白一個男人，如何能讓他的妻子站在這樣的地位，真的是少見的，不是男子氣的，不是思索過的。

奧 像您能夠想像得出的一般，我們也深抱同感呢。

藍 （躁急地）那是後生蠢貨，還沒有經驗知道這種事情，會發生什麼誤解哩。

黑 （強烈地顯示着道德的反感之色）我希望如此，要不是年輕，而且十分蠢頭蠢腦

的話，那麼這種行爲，是不能寬恕的。您的觀點，很寬大的，藍先生我覺得太寬大了，真的是可以使男人高尙起來的。

旦（譏嘲地）哈！

黑 您那樣笑法，是不是表示反對我的意思？

旦（冷淡的）去結婚，試試罷。您可以得着片刻之歡，但一定不能覺得那是有什麼高尙之處，男和女合併起來的最大公約數，未必一定是大過單單男子的約數的。

黑 但是，在美國我以為女子的道德心，比男子的爲高，而且較純潔的女子的性情，是提
高男子的人格，且使他比從前更好的。

奧（深信）是的，不錯。

旦 難怪美國婦人能願住在歐洲，一生站在祭壇上，被人崇拜，是不如那方面愉快的。無論如何，梵阿勒的丈夫是沒有被變爲高尙的，所以怎樣做好呢？

黑（搖頭）那男人的行動，像您一樣，全無顧慮地，是不行啊，旦涅先生，但是我不再多

說了，不管他是誰，終歸是羅濱遜小姐的丈夫；爲他的緣故我是喜歡好好地想他的事情的。

奧（他察出了黑的祕密的悲憂，被感動了。）抱歉之至，馬君，抱歉之至。

黑（感激的樣子）您的人真好，羅濱遜，謝謝您。

旦談別的事罷，梵阿勒由屋裏來了。

黑感激無涯，諸位先生們，要是您們能許我這機會，和這位夫人私談幾句，我將一定取消這種遠足；那是一種困難的——

藍（喜歡逃避開去）不要多說了，走罷，旦，走罷，台維，（他和旦、台維經過汽車旁，誇到花園裏去了。）

梵阿勒走到黑克脫爾面前。

梵他們都看着？

黑沒有。

(她吻他)

梵 爲着我的緣故您曾說了謊嗎？

黑 說謊，幾乎說謊，也還不能以形容牠，我做得很過頭呢。我說謊說得神魂飛越，梵阿勒，我願您容我吐露出去罷。

梵 (突然變爲嚴肅的堅決的) 不，不，黑克脫爾，您答應了我，不吐露出去。

黑 那麼我守約守到您準許我的時罷，但是對那些人說謊，又否認自己的妻子，我覺得無面目，實在是卑屈啊。

梵 我願您的父親，不是這樣的無理可喻。

黑 他不是無理可喻的，從他的觀點來說他是對的，他有一種反對中等階級的英人的偏見。

梵 那是太可笑了，您曉得的，我是何等不歡喜對您說這種事情啊，黑克脫爾；但要是我——啊，好的，沒有事。

黑 我曉得的，要是您和英國的事務所器具製造商的兒子結起婚，那您的朋友們就會

以爲是遇人不淑的結婚了。但是思想簡單的我的老父，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務所器具商，以爲我如和最完全無瑕的英婦人結婚了，我就會逐出家門的，僅不過因爲他不是華族的緣故，當然那是無理極了。但是我告訴您罷，梵阿勒我不歡喜騙他，我覺感着好似偷了她的銀錢一樣，爲什麼您不許我吐露出去呢？

梵 我們是不能堪的，戀愛的事情，您能盡情浪漫的，黑克脫爾，但是銀錢的事您就不能浪漫的啊。

黑 （一半因溺愛妻子，一半因他的習以爲常的偉大的道德觀念。）那是十足英國式的，（衝動地對她訴說着）梵阿勒，終有一日會被父親發見的。

梵 啊，是的，以後，自然會被發見的，但是在我們相會的時候，不要談起這件事罷，親愛的，您已答應了——

黑 好的，好的，我——

梵 (不能默默無言) 受隱飾痛苦的不是您,是我啊。至於和勞苦貧窮會面,和這些之屬之類會面,我真的是討厭的,那是太可憎了。

黑 您可以無須,我還不能自立時,我會向父親借錢的,以後我可以同時完錢和吐露實情。

梵 (又驚又怒) 您的意思要工作嗎,您要污壞我們的結婚嗎?

黑 但是,我沒有意思讓結婚來污壞我的人格。您的朋友旦涅,方纔說着那件事,還冷笑我哩;而且——

梵 這畜生!我恨旦涅。

黑 (度量豁達地) 呵,他是不错的,因為他只要使他高尚的好婦人的愛情,而且他還提議乘汽車去泥斯遠足呢,我想要帶您去。

梵 真快樂!

黑 是的;但我們將怎樣辦呢?您要曉得啊,他們好像警告我,不要和您去哩。他們信任我

地告訴我說您已結婚了，那真是我從來沒有過的榮幸的深深信任呢。

（旦和斯脫來卡而回來了，斯去他的車子那邊。）

旦 您的車子真好，馬先生，您的技師指點給藍斯登先生看了。

黑 （熱情地忘形了）我們去罷，梵。

梵 （冷淡地用眼警告他）對不起，馬先生，我沒有十分聽清楚——

黑 （如夢初醒）我是請您去看我的小小美國式的蒸氣車哩，羅濱遜小姐。

梵 我很歡喜去看，（他們一同走下那馬路）

旦 關於這次遠足，斯脫來卡而。

斯 （心已在車子那邊）呢？

旦 希特菲德小姐，恐怕要和我一塊去。

斯 我也這樣想。

旦 羅濱遜先生是同伴之一。

是。

但是若果您能夠使我只是和您一起，使羅濱遜先生只是和希特菲德小姐一起，那他就很感激您呢。

斯 （四顧）真個不錯。

旦 真個不錯！您的祖父不過是行目禮而已。

斯 我的祖父是行舉手禮的。

旦 那麼我要把一鎊金給您的良好而有禮的祖父了。

斯 大約是五先令罷，（他離開車子走近旦湮那邊）這位夫人怎樣想法呢？

她是願意只和羅濱遜先生留下，正如羅濱遜先生願意只和她留下一樣的。（斯脫來卡而用冷淡而懷疑的眼光，瞟瞟他的主人；於是口裏吹着他喜歡唱的歌，走回車子那邊去。）停止了那惡聲罷，您是把牠當作什麼意思？（斯脫來卡而泰然自若地繼續唱下去，完結了牠。旦湮靜靜地聽他唱完去，然後很莊重地再對斯脫來卡而說。）

恩利，我曾熱烈主張過，把音樂擴大到羣衆裏頭去的；但是我反對您當一談到希特菲德小姐的名時，就請人光顧您的歌兒，早晨您也做過了。

斯（強頑不屈）那是沒有一點用處的，羅濱遜先生，還是早放手爲上。

旦爲什麼？

斯講下去罷！您是曉得爲什麼的，當然，那是不關我事，但是您不要假癡假呆來騙人。

旦我不騙人，我真的不曉得爲什麼。

斯（快活地愠怒）呵，這樣啊，好的，那不管我事。

旦（感人地）我相信，恩利，曉得雇主與技師之間怎樣保持相當的懸隔，不應該把我的私事來煩擾您。就是我們的契約，也得經過您們的勞動組合承認，但是不要濫用您們的利益，讓我把凡爾太說的話來提醒您，他說太蠢得不成話的話，也可以當歌唱。

斯那不是凡爾太，那是堡馬爾社。（註一）

（註一）堡馬爾社（Beaumarchais）（1732-1799）法國戲曲作家，論文作家。

旦 我錯了，當然是堡馬爾社，現在您似乎以為難講的話，可以做口笛吹。不幸的，您的口笛，雖然是和諧可聽，但是不可能的。沒有一個人聽的，不論是我的有禮貌的親戚，或是您的可惡的組合裏的幹事，我們同是男人，恩利，告訴我為什麼您以為我的朋友無望得着希特菲德小姐呢？

斯 因為她追逐着別的男人呢。

旦 胡說！別的男人是誰？

斯 您。

旦 我！

斯 您不曉得？真奇怪，旦涅先生。

旦 （十分莊嚴）您是開玩笑，還是當真？

斯 （脾氣發作）我不是開玩笑啊。（更為冷靜地）什麼，那是很明顯的，如果您沒注意牠，您是不十分知道那種事的。（又復寧靜地）恕我，旦涅先生，但是您以同是男

人的理由，來問我也以同是男人的理由來答您啊。

旦（忘形地向天申訴）那麼我——我是蜜蜂，是蜘蛛，是被看中了的犧牲，是被運命所定的食餌了。

斯我不知道什麼蜜蜂和蜘蛛，但我知道被看中了的犧牲，就是您那是不會錯的；我敢說那也對您是一件可樂之事。

旦（很重大地）亨利，斯脫來卡而，您的黃金時代來了啊。

斯什麼意思？

旦到比斯克刺的記錄啊。

斯（莊重地）是的！

旦打破那記錄。

斯（達到他的目的的最高點了）真的？
旦是的。

斯 什麼時候？

旦 現在，車子預備好了？

斯 （畏縮了）但是您不能——

旦 （走進車裏去打斷他的話）我們就去，先到銀行去拿錢，然後到我家裏拿皮袋子，於是到您家裏拿皮袋子。然後打破由倫敦到多維（Dover），或福克斯敦（Folkstone），於是涉過海峽，一直亂進到馬舍爾茲（Marseilles），直布羅陀，熱那亞（Genoa），或者無論什麼埠頭，只要能渡我們到男子被婦人保護的謨汗默德的國家去的就可以。

斯 再說下去！您是假癡假呆來騙人。

旦 （決絕地）那麼您留着，要是您不去的話，我一個人去。（他開車）

斯 （跑着追他）喂！主人，稍等一刻，慢慢走，（因為車子突向前進，他抱着爬上車去。）

第三幕

西耳拉，內華達山（註一）的晚上，褐色的起伏的傾斜地上，有一塊耕地，是種着橄欖樹，用以代蘋果樹；荒野之地，是種着多少霸王樹，用以代金雀花和羊齒。更高處有斷崖絕壁，顯着偉景奇觀。此處沒有野生的景趣，寧可說有精細的藝術家造的極貴族式的山景，沒有過於豐足的植物，就是在擁擠的石塊邊，也有荒寂之感。到處顯出西班牙式的偉大，西班牙式的經濟。

（註一）西耳拉，內華達山（Sierra Nevada）是西班牙的最高的山脈亦名曰雪山。

從橫切許多路徑之一的馬路和通馬拉加（註一）到格拉那達的鐵道的隧道交叉的地點，向北不遠的地方，是西耳拉山中的半圓劇場形的窪地之一。由那個馬蹄形的廣闊的末端，看起那地方來，略向右邊，斷崖的對面有一個定是採石場的浪漫的洞穴；左手邊有小小的山丘，可以瞰臨圍繞着半圓劇場形的窪地的左側，築着堤防，造有多少石的拱門的很高的馬路。在山丘上有一個西班牙人，或者是蘇格蘭人，在巡視着馬路，頗像是一個西班牙人，因為他穿着西班牙式的牧羊者的衣服，又好像他的家是在西耳拉，內華達山，但是到底他是十分像一個蘇格蘭人。在通到採石場的洞突的斜面窪地大約有十二個人，當他們無拘無束的圍着一堆用枯葉樹枝燒的白灰時，他們有一種風度，覺着他們自己是用爲顯映西耳拉山的有力的圖畫背景的，被入畫的壞人。但是從藝術的眼光看起來，他們是不足入畫的；因這個山容忍他們，就好似獅子容忍虱子一般。一個英國警察，或

（註一）馬拉加（Malaga）是近直布羅陀的海港。格拉那達（Granada）是西耳拉內華達山北面的都會。

貧民救護員，看見了他們時，一定會當他們是一團選拔出來的游民，和身體強壯的乞丐們哩。

這樣描寫他們完全不是侮蔑的，無論誰只要留心視察過游民，或參觀過貧民院中的身體強健的不能獨立者，就會承認我們社會的敗殘者，不單是爛酒漢和虛弱者了。其中有些人是不適於他們被生下來時的階級的，很明顯的，可以使有教育的先生們成爲藝術家的同樣的特性，是可以使無教育的人，成爲身體強健的乞丐者的。有些人無助地墜入貧民院裏去，是因爲他們一無所長；但也有些人走進那兒去，是因爲他們太雄心了，不睬社會的因習（由納稅者看起來，很明顯的，他們是難捨棄的人。）的緣故。如果照着因習來，便使人雖曾勞動，也不過得着極低的報酬，而生活下去，反之，如果那個人宣佈他自己是一個被棄的人，走入貧民院去，不須大大勞動，便可以在法律上，使那裏的救護員給自己以比自己所勞動得來的食物，着的衣服，住的房子，還要好。生而爲詩人的人，不願在股票經紀

人的辦公室裏出出入入，如果和他的嗜好相反的話，寧願依賴着貧苦的女旅館主人，或自己的朋友，或親戚，住在狹小的亭子間裏，忍受着饑餓；同樣的，一個貴婦人因為他是貴婦人，所以不甘做一個廚子或一個侍婢來維持生活，寧願過着怎樣苦的食客生活來度日。這種人，我們都非常原諒，所以身體強健的乞丐，放浪的游牧式的各種不同的游民，被人原諒的資格，也是同樣的。

而且，想像力豐富的人，只要不為生活所困，便定規有寫小說的閒暇，和便於創作的地位。但是做不是技巧，工作的階級，便不能得這種地位。我們是把勞動者極端虐待了，當一個人拒絕被虐待時，我們是沒有權能說他是拒絕做高尚的工作的，在繼續我們的戲劇以前，我們要把這件事，明明白白的安置出來，因為這樣我們纔可以全無偽善的神氣地玩味那件事。若果我們是有理性的，是有先見之明的，那麼五分之四的我們，就宜為着拯救的緣故，直到救護員那邊去，把這個社會組織完全破滅，去重新創建過一個更好的來。然而我們不如此行動的理由，是

因為我們和蜂和蟻一樣，以本能或習慣來行動，全沒有把事情考慮過一番。那麼假如有一人於此，他能夠而且實行用理智考慮事情，應用康德派的判斷，衷心的對我們說：『若果一切人，都和我一致行動法，那麼世界在實業上，會自己改革起來，會把束縛和污穢消滅了去，這些東西，所以能存在者，是因為大家都和您一樣行動法的緣故。』那麼我們應當尊重那人，應當一心一意去追隨他的模樣。這種人就是體格強壯，精神健全的乞丐；假使他是一個紳士，努力去得着養老金，或領乾薪的職分來代替掃除街道，那麼沒有人會非難他的，因為假使歸尾結果，只有兩條路——一條是大部分賴社會的開消而生活，一條是大部分社會賴他的開消而生活——的時候，要他一身承受兩災害中的最大的，那是愚蠢不過的事情。

那麼我們不可以偏見來輕蔑西耳拉的游民，要爽快地承認我們的目的，——簡單地說起來，就是想要做有資產的紳士的目的，——和他們的是十分相同的，我們的地位和方法的差異，不過是偶然的罷了。無惡意地，親切地，坦白地把他

們殺了一二個，說不定那是聰明辦法；世上有些兩腳獸，就和有些兩腳獸一樣，把牠們用鎖鎖起來，用口套套起來，那是極危險的，因為爲着要守管這些二腳獸，而花費了他人的一生，那未免太可惜了。但是因社會已沒有勇氣把他們殺了，於是當這些傢伙在社會裏發生出來時，便單單把苛責的，和屈辱的，迷信的，贖罪的儀式，加在他們身上，然後把帶着犯罪的高尙的資格的他們放走了；同樣地是好的辦法，把他們自由地放入西耳拉山中，置之一個在發火的時候便要把他們殺了的首領手中去。在許多人的中間，坐在由採石場搬來的正方形的石上的首領，是一個身長而健的男子，生着威武的和鸚鵡一般的鼻子，有光澤的黑頭髮，尖尖的鬚子，向上的口髭和裝着一種糜非時特式的（註一）還算魁偉的神氣；恐怕是因

（註一）糜非時特式的（Medpistophelian），意即惡魔式的，出典於哥德著之浮士德及 Marlowe 著之

爲這個地方不弱皮卡底利（註一）能許人闊步橫行，也許因爲這個人有某種傷感的情感的緣故罷，以致他有一種優雅之處，惟其是有這優雅之處，纔能看出有一種悠然的畫樣的地方，他的眼睛和嘴巴，全沒一點無賴漢的樣子；他有一種美妙的聲音和機智；他在這些同伴中，是否他真的是最強的他，他是看得見的。他一定是最有好食，最有好著，最有訓練的人。雖然此處是西班牙，但他仍說着英國話，而不覺感有點異樣，除了一個定會被人猜出爲因酒弄壞了身子的鬪牛師，和一個不容誤會的法國人外，他們都是倫敦本地老，或美國老。因此雖然是在穿斗篷帶闊邊氈帽的西班牙國境裏，他們仍然都穿着襪襖的大衣，圍着羊毛圍巾，帶着堅硬的半圓形的帽子和污穢的茶色的手套，只有十分少數的人，模倣着首領的裝束，在闊邊氈帽的邊帶去插了一枝雞毛，寬大的斗篷，垂到高及膝頭的靴子，竭力

（註一）皮卡底利（Liccadilly）倫敦的街名。此處是指 Mephistopheles 那麼的惡魔引人易入魔道的

繁華的遊樂的街。

想裝成非英國化。沒有一個人是武裝的，沒有手套的人，便把雙手插入衫袋裏去，那是因為他們有一種夜來了把手露出冷空氣裏，那是危險的國民信仰的緣故。（實則那天氣是如曉事的人所望的一樣溫暖）除了酒徒鬪牛師以外，其中年紀達上三十三歲的，只有一個，他是一個細小的人，生着紅赤色的頰鬚，無神氣的眼睛，和一種好像陷入窘境的小商人的掛慮的神氣，只有他是帶着可看見的高帽子。那帽子帶着六便士的舊帽子改做的特許的濕的光澤，在落日下輝映着，想要把牠變好來，反而不斷地比以前更壞起來了。他有一條領帶和假象牙的袖口；他的茶色的拆斯脫飛德（註一）式的反領天鵝絨的大衣，還能在人面前穿着，他在這許多同伴之中，算是出類拔羣的可敬的人物，而且定是四十歲以上，也許過了五十歲的人了。他是站在首領右手邊的重要角色，在反對方面，結着赤色頸帶的三個人站在首領左手邊，三人中有一個是法國人，其餘兩人都是英國人，一個

（註一）即是由十九世紀拆斯脫飛德（Chesterfield）伯爵第五而名的天鵝絨反領的大衣。

是好議論的，嚴肅的，頑固的人，一個是好吵好鬧的頑皮傢伙。

（首領姿勢優美地，把圍巾投轉過他的左肩去，站起了對他們演說。那種拍掌歡迎他的情形，就可以表現他是一個受人愛好的演說家。）

首領 朋友們，和強盜夥計們，在這會上，我有一種提議，我們現在已經費了三晚，在討論『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民主主義者，那一個是最有個人的勇氣』的問題。我們已把無政府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主張，纖毫無遺地研究過了。無政府主義的主張，雖然是已由我們一位無政府主義者充分說明了，但是無政府主義是什麼，他是不曉得的。（聽者大笑）

無政府主義者（站起來）我有一點關於議事規程的質問，敏多遮——
敏（嚴勵地）不行，不行！因為上回您的質問，已花費了半點鐘，而且無政府主義者，是
不管秩序的。

無政府主義者（溫和地，有禮貌地，但是堅持不屈地，因為他就是有假象牙領帶和袖

口的風采，雍然可敬的年長者。）那是大錯特錯了，我能夠證明——

敏 秩序，秩序！

別的許多人（嚷着）秩序，秩序。坐下。主席，肅靜。

（無政府主義者，被制止了。）

敏 反之在我們裏頭有三位社會民主主義者，但他們不和合，他們提出了三種相異的，不相容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見。

三個繫赤頸帶的人：第一個，主席先生，您錯了，個人來說明罷。第二個，說謊，我沒有這樣說過，公平些，敏多遮。第三個，Je demande la parole. C'est absolement faux.

C'est faux! faux!! faux!!! Assas-s-s-s-sin!!!! (我要求發言權，那完全是說謊，那是說謊說謊說謊！)

敏 秩序，秩序。

別的許多人 秩序，秩序，秩序！主席！

（社會民主主義者，被制止了。）

敏 現在我們把一切意見都容納起來，但是，歸尾總結，同志們，我們大多數已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也不是無政府主義者，我們不過是紳士們，是基督教徒。

大多數人（嚷着贊成）聽，聽！是的，不錯。

好吵好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苦於被制止的樣子）您不是基督教徒，您是猶太人啊，您——

敏（做出壓倒對方的堂堂皇皇的態度）我的朋友，我不是在此例的。我幸而爲猶太人，那倒是實在的，當猶太民族主義者們須要一個指揮者，召集我們的種族，在有歷史的地方巴力斯坦時，我敏多遮一定是一個不落後的投效者，（同情地拍掌——不錯，不錯。）但我不是一個迷信的奴隸。我已背熟了一切信條，就是社會主義的也背熟了；在某種意味上說，一做了社會主義者，便永久是一個社會主義者。

社會民主主義者 不錯，不錯！

「敏 但我們是很曉得的，一個普通人——就說是普通強盜罷，因為那不能稱爲普通人。

——不是一個哲學家，有常識他就夠了。那麼我們來這塊，被摩爾（註一）人選爲在西班牙中風景最好的西耳拉內華達山的地方做什麼呢？是不是來討論深奧的經濟學的許多問題？不是的，是爲着襲擊汽車獲得更爲公平的富之分配而來的。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要曉得，一切都由勞動所生的啊。

「敏 （和藹地）那是無疑的，一切都由勞動所生，而且那些都將被足以污明媚的地中

海沿岸（註二）的罪惡淵藪（註三）裏的富有的浪子花用光了。我們截取那種富，我們收回給生產那富的，而且最需要那富的階級——勞動者階級裏去。我們犧牲我們的生命和自由，實行着勇敢的，忍耐的，慎重的，禁慾的——尤其是禁慾的美德來

（註一）摩爾人（Moor）是橫汗默德的一派人。由阿非利加攻入西班牙，佔據Granada者。

（註二）指 Riviera（自地中海至 Maritime，Alp 及 Apennines 一帶沿岸之地。

（註三）指 Monaco（賭博之地）。

努力於此，我自己除食了三日的刺梨和燒兔外，一點都沒有入口。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頑強地）我們都如此啊。

敏（發怒）難道我已食過了我所應當有的？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被感動）爲什麼您應當有食？

無政府主義者 爲什麼他不應當有食？照他的必要而取入，照他的資產而捨出。

法國人（向無政府主義者揮動拳頭）Fumiste！（壞蛋）

敏（仲裁外交事件的樣子）您們兩人都對。

爽直的英國山賊 對啊！對啊！真好啊，敏多遮。

敏 我要說的就是，互相把同志當作紳士，單單當我們開戰的時候，纔努力放出非凡的勇氣來。

好吵好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譏嘲的樣子）沙氏比亞啊。

（呼嘯聲由在山丘上的牧山羊者發出來，他跳上去興奮地指着馬路的北面

的前方。)

牧山羊者 汽車！汽車！(他衝下山來和他們一起，他們都站起來了。)

敏 (用響亮的調子) 武裝起來！誰有槍的？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交一枝來福槍給敏多遮) 槍，拿去。

敏 已經把釘子散在路上去了嗎？

好吵好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已經散了兩盎司了。

敏 很好，(向法國人) 和我一起來去，丟哇爾假使釘子沒有效力，便開槍把他們的車輪打穿了罷。(他把槍給他上山丘的丟哇爾，他拿出一付雙眼鏡，其餘的人都急急走過馬路，向着北方去，消滅了。)

敏 (在山丘上用他的雙眼鏡) 只有兩個人，一個資本家和他的車夫，他們似乎是英國人。

丟 Anglischel Ash yeso. Coehonsl (英國人啊，是的。畜生！(舉起槍) 要開槍嗎，開

槍罷？

敏 無須，釘子已發生效力。他們的車輪已破。他們停止了。

丟 （對其餘的人呼嘯着）去捉了來啊。

敏 （對他的興奮惱怒起來）靜些啊，丟哇爾，靜些啊！他們鎮靜地拉了來哩，我們下去接他們罷。

（敏多遮走下山丘，經過火堆後，向前去，且涅和斯脫來卡而帶着他們的乘車用遮塵眼鏡，穿着皮大衣，頂着夜帽子，由路上被那班山賊引上來。）

旦 這位先生，就是您們所說的您的頭目嗎？他說英國話嗎？

好吵好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自然他會的，您以為我們英國人能讓我們自己統制在可憎的西班牙鬼頭目之下嗎？

敏 （威嚴得神氣十足）許我介紹我自己罷，敏多遮，西耳拉團團長！（裝着自以為豪的樣子）我是一個山賊，我靠搶富人生活着。

旦（敏捷地）我是一個紳士，我靠搶窮人生活着，握手罷。

英國人社會民主主義者 不錯啊，不錯啊。

（大家都笑起來，很快活的樣子，旦湮和敏多遮握手，山賊們退回他們的原位。）

斯 喂！我走進什麼地方來呢？

旦（介紹他）這位是我的朋友，是我的車夫。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疑慮地）到底是那一個，朋友呢，車夫呢？要曉得那是有天淵之別啊。

敏（要解釋的樣子）要是朋友的話，便要買路錢；要是一個以車夫爲業的人，那麼不

要買路錢好了。假如他不以爲鄙薄的話，便把他的主人的買路錢取些少去罷。

斯 我想那是獎勵我再來此地啊。好的，讓我考慮考慮罷。

丟（毫不顧慮，衝過斯脫來卡而那邊）我的同志啊！（狂喜，抱着斯，吻斯的雙頰。）

斯（討厭的樣子）喂，走開去。不要令人討厭，請問您是誰？

丟 哇爾社會民主主義者。

斯 啊，您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者？

無政府主義者 他是說他自己被議會裏的欺詐鬼和有產階級所賣了。妥協啊！那就是他的信仰。

丟 （大怒）我曉得他說什麼。他說有產階級，他說妥協。Jamais de la vie! Miserable menteur ——（我敢說，我沒妥協，那個可憐的說謊鬼。）

斯 看罷，敏多遮團長，爲什麼您能常許他說那些話呢？我們在這山中得着遠足的快乐嗎？或者我們來出席社會主義者的會嗎？

大部分人 不錯，不錯！靜靜，停止說話，坐下。（社會民主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都向後退。

斯脫來卡而滿足地看見這種情形後，在敏多遮的左手邊坐着，且涅在敏的右邊。）

敏 您們要什麼吃吃嗎？燒兔和刺梨——

且 謝謝，我們已經用過飯了。

|敏 (對他的手腳下人) 諸位紳士們, 今天的事情完結了, 隨意去罷, 明天早上回來。

山賊們亂忙忙地分做幾組散去了, 有些走進洞裏去; 有些露天坐着, 睡着; 少數人取出一包紙牌向着馬路走去, 因現在是星光之夜了, 他們曉得汽車有燈子, 可以照着他們玩紙牌。

|斯 (叫他們) 您們不要去玩車子, 好嗎?

|敏 不要擔心, 車夫先生, 第一部車子, 我們得來的, 便把我們懲戒了。

|斯 (發生興趣的樣子) 做什麼?

|敏 牠把我們三個不曉得停車的勇敢同志, 帶到格拉那達去, 在警察面前傾覆了。所以以後要是沒有車夫的話, 沒有一個人敢動動車子的, 我們安心談話罷?

|且 那是定然的。

(且涅, 敏多遮和斯脫來卡而坐在近大堆的草坪上, 坐在四方形的石塊上, 雖然敏多遮的特權, 但這回他疑慮着他做團長的威嚴, 和二個客人同樣坐在地面

上，不過靠着那石塊罷了。）

敏 把事務延到明早辦，是西班牙的習慣。實在，您到的時候已經過了辦公時間了，但是假使您願把買路錢問題，眼前解決，那我也樂於從事的。

旦 就是明早也可以，我是富有得夠出不過分要求的錢的。

敏 （被這自承感動了，尊敬的樣子。）您是一個非凡的人，先生，我們的人客常是把他們自己說窮得怪可憐的。

旦 那裏有這種話！窮得怪可憐人，便沒有汽車了。

敏 我們也就這樣對他們說啊。

旦 好好的待遇我們，我們不會不報答的。

斯 要曉得，什麼刺梨和燒兔是不行的啊，您自然有更好的東西的。

敏 有現錢就可以得着葡萄酒，小山羊肉，牛乳，乳酪和麵包。

斯 （歡悅地）啊，您現在說出來了。

且 請問您們都是社會主義者嗎？

敏 (否認這個有侮辱性的誤解) 啊，不，不，一點沒有那種氣味，關於現在富的分配的不公，我們自然抱着近代的觀念，不然，我們會失了我們的自尊的，除了兩三個好事鬼外，沒有些須能令您起反感的。

且 我是沒意思，把那事想得有什麼不好處，老實說，我自己就有多少社會主義氣味的人。

斯 (冷淡地) 富人多是這樣。

敏 十分對，我承認牠已傳到我們這裏來了，那是這世紀的流行空氣。

斯 社會主義一流入您們中間來了，一定是多少變好起來的。

敏 那是實在的，先生。哲學家和高尚的人所領導的運動，從沒有成爲實際的政治勢力的。因爲這些人太少了，一種運動不能流佈及強盜之間去，政治上的多數決不有望的。

但是，您們山賊比普通市民是不高尙得幾多呢？

先生，我老實對您說罷，山賊勾當是變態的。變態的職業吸引兩種階級：一種是不足過普通中產階級生活的，一種是太過足的。我們都是滓渣和泡沫啊，先生；滓渣是十分污穢的，但泡沫是十分綺麗的。

斯 當心！不要給滓渣聽見了。

敏 那不要緊的，每個山賊都以爲自己是泡沫，同時喜歡別人叫他滓渣。

旦 啊！您是一個才子，（敏多遮點頭行禮表謝意）我可以問一個唐突無禮的問題嗎？

敏 隨您歡喜，不要顧慮。

旦 像您那種有才的人，食着燒兔和刺梨，來管束這般人，不是不合算嗎？我曾看過許多人既沒有那樣天才，又沒有那樣高尙，反而在沙維愛（註一）旅館吃鵝鳥肝和香濱酒。

（註一）沙維愛（Savoy）旅館是在倫敦，面着 Thames Embankment 盛大宴會多在那裏開。

敏 說那裏話！他們都會有吃燒兔的份兒，就和我也會有在沙維愛旅館的份兒一樣。真的我已經在那裏過了——做一個堂倌。

旦 一個堂倌！您真驚我！

敏 （回想的樣子）是的，我，西耳拉山中的敏多遮，是從前的堂倌。因此，那恐怕就是我所以為世界主義者的原因罷。（忽然緊張的）我把我的身世，生活告訴您好嗎？

斯 （擔心地）要是那不是太長的話——

旦 （打斷他的話）喂，您是一個俗物。啊，亨利，您沒有浪漫史，（對敏多遮）您十分令我發生興趣，團長。不要管亨利，他會去睡覺的。

敏 我愛的女子——

斯 啊，那是愛的故事，是不是好的，講下去罷，我只怕您要講您自己。

敏 我自己！為她的緣故，我已把我的一生糟踏了。那就是我為什麼在這裏的原因；那是不要緊的，因為我為着她，不惜絕世。我敢擔保地說她有我看過中最好看的頭髮；

她有幽默，她有智慧；她的燒菜工夫十分好；她的感情緊張的性質，使她心神不定，難於捉摸，既善變，又反覆，又殘忍，一言了之，便是盡惑得令人爲之消魂無所適從。

斯 好像值六先令的小說中的女人哩，除了善燒菜一處外，她的名是格雷蒂司，勃蘭台善涅特夫人，是不是？

敏 不是啊，先生，他不是一個伯爵的女兒啊。影印板複製的照片，使我十分熟悉英國貴族們的女兒的相貌了；正直地說起來，爲着她的一笑，就是賣掉田地，體面，職業，衣服，銜頭和一切我亦不惜的。然而她是一個平民，一個工人的女兒，否則——照您的樣子唐突無禮地說起來，——我會看不起她的。

旦 十分適當，那麼她接受您的愛嗎？

敏 假使她接受了，那我會在此地嗎？她是反對嫁給猶太人的。

旦 是不是由宗教上的立場？

敏 不，因爲她是一個無宗教者，她說每一個猶太人在心裏都以爲英國人在他們的習

慣上都是不潔的。

（驚異地）不潔！

敏 旦 那可以顯出她對於世情有充分的智識；因為那是十分確切不錯的真理。我們的複

雜的衛生規則，使我們過分地輕蔑他國民。

旦 您有聽見過嗎，亨利？

斯 我聽過我的妹妹這樣說，她是在猶太人家裏做過一次廚子的。

敏 我不能否認牠，我也不能消滅在她腦裏所受的印象，別的不滿，我倒可以避免；但是

沒有女人是可以容忍人家疑她自己身子不潔的。我屢次請求，終歸無效，因為他常常嚴厲地答覆道，她不配匹配給我，並且勸我娶一個我所討厭的名叫雷貝卡，拉遮

拉斯的，我所深惡痛恨的酒巴間的女子。我說我要自殺，她便給我一包毒甲蟲的毒

藥。我暗示着我要殺人，她便發歇斯的里亞了。於是我和現在一樣的活着，遠走美國，

俾使她好好地睡覺，不致夢見我偷偷地上樓梯去切斷她的喉頭。在美國我去西部，

便和一個爲着攔劫大車，而被警察搜索中的男子認識了；有那種要在南歐攔劫汽車的打算的便是他。那對於失望的自暴自棄的人，是一種無任歡迎的打算，他辛苦地給我介紹了許多營這種事業的資本家，我們成立一個新特嘉，現在的企業就是這種結果。因爲在腦筋上想像力上，猶太人常常是做首領的，所以我便做了首領了；但是我雖有種族之誇耀，我能願去我一切所有，來做一個英國人。我是好像小孩子一樣，我把她的名刻在樹上，把她的縮寫名刻在草坪上，我在孤獨無人的時候，便橫臥着搔着我的頭髮，狂呼露易遮——

斯 (嚇了一跳) 露易遮!

那是她的名——露易遮——露易遮，斯脫來卡而。

斯脫來卡而。

斯 (發怒地用膝頭匍匐着) 喂，露易遮是我的妹妹啊，曉得嗎？把我妹妹這樣地亂談着，是什麼意思？她已和您做什麼？

敏 一個戲劇的巧合！您是恩利，她愛好的哥哥！

斯 您叫着恩利？爲什麼您要把我的名和妹妹的名亂叫一場？我要把您的蠢頭顱鑽兩針哩。

敏 （悠然自在地）假使我讓您那樣做，您肯允許我後來把牠在她面前誇耀誇耀嗎？那她會想着她的敏多遮的，我所望者只此而已。

旦 這是十分真心真意的，亨利，您應當尊重牠啊。

斯 （狂暴地）因爲膽小。

敏 （跳起來）膽小！少年人，我是出自有名的拳師家裏的，您的妹妹很知道的，您和我碰，就和小兒車碰您的汽車一般的吃虧。

斯 （提心吊膽地，但裝着不怕一切好鬪的樣子，站了起來。）我是不怕您的，您只是您的露易遮！露易遮地叫着斯脫來卡而小姐就夠您叫了。

敏 我願您能夠勸她這樣想法。

斯 (被激怒) 喂——

旦 (很快的立起來調停的樣子) 哦，亨利即使您能和這團長打，亦不能和西耳拉團的全部打啊。坐下，和和氣氣罷，一個貓公可以不怕皇帝，就是一個山賊的首領，也可以瞞瞞您的妹妹啊。一切的家族驕傲，已經是過時貨了。

斯 (被降服了，但是還咆哮着。) 就讓他瞞瞞她，但是他怎樣解說我的妹妹會睬過他呢？(勉強地再坐在草坪上) 聽他說起來好像我的妹妹，是和他有交情的樣子。(他把背向着他們二人，把自己安靜起來，要睡的樣子。)

敏 (現在其他的人都睡着了，在山中的靜寂的星月夜裏，他覺得實際只有一個有同情心的聽者，和他在一塊兒，所以他的態度十分溫馴地。) 她就是這樣啊，先生，她的知識進到二十世紀去了。但是她的社會上的偏見和同族愛慕，便開倒車開回黑暗時代去了，唉，沙士比亞的話真適合我們機微的情感啊！

我愛露易遮 (註一)

合併四萬同胞愛的量；

也還比我的差，

及其他等等，其餘的我忘記了，叫牠爲發狂假使您願，——惑溺也好，我是一個有能幹的人，一個強有力的人，有十年的光景，我就可以有一間頭等的旅館了，我那時就會和她會面了；而且——您看——我是一個山賊，一個流浪者啊。就是沙氏比亞也不能正確地描寫出我對於露易遮的情感，我自己曾寫些詩，關於她的，我念幾行給您聽罷，也許是沒有多大的文學價值，但是牠們表現出我的情感，比其他什麼生硬的口吻，好得多了。（他取出一束亂塗的旅館賬單，跪在火邊在辨認字跡，用棍子把火弄光來。）

且（唐突無禮地推他的肩頭）把牠們燒了罷，首領。

敏（嚇了一驚）嘎？

（註一）此節是由沙氏比亞之劇韓雷特中引出的，不過已把“Ophelia”改爲“Louisa”。

且 狂戀着一件事，而把您的偉業犧牲了。

敏 那我也知道的。

且 不，您不知道的，假使一個人真的知道他是在做什麼，無論誰決不犯這種罪惡的。您如何能夠在環望着這莊嚴的山丘，仰視着這崇高的天空，呼吸着這氣味雋永的空氣，然後在不弄斯貝利（註一）二樓上，像筆耕之士一般談論着呢？

敏 （搖頭）假使新奇一變爲不新奇，西耳拉不見得比不弄斯貝利好啊。而且這些山令您夢想着女人——那種有綺麗頭髮的女人。

且 簡而言之，這些山不但不能令我夢想到露易遮，就是女人，我也不致思憶的，我不是爲戀愛所羈絆的。

敏 還沒到明天，您不要誇口啊，先生，此處是做夢的奇境啊。

（註一）不弄斯貝利二樓（A Second floor in Bloomsbury）。不弄斯貝利是有英國博物院的，倫敦之一部份的地方，其地僻靜。「二樓者」意指出入不便房租便宜窮士所住的地方。

|旦 好的，我們看罷，夜安。（他眠下去，使他自己安靜地睡下去。）

（敏多遮一聲長嘆，跟他的樣子，西耳拉有剎那間的平靜，但不一刻敏多遮忽坐起來，請求地對旦湮說——）

|敏 您還沒有睡下去的時候，讓我念幾行詩給您聽，我很歡喜您的批評。

|旦 （困倦欲睡）念罷，我聽就是了。

|敏 我初次見您是在降靈節週。

露易遮，露易遮——

|旦 （把自己鼓舞起來）我的親愛的首領啊，露易遮是一個十分美好的名字；但是無論如何，是不叶『降靈節週』的韻。

|敏 當然，是不叶韻的，『露易遮』不是叶韻，是疊句哩。

|旦 （平靜下去）嘎，疊句嗎，對不住，念下去罷。

|敏 也許剛纔的不引起您的視聽罷，我想現在的您將更喜歡的。（他用豐軟柔潤的調

子慢慢地哦吟起來。

露易遮啊，我愛您。

我愛您，露易遮啊。

露易遮，露易遮，露易遮啊，我愛您。

一個名字，一個文句，做成了我的音樂，露易遮啊。

露易遮，露易遮，露易遮啊，我愛您。

敏多遮，您的愛人。

您的愛人，敏多遮。

敏多遮爲着尊崇露易遮而生着。

敏多遮所望於世者只此而已。

露易遮，露易遮啊，敏多遮尊崇您。

（被感動）這種名字產生出這種美麗的詩，那是當然的，露易遮真是好名字，

是不是？

（完全睡着了，只有微弱的呻吟聲答着。）

且 敏
啊，假使您，露易遮啊，

是敏多遮的妻子，

就成敏多遮的露易遮；露易遮，敏多遮！

露易遮的敏多遮的一生是何等的幸福啊！

渴望露易遮的戀的痛苦是何等的減除了啊！

那是真正的詩——衷心所出——衷心的衷心所出，您以為會感動她嗎？

（沒有回答）

（無法只有任他睡）也睡了，世人的詩都是地下糟粕，惟有我的是天上音樂，

我這樣坦白真是蠢鬼！他喃喃的念着『露易遮啊，我愛您；我愛您，露易遮；露易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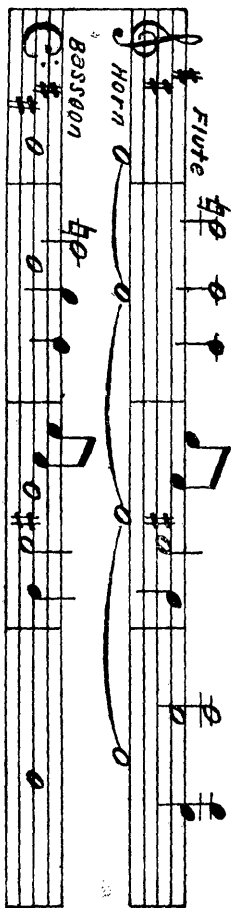
露易遮，露易遮，我——』睡下去了。）

斯脫來卡而發着鼾聲；翻轉側去又復睡了。西耳拉山布滿着靜寂，黑夜更深，火堆已成死灰不復再燃，山峯黑不可見頂着多星的天空。但是現在星光發闇而消滅了；天空好像從宇宙裏偷偷的逃開去，沒有些須東西代替西耳拉山；遍在皆無，沒有天空，沒有山峯，沒有光，沒有聲，既沒時間，也沒有空間，一切皆空。於是在什麼地方起了一道青白光，和這青白光一起響着一種低弱的嗡嗡作響的，好像彈不斷的音調，相同的魔鬼低音梵阿鈴聲音，立即一對魔鬼梵阿鈴乘這個低聲而起。



同時在青白光中，隱掩一個男子，雖然是可以看得見的，但是無形，實在不可思議的，便是坐在一點沒有什麼的上而。音樂在他傍邊掠過的時候，他點點頭，然後他深深一嘆，十分垂頭喪氣的；挫氣的，在絕望之中緩和旋律的梵阿鈴，最後被從神祕

的吹奏的樂器中，(註一)發出來咽泣聲所消滅了，這個音——



那是十分古怪的，誰聽見的可以曉得那是莫差特曲，(註二)由此暗示和那青白光中，閃爍着堇色光的幫助，顯出那男子的衣裳是十五六世紀的西班牙貴族的風度。當然這是修玄；但是由什麼爲什麼怎樣而來的？而且現在雖是被帽邊所掩飾

(註一)指譜中的 Flute Horn, Bassoon。

(註二)莫差特 (Mozart, 1756-1791) 澳大利作曲家，他的傑作有：“Marriage of Figaro.” “Don Giovanni” (即修玄) 及 “Magic Flute” 等。

了，只要略一擡頭，就可以看出他是奇怪地有旦涅的面影的，他比旦涅有更鐵面無私一樣的美好的面孔，顏色更爲蒼白，而且更冷靜，沒有旦涅的性急的輕信和熱情，而且一點沒有他的時下的富豪，所有的專橫的蠻野氣質，但是和旦涅仍然有些相像，也幾乎可說是同一人，他的名字也是修玄，旦諾利奧，即是約翰旦涅，由二十世紀從西耳拉山，我們到了地上的什麼地方——或者地外的別的什麼地方——來呢？

（空虛中射出一條光線來，這次的不是堇色了，是不快的燻黃色，同時魔鬼的豎笛的囁囁，以這樣的曲譜奏出，無限悲哀的調子。）



（這有黃色的青白光忽然移動，一個變背的無齒的老嫗，在空虛中躑躅着，她穿着人家可以想像得出的，什麼宗派的制服的，粗糙的棕色僧衣。好像黃蜂匆匆忙

忙地飛着，還沒有偶然遇見牠所尋求的同伴時，一樣無望地躑躅着。可憐的老嫗帶着安心的啜泣，忽然看見這男人的身子，用枯啞的不愉快的聲音，對他說話，但是那種聲，仍然能夠表現出驕誇和決意的調子。）

老婦 恕我；但是我這樣的孤獨，而且這塊地方是這樣的可怕。

佟玄 新來的？

老婦 是的，我想我是今朝死的，我已懺悔了；我也行過終油禮；我在牀上，家人環繞着我，我的眼睛死釘在十字架上。於是眼睛黑了，但當光到回眼中去時，這個光走起路來，是看不見一點東西的，我在這可怕的孤獨之中，已躑躅了數點鐘了。

佟玄 （嘆氣）唉！您還沒有失掉時間的感覺呢。一在不滅的世界裏，人便立即失掉那種感覺的。

老婦 我們在什麼地方呢？

佟玄 在地獄裏。

老婦 (傲然) 地獄! 我在地獄裏! 您爲什麼敢這樣無禮說這種話?

佟玄 (泰然自若) 爲什麼不敢, 夫人?

老婦 您不知道您是在對誰說話哩。我是一位貴婦人, 是一個教會的信女。

佟玄 也許是罷。

老婦 那麼我爲什麼能在地獄裏呢? 或者是滌罪所罷, 因爲我不是一個完人, 世界上有誰是完人的? 但是地獄裏! 您是在說謊。

佟玄 是地獄裏, 夫人, 我敢說; 是地獄裏最上等的地方。也是最寂寞不過的地方。——雖然您是要選有同伴的地方纔好。

老婦 但是我已誠心誠意的悔恨過了; 我也已經懺悔過了。——

佟玄 懺悔的程度如何?

老婦 連不是真的犯罪也懺悔了, 我喜歡懺悔哩。

佟玄 唉, 那也許和懺悔得太少的一樣壞罷。無論如何, 夫人或者是錯看了, 或者是故意

的，您和我一樣，一定墜入地獄裏來了，現在除了努力利用牠外，沒有別的法子。

老婦（憤然）啊！那麼我應當更學壞些！我一切良好行為都是白做！那是不公平的。

修玄 不，您已充分而清楚地被主意過了。對於您的惡行以代人賠償而完了事，已實用了沒有公正裁判的慈悲。對於您的善行有無慈悲的公正裁判，我們這處善人很多哩。

老婦 您從前也是一個善人嗎？

修玄 我從前是一個殺人者。

老婦 一個殺人者啊，爲什麼他們敢遣我與殺人者爲伍！我沒有壞到那樣地步，我是一個善婦人，那時有些錯誤了，我能夠在何處弄對來呢？

修玄 我不曉得在這裏錯誤可否改正，就是他們做了一個錯誤，大約他們也不承認的。

老婦 但是我可以問誰呢？

修玄 我呢就要問惡魔，他曉得此處的事體，比我多多哩。

老婦 惡魔！我對惡魔說話！

修玄 在地獄裏，夫人，惡魔是交際社會的頭腦呢。

老婦 我告訴您罷，您這個壞蛋，我曉得我不是在地獄裏的。

修玄 您怎樣曉得？

老婦 因為我不感覺痛苦。

修玄 啊，那麼是沒有錯誤了，因為您是故意地被墜入地獄裏來的。

老婦 爲什麼您說那種話？

修玄 因為地獄，夫人，是爲着惡人而設的地方，在裏頭惡人是極愉快的，爲他們的緣故，纔有地獄的。您告訴我說您不感痛苦，所以我知道您是其中之一人，地獄爲着而存在。

老婦 您也不感着痛苦嗎？

修玄 我不是惡人之一啊，夫人；所以牠厭我，厭我厭得不能形容，不能相信。

老婦 不是惡人之一！您說過您是一個殺人者。

修玄 不過在決鬪時罷了，我用劍穿一個老人，那個老人是想要用劍穿我的。

老婦 假使您是一個紳士，那麼那不是殺人。

修玄 這位老人稱那為殺人，因為他說他是保護他女兒的名譽，他以為我呆蠢地戀着她，他告訴她這樣，她叫起來了；於是他罵我後，他要殺我。（註一）

老婦 您也和一切人一樣，都是放蕩者，殺人者，都是那樣這樣。

修玄 但是我們在此處相會哩，親愛的夫人。

老婦 聽我說，我的父親就是被像您這種人殺了，就是在這樣的決鬪時，就是為這樣的原因。我叫起來，那是我的義務，我的父親斬我的加害者，因為他的名譽須要如此，他倒下去了。那是名譽的報酬，我現在您告訴說是在地獄裏，那去義務的報酬。這樣看

（註一）這故事大略是這修玄出自西班牙塞維爾地方之名門。他引誘一個高貴者的女兒。她的父親和他決鬪，致死。以後他把死者的石像請來赴他的宴會。石像迫他跟他走，帶入地獄的最深層裏去。

起來，天國裏有什麼公正嗎？

修玄 沒有，但是在地獄裏是有公正的，天國是管不到這種無謂的人類的私事。在地獄裏您是被歡迎的，夫人，地獄是名譽，義務，公正及其他七種可怕的美德（註一）的故鄉，地上的惡事都是在這種名義下而犯着，得那報酬不是在地獄裏還有在什麼別的地方呢？我不是說過真的入地獄者，是那種在地獄裏有快樂的人嗎？

老婦 那麼您在這裏快樂嗎？

修玄 （雙腳跳起來）沒有，那就是我墜入五里霧中的謎，我爲什麼在這裏？是否定一切義務的，把名譽在腳下蹂躪的，譏嘲公正的我！

老婦 啊，我做甚管您爲什在此呢？『我』爲什麼在此爲着婦人的美德和習俗而犧牲的我！

（註一）七種美德普通分爲 natural virtues 和 theological virtues. 前者是公正，慎重，節慾和堅忍，後者是忠實，願望和仁慈。

修玄 容忍點，貴婦人，您在這裏會十分快樂和安適的，詩人說過（註一）『地獄好像塞

維爾城市。』

老婦 快樂，這裏我如無物的這裏！我如不被見的這裏！

修玄 完全不是，您是一個貴婦人，凡貴婦人所在的地方，就是在地獄的地方，不要驚奇，不要害怕，此處您會有貴婦人所望的一切東西，那東西包括着惡魔，他會侍候您，會爲尊重他們的服務起見，而把您看做重要的偉人——那是侍僕中最好的侍僕。

老婦 我的侍僕，將是惡魔！

修玄 難道您有過那種不是惡魔的侍僕嗎？

老婦 從來沒有，他們都是惡魔，十足的惡魔，他們都是。但是那不過是說話的模樣罷了，我想您以爲我此處的侍僕，一定都是真的惡魔罷。

修玄 正如您不是真的貴婦人一樣，此處沒有真的惡魔，這裏絕沒有真的東西，那就是

（註一）雪萊詩：『地獄好像倫敦城』（Hell is a city much like London）。

地獄的可怕處。

老婦 啊，這完全是癡狂，這比被火燒被蟲蛀還壞哩。

修玄 對於您也許有安慰罷，例如，當您從一時的世界移到永久的世界的時，您幾歲呢？

老婦 不要講起我幾歲罷，——宛如當我是一個過去之物罷，我是七十七歲呢。

修玄 那可以說是及時了，夫人，但是在地獄裏老年紀是不被容赦的，那是太真實了。這裏我們崇拜愛與美，因為我們的靈魂完全被定罪了，所以我們培養我們的心，像您這種七十七歲的老貴婦人，在地獄裏一定不會得着一個相識的。

老婦 那麼怎樣能補救我的年紀呢？

修玄 您忘記了您已把您的年紀留在一時的世界裏呢，您已不是七十七歲，也不是七歲或者十七歲，或者二十七歲啊。

老婦 胡說！

修玄 試想想，夫人，就是當您活在地上時，這也是不確實的嗎？當您七十歲時，在您的皺

皮白毛之下，難道您真的老過當您三十歲的時候嗎？

老婦 不，年青過，在三十歲的時候。我是一個蠢鬼，但是貌老心不老，有什麼用處呢？

修玄 您看，夫人，外貌不過是幻影，正如鈍重的舊頭腦的十七歲的蠢少女們皮膚雖滑潤，也不曉得她們的年紀一樣，不是您的皺皮也欺騙着您的年紀嗎？但是在這裏我們是沒有身體的，我們所以能互相看見有身體者，不過因為當我們活着時那學得來的互相想像着罷了。現在我們不曉得其他的想法，所以仍然那樣地想像着，但是在我們所選擇的年紀上，我們是互想可見的，您只要想過去的容顏回來，那容顏就會回來的。

老婦 那未必實在。

修玄 試試看。

老婦 十七歲！

修玄 等一等，在您決定以前，我不如告訴您罷，這種事情不過是一種流行，有時我們是

有熱望十七歲的事的，但那不是永續的。就是現在罷，流行的年紀是四十——或者說是三十七；但是有變化的形狀了，假使您在二十七歲時，無論如何，是好看的，那麼您就試試那個造一個新的流行。

老婦 您說的一句話我都不相信；但是，就二十七歲罷。（忽然間！老婦人變為年青的了，而且美麗得呆滯的黃色暈忽然光輝起來，會令人誤會她就是安·希特菲德。）

修玄 烏羅，安娜夫人！

安 什麼？您識我！

修玄 那麼您忘記了我！

安 我不能看見您的面孔（她舉起她的帽子）修玄，且諾梨阿！怪物啊！您殺我父親的！就是在這裏您也跟我。

修玄 我不是跟您，讓我走開去罷。（要走的樣子）

安 （攔住他的手臂）您不要讓我孤獨地留在這裏啊。

修玄 要是我留在此地，不是被當作跟您的話。

安 （放他）您很能想像出我是怎樣的，能容忍您的顯現啊，我的親愛親愛的父親啊！

修玄 您要看他嗎？

安 我父親在這裏！

修玄 不是，他是在天國裏。

安 我曉得的，我的高貴的父親啊！他現在是在上邊看我們哩，他看見他的女兒在這塊地方，并和他的殺人犯交談着時，要怎樣的感覺啊！

修玄 喂，倘使我們要會他——

安 我們怎樣能會他？他是在天國哩。

修玄 他常常想要會見我們，而下此處來呢。他厭倦天國，所以讓我警告您，您會見他時，假如您對他說我是殺他的人，他就會大發雷霆之怒的。他仍然相信他是比我好得多的一個劍手，而且他相信若不是他的脚一滑，他定會把我殺了的。當然他說的話

是不错的，我不是一个好剑手，对于这点我从没争论过，所以我们是很好的朋友哩。

安 军人夸耀自己的武艺高强，不是不名誉的。

修玄 或者您还是不要会他为上。

安 为什么您敢那样说？

修玄 在这里大家都是这样想的，我可以记忆着的，在世上——当然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我们所识的人一死了时，就是我们最喜欢的人也好，我们好像已和他们断绝关系一样，常常感着一种满足。

安 怪物！那裏是這樣，那裏是這樣。

修玄 （心平氣和地）我看您是曉得這種感覺的；是的，葬儀都是穿着黑服的禮祭，尤其是親戚的葬儀。總之家庭關係，在這處是不尊守的，您的父親十分慣於此了，所以他不希望從您那邊得着什麼關心。

安 壞蛋，我終生為我的父親穿着喪服哩。

修玄 是的，那是適合您的，但是終生服喪是一件事，永久服喪是另一件事。而且在這裏您和他一樣是死了，一個死人爲其他一個死人服喪，世上還有比這樣更可笑的事嗎！不要震顫啊，我親愛的安娜；也不要驚異，就是在地獄裏也很多虛僞的人呢。（實則幾乎不是別的東西）但是死亡，年紀和變化的虛僞沒有了，是因爲我們在這裏都是死了，都是永生，您不久就可以曉得我們的路道的。

安 那麼一切人都會叫我爲他們的親愛的安娜嗎？

修玄 不，那是我順口脫出來的，請您恕我。

安 （頗深情地）玄，當您對我舉動得這樣討厭時，您真的愛我嗎？

修玄 （不耐煩地）啊，我請您不要開始談着愛罷，在這裏他們只是談着愛——愛的美啊，愛的神聖啊，愛的精神啊，及其他一切一切——對不起；但是我夠討厭他了，他們不曉得他們是在談着什麼，我是曉得的。他們以爲他們已沒有肉體，所以已成功了愛的完成了。吓，真是玄想之至！

安 難道就是死了，也沒有弄乾淨您的靈魂嗎？玄。難道對於我父親的石像，做神的代理者，來裁判您的可怕的裁判，您也不生虔敬之念嗎？

修玄 喂，說起來，那個十分過譽的石像怎樣了？牠仍然和一般頑皮的人一道食飯，然後把他們擲入無底深坑嗎？

安 牠對於我是大花費的東西呢。修道院的生徒們不肯讓牠安靜；惡作劇的人打爛了牠；讀書人把他們的名寫在牠身上。兩年中有三個新鼻子，和修繕不知幾次的指頭，最後，我不得不讓牠聽牠的命運了，現在悲情粉碎了，我可憐的父親啊！

修玄 靜，靜聽！聽兩個大諧音響着的調的音波發生出來了。是D調的短音程和第五音，是一切音樂家都極歡喜的。哈哈！是莫差特的石像（註一）曲，那是您的父親，我還沒有和他說明時，您還是隱着好。（她不見了）

（從虛空裏走出一個堂皇的像着老人的白大理石的生像，但是他極優美的

（註一）指莫差特（Mozart）的修玄曲。

樣子，隱了他的堂皇態度；以羽毛一般的步調行着；因戰而疲勞了的面皺都漲着假日的快樂，他的直立，齊整的，十分有訓練的姿勢，是雕刻家所賜的；口髭的兩端和鐘錶的發條一樣有彈力地向上捲着，假使不是備着西班牙式的威嚴的話，那是顯着一種可以叫做歡樂的態度。他和修玄是非常要好，他的聲調除了太高外，和羅白克、藍斯登的是很像，以致使人感着，雖然他們兩人的剃髯跡不同，但是不同之點是沒有的。）

修玄 嗶，您來了，我的朋友，爲什麼您學習唱莫差特給您作的妙曲呢？

石像 不幸的，他給我作的是低音，我的聲是上中音，怎樣您現在已悔改了嗎？

修玄 我已經過於爲您着想，以致不能悔改了，修，功紮羅，（註一）若是我悔改了，您就沒

（註一）修，功紮羅（Don Gonzalo）就是 Gonsalvo di Cordova（1493-1515），是有名的西班牙將軍，別號“The Great Captain”，此處是把這個名稱呼石像，因爲相傳被修玄所殺的貴族是總司令的緣故。

有從天國下來和我爭論的口實了。

石像 不錯，那麼頑着罷，我的孩子，我希望我已殺死了您，宛如不是因為偶然的事故的話，我便一定可以殺死您一樣。那時我定來這裏的，您呢，就有一付石像和做虔敬的道德家的名譽，有什麼消息嗎？

修玄 有的，您的女兒死了。

石像（迷惑地）我的女兒？（回憶）啊！就是引您愛悅的，讓我想想，是什麼名的？

修玄 安娜。

石像 是的，安娜，要是我憶對了的話，是一個縹緞的女孩子，您不是曾告訴叫做什麼名

的——她的丈夫嗎？

修玄 我的朋友，奧台維阿沒有，自安娜到來我還沒有見他哩。

（安娜憤然地出現了）

安 什麼意思？奧台維阿也在這裏，什麼您的朋友而且您，父親，甚至忘記了我的名，您真

的變成石塊了。

石像 我親愛的，我變成大理石了，比自己的身體還在時名譽更好了。所以我照着雕刻家給我的樣子保存着，那雕刻師是當時第一流的人呢，您是曉得的。

安 父親，虛榮啊！外貌的虛榮啊！由您那邊說出那些話啊！

石像 唉，您太長生了，以致沒有那樣東西，我的女兒啊，您此時定是八十歲的樣子了，我在六十四歲時，便偶然的死了，所以結果比您還年輕。而且，我的兒啊，在這裏我們的放蕩朋友所謂親的智慧，是沒有的，我請您看待我是您的朋友，不要看待我是您的父親罷。

安 您和這壞蛋，是一樣的口吻。

石像 玄是一個很好的思想家啊，安娜，雖是一個好的劍手，但是一個好思想家。

安 （恐怕起來，慄然發顫。）我明白了，這些那都是惡魔，嘲弄我，我還是祈禱為妙。

石像 （安慰她）不，不，不，我的兒不要祈禱，若果您祈禱了，您就會失了此處的主要利

益。在門上高高的寫着這些字：『您們，進這裏的，把一切希望都棄了啊。』（註一）只要想想那是何等的救星啊！因為希望是什麼呢？是道德上的責任的一種形式，在這裏已沒有希望，自然也就沒有義務，沒有工作，沒有被祈禱而得來的東西，也沒有因為您做您所喜歡的事，而失了東西。總之，地獄是除了娛樂您自己外一切都不能做（修玄深深嘆氣，）您嘆氣，朋友玄，但如果您是住在天國裏，像我一樣，您定會領略此處的利益了。

修玄 您今天是特別的快活，（總司令）您的精神真煥發哩。什麼事呢？

石像 我是決定了一件大事情啊，但是，第一，我的朋友惡魔在那裏呢？我定要把這件事和他商量，自然安娜是願意和他相識的。

安 您們是想把我受苦。

修玄 那一切都是迷信，安娜，安心罷，要曉得惡魔不是和畫的一樣黑啊。

（註一）是旦丁神曲中的話。

石像 我們都來去會見他罷。

(石像一揮手，那大諧音又復捲起來了。但這次莫差特的曲奇怪地和古諾(註一)的曲混合起來，紅的光輝耀出來，其中現出惡魔，那雖然是非常像糜非時特式的，但不能完全說不像敏多遮，雖然不是這樣的富於趣味性，他看起來，是比敏多遮老點，而且是與年齡不合地禿起頭來；雖然是流露出溫和、友愛的神氣，但是當他前進時，他不答禮，那就未免是乖戾和抑鬱了。他對於力作和忍耐的能力，極不引起信任。總而言之，是一個不愉快的怠惰樣子的男子；他雖比其他兩男子是明顯的養育不好，比安娜極少活力，但他比他們是更聰明是巧言的了。)

惡魔 (衷心所出) 我真欣幸之至，得加拉脫拉哇的有名總司令的光降(冷淡地) 啊，修玄，有禮了，(有禮地) 啊，初次見面的貴婦，啊，夫人，在下有禮了。

(註一)古諾(Gounod, 1818-1893)生於巴黎的法國大作曲家，『浮士德』、『贖罪』是他的有名歌舞曲。

安 您是——

惡魔 (鞠躬) 是劉錫阜。(註一)

安 我會發狂了。

惡魔 嘎，夫人，不要擔心。您是從充滿着受教士所支配的偏見和恐怖的世界裏來的。您已聽見說我的壞話，但是相信我，那裏我有無數的友朋呢。

安 是的，您支配着他們的心。

惡魔 (搖頭) 您過獎我了，夫人；但是您誤會了，世界沒有我是_不行，那是_不錯的；但牠從不給我相信那樣，牠心裏是_不信任我，是恨我的。牠的同情都是具有不幸和貧乏，具有肉體和精神的饑餓，我呢，待遇牠是以喜的，愛的，快樂的，美的同情。——

修玄 (厭惡的樣子) 對不起，我要走了，您曉得我是_不耐煩聽這話的。

惡魔 (發怒) 是的，我曉得您是_不能和我交遊的。

(註一) 劉錫阜 (Lucifer) 就是 Satan (惡魔) 之意。

石像 他對您有什麼損害呢，玄我覺得您打斷他的時候，他正說着十分有意義的話哩。

惡魔 （熱烈地握石像的手）謝謝您，我的朋友，謝謝您，您始終是了解我的，他呢，始終是貶我避我的。

修玄 我已以十二分的禮貌，待遇您了。

惡魔 禮貌！什麼是禮貌？我不希罕禮貌，給我熱的心腸，真的誠意，愛和樂的同情之絆！

修玄 您令我不適意。

惡魔 喂，（對石像訴說）您聽啊，被什麼運命的譏嘲派他這種冷情的自私自利主義者，到我這境域來，而您被派到天空的冷宮裏去呢！

石像 我不會不平，因為我是一個偽善者，被遣天國是該當的。

惡魔 什麼，在那裏您的氣質過多同情，您的心過於熱，您的享樂心過於豐富了，不和我

們一起嗎？

石像 我今天就已決定如此了，今後早晨（註一）的驕子啊，我是您的了，我永不回天國了。

惡魔 （又握他的手）噫，我真榮耀啊！對我們這方面是何等的勝利啊！現在我的朋友，

——終歸我可以這樣的稱呼您了——您能勸他取您留在天國的空位嗎？

石像 （搖他的頭）我不能，故意地勸和我要好的人，特地去受無聊和不快的氣啊。

惡魔 當然，您是不能的，但您一定敢說他會不快嗎？自然，您是最曉得的，本來他是您帶

來的；而且我們對他會抱極大的希望，因為他的情感最合我們最好的人羣的胃口。您記得他怎樣唱？（他開始用從鼻音發出來的歌劇，一樣的上低音唱着，但是因無限的誤用法國式的聲調的緣故，聲音顫動起來了。）

Vivan le femmine!

Viva il buon vino!

（註一）Son of Morning 就是劉錫早指 *venuto morning star*。

(女人萬歲)

(美酒萬歲!)

石像 (高到八度音程以上中音合調子)

Sostegno e gloria

D'umanità

(人類的食糧與光榮)

惡魔 不錯，就是如此。但是他現在從不唱給我們聽了。

修玄 您抱怨那個嗎？地獄是充滿着非專門的音樂家呢。音樂是墜地獄的白蘭地酒，難道就是個個落地獄的，都要飲白蘭地嗎？

惡魔 您敢冒瀆藝術中最崇高的！

修玄 (冷淡地討厭着) 您說着像藹斯特利的女人向彈琴的男子諂媚。

惡魔 我沒有發怒啊，我不過可憐您罷了，您沒有靈魂，您不自覺您所失掉了的一切，而

您呢，總司令，是一個天生音樂家，您唱得多麼好！要是莫差特還在這裏，他一定歡喜的；但是他厭了，上天國去了，奇怪的就是，原來在這裏被人以爲是一生下來就有名望的人們，而變成社會上的失敗者這件事，就如修玄一般！

修玄 我成爲社會上的失敗者，心裏真的十分難過哩。

惡魔 您要曉得我們不是不敬服您的知識啊，我們是敬服的，但我是以您自己的觀點來視察這件事的。您不能和我們相合，這塊地方不適於您，實在就是您有——我不說是沒有心，因爲我們曉得在您的染來的大儒哲學之下，您是有一個熱烈的心的

修玄 （畏縮地）不要說下去啊，請您不要下去啊。

惡魔 （惱怒地）好的，您是沒有享樂力的。那麼，這樣說法您就滿意了罷？

修玄 就是隱語也好，比那話更略爲好忍耐了。但是如果不妨事的話，我就和平常一樣隱遁去罷。

惡魔 爲什麼不在天國隱遁？那是適合於您的地方。（對安娜）夫人，您不能勸他，爲他自己的好處，而換換地方嗎？

安 但是即使他要去天國，他是能夠去嗎？

惡魔 有什麼阻礙他的？

安 無誰論都可以——我都可以上天國嗎，假如我要的話？

惡魔 （寧可說是輕蔑地）一定可以，假如您的嗜好是那樣的。

安 但爲什麼不是大家都去天國呢？

石像 （含笑）我能告訴您，我親愛的。那是因爲在萬物之中，天國是最枯燥無味的地方，就是那個緣故。

惡魔 總司令麾下是用軍隊式的率直說出來；但是住在天國的心地，是難堪的。有一種推想，以爲我是被逐出來的；但是實在是沒有什麼，可以使我留戀，在那兒的，我不過明明白白地離開那兒，而創造這塊地方罷了。

石像 我不以為奇，那當然是這樣的，沒有一個人可以容忍那永久不滅的天國的。

惡魔 啊，有些人牠是適合的；我們要公道啊。總司令，那是一個氣質問題，我不羨慕適合天國的氣質。我不了解牠，我也不想要特地來了解牠。但是世上有各色各樣的人物，嗜好是無窮，有人是歡喜牠的，我想修玄一定歡喜牠的。

修玄 但是——恕我率直——真的您能到回那兒去，假使您想要去的話，恐怕是自己不能去天國，便說天國的壞話罷？

惡魔 到回那兒去！我常常是到回那兒的，您沒讀過約伯書（註一）嗎？在聖書裏，您有什麼證據是說在我們的和別一個境域中間，有什麼界域嗎？

安 但確實是有一道開定的鴻溝。

惡魔 親愛的貴婦啊，比喻是不能照字義解的，鴻溝不過是天人氣質和惡魔氣質的不

（註一）約伯書（The Book of Job）裏有說：『有一天上帝的許多兒子去看上帝，撒旦（Satan）也和

他們混在一起去。』

同點，您還有什麼不能通過的鴻溝嗎？試想想您在地上所看見的罷，哲學家的教室和鬪牛場之間是沒有什麼有形的鴻溝的；但就是那樣鬪牛師也不入教室去的，您有到過我的信徒很多的國度裏——英國去嗎？在那裏有大跑馬廳，又有奏樂館，奏朋友莫差特閣下的古典曲，去跑馬廳的人可以不去，反而可以去古典的音樂會，要是他願意的話，那是沒有法律來阻擋的；因為英國人是不願做奴隸，以政府和輿論之所許，什麼都敢做作起來。大家都承認的那古典的音樂會比跑馬廳是更高等的，開明的，有詩意的，有知識的地方，但是有喜歡跑馬的人，捨棄他們的去處，而羣集奏樂館裏的嗎？自然，沒有的，他們一定忍受着一切總司令在天國裏所忍受的無聊。在這兩塊地方之間，有比喻上的鴻溝，單單是一個有形的鴻溝，他們還可以架橋，至少我都可以代他們架橋，（地上充滿着惡魔的橋）但是至於討厭的鴻溝，便不可通過而且是永久的了。那就是分開在這裏的我的朋友，和那些被亂稱爲幸福的人們的唯一鴻溝了。

安 我要即刻去天國。

石像 我的兒啊，先有一句話警告您，讓我的朋友劉錫阜說完了這個古典音樂會的比喻。在英國每一個音樂會裏，您可以看見數排數排的厭倦的人，他們在那裏不是因為真的喜歡古典曲，不過是因為他們想他們應當喜歡牠。不錯，在天國裏也有這同樣的事件，許多人榮耀地坐在那裏，不是因為他們是快樂，不過是因為他們以為在體面上，他們不得不在天國裏，他們幾乎全都是英國人。

惡魔 是的，南方人就和您一樣不去天國，而和我們住在一起，但是英國人就是完全陷入窘境了，也似乎真的不覺得的樣子。一個一個人當他只是不快時，也以為他們是道德了。

石像 總而言之，我的女兒啊，假使您不依情氣之相投，而渺然去天國裏，您一定自己不見趣味的。

安 誰敢說我情氣不和天國相投呢？教會裏的高僧們，也從沒有疑惑過呢，我無論如何

一定要離開此地。

惡魔（被觸犯了）隨您歡喜，夫人，您一定還有什麼更好的嗜好。

安 父親，我望您和我一塊去，您不能留在這裏，人們會說什麼呢？

石像 人們，什麼，最好的人們都在這裏，——教會的高僧們，及其他一切人，去天國的很少，來這裏的很多，就是曾被稱爲天上的大羣的幸福者的數，也漸漸少起來了。以前的聖人，長老，選民，都是現在的畸人，怪癖者，門外漢了。

惡魔 那是實在的，自我來此後，我就曉得，對於我的讒誣，中傷，雖然繼續下去，但結果僅以輿論的力量，便可以勝利的。在本質上，世界是立憲的；所以像我這種大部分人，終歸是有露頭角的日子。

修玄 我以爲，安娜，您還是留在這裏好。

安（嫉妬地）您不要我和您一起去罷。

修玄 確實的，您是不要像我這種無賴漢和您一起去天國的。

安 一切靈魂都是同樣貴重，您悔改了，您不嗎？

修玄 呵，安娜，您不要蠢頭蠢腦啊，您以為天國是和地上的一樣，那裏的人可以自勸自解，以為已做了的事，可以用悔改來取消牠；已說的話，可以用收回來取消牠；什麼是真實的，可以用大眾同意說牠是謊話來取消牠嗎？不是的，天國是真實主人們的居家啊，那就是為什麼我要到那處的緣故哩。

安 謝謝您，我上天國去是為着快樂而去的，我已夠多真實在地上了。

修玄 那麼您一定要留在這裏；因為地獄是非真實的和快樂尋求者的居家，那和現在我說的一樣，是從真實的主人的居家的天國，和從真實的奴隸的居家的地上逃出來的，唯一隱居地。地上是一個育嬰房，在那裏男男女女演戲做着主人翁和女主人翁，聖人或罪人；但他們都是被他們的肉體，從空想而不可獲得的歡樂拖下來的。餓和寒和渴，年紀，衰弱，和疾病，尤其是死亡，使他們做真實的奴隸。一日定要食三餐，消化三餐，一世紀定要生三回新時代，信仰的時代，浪漫史的時代，科學的時代，都終

歸是驅入只有一個祈禱，『令我做一個康健的動物罷。』但在這裏您可以逃避肉的暴戾，因為此地您全然不是一個動物，您是一個鬼魅，外形，幻想，因習，不死，無齡。一句話說起來，就是無肉體。這裏沒有社會問題，沒有政治問題，沒有宗教問題，最妙的，或者就是沒有衛生問題，這裏就如地上一樣稱自己的外形為美，自己的情緒為愛，自己的情感為勇氣，自己願望為美德。但是這裏沒有反對您的頑固事實，沒有把您的要求和必要的譏嘲來對照，沒有人類的喜劇；所有者只是永久的浪漫史和宇宙的歌戲而已。和我們的德國朋友在詩裏所說一樣，『破格的嚙言，在這裏也成為有條理的了，無底止的女性，也可以使我們向上。』——但是不給我們再進一步了，而您仍然要離開這個樂園！

安

但是，假使地獄便如此的美麗了，天國一定會是怎樣的燦爛啊！

（惡魔，石像和修玄，大家都熱烈的反對着；但是後來慚愧地停止了。）

（註一）是從哥德的浮士德中引出來的。

修玄 請您恕我。

惡魔 說那裏話，倒是我攪擾您了。

石像 您還想說什麼事哩。

修玄 諸位，請先說。

惡魔 （對修玄）您已然這樣的口若懸河地把我管轄之地的優點說了，也順便同樣地把天國的缺點說罷。

修玄 天國裏和我所想像的一樣，貴夫人，您是生存着，勞動着，而不是玩着，騙着。您和他們一樣要碰着一切事情；除了魔術以外，您不能逃避一切事情。您的堅固不拔的精神和危險，就是您的榮耀。假如戲劇仍然在這裏和在地上繼續演着，那麼所有的世界，便都是舞臺，天國至少是後臺。但天國不能以比喻來描寫的，我即刻就要去那裏，因為在那裏我希望終要逃開虛偽，逃開令人厭倦的，鄙俗的快樂之追求，花費我的無窮時期在冥想裏——

石像
吓！

修玄 總司令啊，您的厭惡不是無理的，因為圖書展覽會對於盲人是枯燥的地方。但就是像您一樣對於美啊，快樂啊，的浪漫的海市蜃樓。瞑想着有愉快，我也瞑想着比什麼都有興味的東西而有愉快啊。那就是生，是不絕努力，要得着企圖生的更大的力量。爲什麼我有這種頭腦呢，您們以爲動我的手足，是非必要的，因爲只有我的半分頭腦的老鼠和我一樣，也好好的動着哩。不單做是必要，而且知道自己所做也是必要的，因爲恐怕只是瞎努力生存是會把自己殺掉的。

石像 若不是我的脚一滑，您定會因瞎努力擊劍，而把自己殺掉的。

修玄 大言不慚者，不到早晨，您的笑就會在無聊不堪裏完結呢。

石像 哈哈，您還記得我怎樣恐嚇您嗎，當我從在塞維爾像座上對您說那樣話（註一）

（註一）據莫遮特的歌劇修玄在第二幕第三幕的墓場景上 Lilou（烏羅）石像對修玄說過『汝到明天就會死了』的話。

的時候沒有我的喇叭，恐怕稍爲單調罷。

修玄 就是有喇叭也多是單調的，總司令啊。

安 呵，不要把這瑣細之事來切斷話頭啊，父親，在天國裏除了冥想以外，沒有別的呢，修玄？

修玄 在天國裏我尋不出別的享樂，但是有幫助那奮鬥使生向上的工作。試想想，怎樣地生把自己亂花光了，而且破散了，怎樣地生自己造出障礙來，因爲無智和盲目的緣故，把自己破滅了。生須要一個頭腦，就是這難抗的力，因恐怕生爲着生自己無智的緣故，會抵抗生自己呢。詩人說：人是一個何等巧妙的東西啊！（註一）是的，但也是何等多過失的啊！生之達到的組織中，是最高的奇蹟，是生物中最富於強的活力的，是在一切有機體中最意識的；但是，頭腦是何等的可憐啊！愚蠢因爲從勞苦和貧困所學得來的，各種真實的緣故，而變成卑劣且殘忍了。空想能願受餓，而不願看見這些真實，想要把那些真實隱藏起來的緣故，幻想着各種幻影，而稱之爲聰明，稱之爲

（註一）是由沙氏比亞的韓雷特中採來的。

天才而互相把自己的缺點，轉嫁他人。愚蠢罵空想蠢貨；空想罵愚蠢無智。然而，實際怎樣！愚蠢有一切的智識，空想有一切的智慧。

惡魔 我們(註一)弄成混亂狀態，在他們彼此之間。當我商定浮士德那件事情時，(註二)我已說過，人類理性所做的事情，不過使人類比禽獸更有禽獸性。一個優美的肉體，勝過一百個消化不良，腸胃氣脹的哲學家的頭腦。

修玄 您忘記了沒有頭腦的，優美的，肉體的偉大是什麼東西啊。除了頭腦，在各方看起來，比人大得不能比較的東西，是現在還有生存，也已有消滅。大懶獸，魚龍是以七里一步，跨着地走，用烏雲一樣大的翼，蔽着天地飛，但現在牠們在那裏去了？是變成在博物館裏的化石，而且又少又不完全，就是一個關節，一個牙齒被人尊重得比千名兵士的生命還值錢。這些東西，在生存着而且想要生存着；但因為缺少頭腦的緣故，

(註一)指愚蠢和空想。

(註二)指與浮士德的靈交換魔鬼給以二十年之歡樂的事。

牠們不曉得怎樣來實行牠們的目的，因此便把自己毀滅了。

惡魔

那麼難道人類就不是因他們所誇耀的頭腦，同樣地把自己消滅了嗎？您近來去

過地上嗎？我是去過的。我也觀察過人類可驚的發明了。但是關於生的技術，人類是一點都沒有發明；不過關於死的技術，是凌駕了自然，用化學和機械之力來行惡疫，流行病，饑饉一樣的一切屠殺。今日我所誘惑的農民，所食的所飲的，是萬年前農民所食所飲的。他所住的房子和貴婦人帽子的在禮拜中的時式一樣，在一千世紀中，也還沒有變更。但是當他出去要殺什麼的時候，他不帶祖先遺留下來的投槍，矢，吹矢，而帶指頭一觸便把潛藏着的分子的力量，發將出去的，可驚的機械出去。關於和平的技術人類，便不中用了。我曾看過他的棉花工廠及之屬之類的，但是假使餓狗是不要食物，而是要金錢，那麼也定能發明機械的。我看過笨拙的打字機，無用的火車頭，和討厭的腳踏車，那些和機關槍魚雷艇比較起來，不過是玩具罷了。人類工業上的機械，除了是貪和懶以外沒有什麼，他的心在於他的武器。您所誇耀的可驚的

生之力即是死之力，人類以他的毀滅能力來估量他的能力；什麼是他的宗教？是一種恨我的口實。什麼是他的法律？是一種絞殺您的口實。什麼是他的道德？是大家風範，是一種不務生產只知消費的口實。什麼是他的藝術？是一種凝視屠殺的圖畫的口實。什麼是他的政治？是崇拜專制君主，因為專制君主能殺人，不然就是雞相打一樣的議會之爭。近來我花費了一個晚間，在某有名的立法院裏，聽見了鍋子責釜子的有煤灰，大臣們答覆質問，我離開那裏的時候，我用粉筆寫了老的育兒諺語：『您不發問，您便沒有謊語的回答』在門上。我買了一本六便士的家庭雜誌，看見滿畫着許多青年用槍互射，互用利器刺着，我看見一個人死了，他是有七個小孩子的倫敦做磚工人。他留下了十七鎊的存款，他的妻子便把牠都花費在他的葬事上，第二天便和他小孩子去貧民養育院了，就是七便士的她的孩子教育費，她都沒有留起來，因為法律定要迫她免費教育子女，但在死上她花費了她的所有，一想着了死，他們的想像方便白熱化，他們的精力，便旺感起來。這種人們是愛死的，假使死愈可怕，

他們便愈樂死。地獄是他們所領悟不到的地方，他們對於地獄的想法是從世上最蠢的兩種人，即意大利人和英國人（註一）得來的。意大利人把牠形容爲泥、霜、污穢、火毒、蛇及一切苦楚的地方。這隻蠢貨在不說我的謊時，她發夢似地談着他有一次在街上碰着的什麼婦人（註二）。英國人把我形容爲是被大砲、彈藥逐出天國的，就是到今日現代的英國人還相信，他的可憎的全篇故事，是出於聖經中。我不曉得他還說些別的什麼，因爲那事是在一長篇巨著的詩中，不論我或別人都不能把那詩讀完的。牠在無論什麼事情中，都是同樣的，文學的最高形式是悲劇，到歸尾結果是一切人都被殺的戲劇，在老的編年史裏頭，您可以讀着地震和疫病，且被告訴着這些是顯出神的力量和尊嚴及人類的渺小。時至今日，編年史描寫着戰爭了。在戰爭裏頭，兩隊人用子彈和爆烈彈互射着，及至一方逃了，他一方便騎着馬追去，把他們

（註一）指旦丁和米爾頓即指在神曲中及失樂園中關於地獄的見解。

（註二）指神曲中的 *Beatrice*。

斬爲粉碎。這編年史便結論說，這是可以顯出帝國的偉大和威力，及戰敗國的渺小。在這種戰爭上，人們在街上歡呼着飛跑，迫政府花費整億整億金錢，來屠殺，然而假使碰着了貧困和疫病，就是有力的大臣們，顯然天天碰得到那些的，也不敢拿出一鎊金的餘頭，一便士來。我能舉出無數的例子，但都是千篇一律的。支配地上的力不是生之力，是死之力；激勵生使努力創造人類的，內的要求不是對於更高的生之要求，是對於更有力破壞的機械的要求。疫癘，飢饉，地震，暴風，牠們的動是太無恆了；老虎和鱷魚是太容易飽而不十分殘忍，所以需要的東西是恆久的，無慈悲心的，破壞性更加巧妙的，那個東西就是人，拷問臺，炮烙，絞頭臺和電氣殺人椅，劍和槍，尤其是正義，義務，愛國心及其他一切主義的發明者。因爲那就是具有人性的聰明人，也會變成破壞者中的最破壞者。

修玄

呸！一切都是舊的，我的惡魔朋友，您的弱點就是始終是一個蠢人。您把人自己定的價值來定價值，沒有比您的意見更過獎他的了。他喜歡想自己是勇敢者，是惡人；

實則他已不是勇敢者也不是惡人，不過是懦弱罷了。叫他暴君罷，殺人者罷，海盜罷，那他就會歡喜起來。會威風凜凜的想到在他血管裏藏有古海賊們的血；（註一）叫他說謊者罷，竊賊罷，那他就提起損害名譽的訴訟。但是叫他懦弱者，那他就會怒得發狂，他能願死而不願有那痛心的稱呼。他對自己所行爲的理由，什麼都說了，惟有一個沒有說；對於自己犯罪的口實，什麼都說了，惟有一個沒有說；對於自己安逸的辯白，什麼都辯白了，惟有一個沒有；那一個就是他的懦弱。但他的文明都建築在他的懦弱上，在他的卑劣的屈從上，而他反稱之爲尊嚴。驟和驢所忍受的是有限的，但人類便忍受得把自己墮落了，除非他的陋劣對於壓迫者討厭了，以至壓迫者自己被迫着改革牠。

惡魔 確實不錯，這些就是您找出來而稱之爲生之力的動物！

修玄 是的，在一切事體之中，最可驚的事發生了。

（註一）意思是說威名遠播的 Drake 或 Frobishar 那樣的海賊是他的祖先。

石像 那是什麼？

修玄 什麼，那就是只要把一種理想，放進懦弱者的頭裏去，您就會使他變成勇敢的了。石像 說什麼話！就把我來說，本是一個老軍人，也承認這懦弱的，那是和暈船一樣的普通，事體也是一樣的小；但是把一種理想放進人的頭裏，那是胡說，那是無理，在戰場裏使您必須戰的動力，是一點點熱血和打敗比打勝是更爲危險的那種智識。

修玄 那也許就是爲什麼戰爭是這樣的原因，但人類從來沒有真的克服過恐懼，除非他們想像着自己是爲完成一個普遍的目的而戰。——就是他們所稱呼的，爲一種理想而戰，爲什麼十字軍勇敢過海賊，因爲他們不是爲自己而戰，是爲十字架而戰。和他一樣的不顧生死的，用一種勇氣和他對敵的，是什麼勢力呢？就是那班人，不是爲自己而戰，是爲回教而戰的勢力，雖然我們是爲我們自己的爐竈，自己的家庭而戰，但他們從我們手中把西班牙奪去了，但當我們也爲那強有力的理想，卽爲天主教會而戰時，我們就把他們掃回亞非利加去了。

惡魔（冷嘲地）什麼！您是一個天主教徒，修玄君，是一個熱烈信仰者！那是可賀的。

石像（嚴厲地）喂，喂！我是一個軍人，不能聽反教會的話的。

修玄 不要怕，總司令！天主教會這個觀念，會消滅回教，會消滅十字架，且會消滅您稱之為軍隊的，沒有用的，學校兒童角鬪士的卑俗的虛飾遊行。

石像 修玄，您會迫我，要我把這事辯明了。

修玄 沒有用的，橫直我不會劍術，人會為觀念而死的，一切觀念將是大量的觀念。西班牙人最後一領悟到他不比沙拉生（註一）人好，他的預言家不比模罕。默德好時，他於是更為大量的奮起，為天下的自由平等死在橫在迫於飢餓的，污穢的貧民窟上的障礙物上。

石像 胡說！

修玄 您稱為胡說的，就是人們要為之而捨命的唯一的東西，不久，自由會不僅是天主

（註一）沙拉生（Saracen）即是為回教而戰的人。

教的了，人會爲着人類的完成而捨命，對於那種完成他們會願意犧牲他們的自由。惡魔 噫，那麼他們會茫然不知那互殺的口實。

修玄 那是什麼？發生問題倒不是死，是死的恐怖。墮落我們的不是殺與死，是卑鄙的，是接受屈辱的工錢和利益。出一個奴隸，或一個主人，還不如出十個死人，人人應奮起來，父親對着兒子，兄對着弟，爲廢除奴隸的，天主教的偉大觀念而互殺。

惡魔 是的，及至您所說的自由平等令自由的白種基督徒的勞工市價，比在臺上拍賣的黑種異教徒的奴隸，更賤的時候。

修玄 不要怕！白種勞工也會得着他的份兒，但我現在不是辯護偉大的觀念所作的幻態。在私事上就是懦弱的，所謂人的動物，也會爲着一種觀念而戰，戰得像英雄一樣英勇，這是事實，我正在舉出這事實的例子，他做一個公民，可以說是卑賤的；但做一個狂熱家，是危險的，當他精神弱得能聽道理時，他纔能夠做奴隸。我告訴您罷，先生們，假使您們能把人現在所稱爲神的工作，——以後他會以別的新名來稱呼的，——

一點顯示給他，那您就會令他完全無顧忌地不管他個人的結果的。

安 是的，他逃避一切他的責任。留下他的妻子來和那責任相搏。

石像 說得好，女兒，不要讓他超出您的常識以外來談論您。

惡魔 唉，總司令啊，現在我們談到婦女問題了，他會更加喋喋不休呢！但是我承認，那對於我是最有趣味的問題。

修玄 對於婦女，先生，男子的義務和責任的開始及完結，是在給她的子女得麵包的工作，從女子看起來，男子不過是製造子女和養育子女的工具。

安 那是您對於婦女的心的想法嗎？我稱之為犬儒哲學的，討厭的唯物主義。

修玄 恕我，安娜我沒有說到婦女的全部的心，我不過說，她對於為異性的男子的觀點罷了。比什麼都更重要的，做母親的她自己的觀點，是最犬儒哲學的。在性上，婦女是自然為着保全牠自己最高的完全而謀劃的。在性上，男子是女人為着最經濟地完成自然的命令而謀劃的。在進化的過程很遠以前，為着造出比單性的過程所造出

的更好的東西的緣故，而發明了男子，分化了男子，創造了男子。這件事體，在本能上，她就知道的，當男子完成女子創造他的那個目的時，他得以自由耽於他的夢想，他的愚蠢，他的理想，他的英雄主義，但一定要那些要旨是在婦女，母性，家庭和爐竈的崇拜。但是以女子妊娠爲唯一職能來創造別的生物，那是何等輕率，何等危險啊！請看看什麼事情已發生了罷，第一男子已以女子力量增殖了，和女子一樣的數目，所以她因爲沒有把疲精竭力的妊娠工作，給男子的緣故。除了給男子自由處置的，異常的，一部分精力外，爲她自己的目的而使用的便沒有。這多餘的精力，便走在他的腦裏，肌肉裏去了。他成爲太強壯了，以致在肉體上，女人亦不能制服男人；而且想像力太發達了，精神上太活動了，以致不能滿足於僅僅是自己的複製。男子不用和女子商量，便創造了文明，并認她的家內工作是文明的基礎。

安
無論如何，那是實在的。

惡魔 是的，這種文明，到底那是什麼？

修玄 到底是把您的平凡的犬儒哲學掛起來的好釘子，但最要的，還是在於男子方面的，不僅做婦女的目的的工具的那種企圖。以至於此，不僅維持生還要達到更加高的組織，更加完全的自意識的，生之不斷努力的結果，不過是竭力達於生之力，死及墜落之力之間的，可怪的爭鬪，在這爭鬪裏的戰爭，像實際的軍事戰爭一樣，雖有總司令，雖是打勝仗，也不過是偶然而已。

石像 那是對我說的壞話，但是不要緊，繼續說下去，繼續說下去。

修玄 那是對勢力比您高得多的人而說的壞話。總司令，就是這樣，在您的職業上您定已注意到，當一個愚蠢的將軍，比對手的將軍略為聰明點，那愚蠢的將軍，就可以打勝仗。

石像 (十分認真地) 十分對啊，玄十分對啊！有些笨漢是有驚人的幸運呢。

修玄 然而，生之力就是愚蠢，但牠沒有像死和墜落之力那樣蠢，而且這些永久是被生之力所左右的，也可以說生便這樣的勝了。假使單單生產力多了就能夠供給，又單

單貪慾有了，就可以保存，那麼我們是有這種東西哩。不論什麼樣的文明能產生來，福槍能產生肥大大善於用槍的軍人，那麼那文明的殘存物便是確實的。

惡魔 一點不錯，這殘存物不是生的最有力的工具，是最有力的死的工具。雖然您是曲曲折折的，規避的，詭辯的，但常是走我的論點去，當然您的令人難堪的饒舌，更無須說了。

修玄 呵！誰會饒舌呢？但是假使我把您的知識加重負擔了，您可以離開我去找愛的，美的，及其他一切您所喜歡的，說廢話的同伴。

惡魔 (大怒) 那未免不公平了，修玄而且不文明，我也在知識領域裏哩，沒有人比我更尊重牠的了，我公公平平和您討論，而且我想我已完全駁斥您了，假使您喜歡的話，我們再繼續一點鐘罷。

修玄 好的，我們繼續下去罷。

石像 我不是特意來想您的說子是歸着到什麼去處了的呢，玄，但是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們不僅要消遣光陰，還不得要消遣永久哩，所以無論如何，請先進罷。

修玄（略爲忍耐不住的樣子）我的說子，大理石頭的傑作先生啊，不過是比您進一

步罷了。我們同意，生是在組織牠自己時做無數經驗的一種力嗎？我們同意，太古的巨象，人類，驢鼠，大獺獸，蠅，蚤，基督教會的教父們，都把那生之力築成漸漸更高的個性時，而與之力量的嗎？因而那理想的個性，是全智全能，是無誤，是完全的無過失的自意識，一言之之，就是神嗎？

惡魔 爲着議論的緣故，我就贊成罷。

石像 爲着避免議論的緣故，我就贊成罷。

安 至於教會的教父們那方面我，無論如何絕端不贊成，我定要請您不要把他們連入這議論中去。

修玄 我不過僅爲着頭韻（註一）的緣故，而說着他們罷了，安娜，我不再說到他們了，現在除開那點外，我們都贊成到這種地步，所以更進一步，您們也贊成。估量達到最高

之神的企圖，成否如何時，不是用那個結果所生的美，或者肉體之完全嗎？因為在這兩點上，和我們所熟悉的亞里斯多芬（註二）早已說過了的一樣，鳥的東西因她們飛翔的力和美麗的羽色，又因她們的愛和動人的詩歌的巢而格外高尚，以致不可相信，生一旦已生出了牠們——假使愛和美是她們的目的的話——便出發到別方面去，從事於創造笨拙的象，和我們的祖先，難看的猿，不是嗎？

安 亞里斯多芬是一個異教徒，而您呢，我恐怕，也沒有什麼大差別處。

惡魔 那麼您的結論，以為生是求着笨拙的東西，難看的東西？

修玄 不是的，您倔強的惡魔啊，決不是的，生是求頭腦——求牠所鍾愛的目的物，那是

（註一）這是修玄的戲言，因以前他說的太古的巨像（mammoth）人類（man）麩鼠（monose）大懶獸（megatherium）都是 m 字起頭，以後的蠅（flies）蚤（fleas）都是 f 字起頭，故他戲言不得不也。以 t 起頭的教會的教父們（Fathers of the Church）來做頭部。

（註二）亞里斯多芬（Aristophanes）是被人稱為喜劇之祖（Father of Comedy）的希臘大喜劇作者。紀元前五世紀之人。這裏所引用的話是從他的“Birds”中引用出來的。

不僅能得到自意識，而且能得到自理解的器官。

石像 這是形而上學啊，玄，爲什麼惡魔要——（對惡魔）請您恕我。

惡魔 不要介意，我始終以爲用我的名字來加重語勢，那是對我十分光榮之至的事，我的名字是您隨便可以用的，總司令！

石像 謝謝您，您的人真好啊，就是在天國裏，我也沒完全除掉我的老軍隊的說話習慣，我要問問玄的就是，爲什麼生要求頭腦來煩擾自己，爲什麼生要理解自己？爲什麼不滿足於享樂自己？

玄 如沒有頭腦，總司令啊，您就不知不覺地享樂生，但也會失了一切的趣味。

石像 不錯，十分不錯，但我十分滿意那知道自己在享樂的頭腦，我不要曉得爲什麼，實在的，我寧願不要曉得，我的經驗以爲快樂是受不住思索的。

玄 那就是智識如此，不時行的緣故了，但對於生即對於在人類背後的力，智識是必要的；因爲沒有牠，他便只有顛躓而死。生經過不知幾時代的爭鬪後，纔把那可驚的

肉體器官，眼，發達起來，所以這生的組織，能夠看出牠是在去什麼地方，什麼是正在來幫助牠，或者恐嚇牠，因此藉以逃避從前殺死牠的許多危險；就如這樣，生，在今日把心眼（註一）發達起來，不單可以看物質世界，而且可以看出生之目的，因此藉以使個人不是和現代一樣，以立起近視的個人目的來，破壞生之目的，來妨礙生之目的；而是爲着生的緣故來勞動。就是那樣的生，只有一種人在一切利害和妄想的糾葛中間，是常常快樂，常常受人尊敬的。

石像 您是指軍人罷。

修玄 總司令，我不是指軍人啊！軍人一來的時候，世上便把調羹鎖匙去，把婦人打發到

（註一）參照次文——

韓雷特 我的父親——我想，我看見我的父親了。

何來蕭 啊，在什麼地方，我的友人？

韓雷特 在我的心眼（mind's eye）裏，何來蕭。

（沙氏比亞，韓雷特。）

別的地方去。不是啊，我所謳歌的不是武器和英雄，不過是哲人。他在默想裏想發見世界的，內的意志，在發明裏想發見完成那意志的手段，在行爲裏想實行由這樣被發見的手段的那個意志；除此以外的各種人，我是討厭的，他們都是令人厭倦的失敗者。我在地上時，各種各類的先生們，在我四周逡巡着，想探察他們能夠捉住的我的弱點，醫生們令我定要做些什麼來救我的身體；並且要把庸醫的療治法來給我治想像上的疾病。我回答他我不是患憂鬱病者；因此他們便叫我做白癡，走出後了。神學者令我定要做些什麼來救我的靈魂；但我已不是患身體上的憂鬱病者，也不是患精神上憂鬱病者，所以關於那方面，我也不願煩擾自己；因此他們便叫我做無神論者，然後走了。繼他們而來的便是政治家，他說，在宇宙裏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把自己加入議會裏去。我告訴他，我不管他加入議會與否，因此他便叫我做超然主義者，然後走了。於是來了帶着他的戀歌，他的圖畫，和他的詩的浪漫的人，藝術家；我和他已交歡了有數年，而且有多少利益；因爲因了他我培養了我的感覺；他的歌教

我聽更好一點，他的畫教我看更好一點，他的詩教我感覺更深；但是結果他引導我
以至於崇拜女人。

|安
|玄！

|修玄 是的，我以至於相信女人的聲音，是歌的全部音調，女人的面孔是畫的全部美，女
人的靈魂是詩的全部情緒。

|安 我想您失望了，然而您把一切完全都歸之於她，那不是她的過失嗎？

|修玄 是的，一部份是的，因為以一種可驚的，本能的狡猾，她保持靜默並讓我贊美她，讓
我誤會我自己的空想，思想和感情當作是她的。現在我的朋友，浪漫的人，多是太窮
了，太懦弱了，以至不能近那些似乎是實現他的理想的，美麗的，優秀的女人。所以他
相信他自己的夢，而走入墳墓裏去了。但我呢，是受性情和環境的格外的愛顧的，我
是出自名門，而且是富翁之家；所以當我的姿態不得對方歡心時，我使用好嘴敷衍
他，雖然大體上我覺得在兩方面我都巧妙地過得過去。

石像 浮誇少年！

修玄 是的，但就是我的浮誇，也能得人的歡心；不錯，我一感動了婦人的感覺時，我定能讓我相信她是愛我；但我的求婚一被允許時，她從沒有說：『我是快樂啊，我的愛是滿足啊。』她只是常常先說：『終歸這障礙除去了，』然後說：『您什麼時候再來呢？』

安 那就正是男子說的。

修玄 我否認我會說那種話，但是一切婦人都說那種話，然而這兩種說話都常常驚我；因為第一種的意思是說，婦人的衝動，僅僅已打下我的堡壘，並得了我的衛城。第二種的意思，還公然地宣言，此後她當我是她的財產，算我的時間是完全在她的權力中。

惡魔 那是您沒有心的緣故。

石像 (搖他的頭) 您不要反覆說着婦人說的話啊，修玄。

安 (激烈地) 那於您是神聖的。

石像 仍然他們定要說牠，我從沒有關心過這些礙障。但是除非一方真的是十分沈浸在愛裏，別一方面常常有些須厭惡心的。

修玄 於是從前是安逸夠了的，快樂夠了的婦人，忽變擔心起來，因我而心神恍惚起來，常常在密謀着，企圖着，追求着，看守着，等待着，全心貫注使她的俘物不能逃走——您們要曉得我就是她的俘物啊，然而這不是我所期待的，那也許是十分正當而且十分自然，但那不是體現於美女的音樂，圖書，詩歌和愉快，我已從她那裏逃開來。我已常常從她那裏逃開了來，實則我是因逃避她而著名的。

安 您的意思是指醜名罷。

修玄 我沒有逃避您喲，您不是責我逃避別人嗎？

安 沒有那種話，要曉得您是在和着七十七歲的老婦人說話啊。假使您會有機會，您也會逃避我的，——要是我讓您的話。您定會覺得我不是和別一樣容易應付。假使

男子們不忠於他們的家庭，他們的義務，那麼他們一定要被強迫的使他們這樣，我敢說您們一切男子都定要和音樂的，圖畫的，詩歌的化身來結婚的。然而您們不能得着牠們因為牠們沒有存在，要是肉和血於您是不足的話，那麼您就得沒有，那就是如此而已，婦人定得忍受肉和血的丈夫——也有時肉和血是不十足的；所以您們定得忍受肉和血的妻子。（惡魔好像驚訝的樣子，石像呢好像愁眉苦臉的樣子。）我看您們沒有一個歡喜那種謊話的；但那一切都是實在的，所以若果您不歡喜，您們便得勉強忍受。

佟玄 我的貴婦啊，您已把我反對浪漫史的全部情狀，用一二句話便表白出來了。那就是我爲什麼把我的背向着有藝術家氣質的——而他呢，稱做他的惑解的——浪漫的人的緣故。我謝他教我用我的眼和耳；但我告訴他，他的美的崇拜，幸福的追求，和婦人的理想化是和生的哲學一樣，不值一文的；因此他便叫我做俗物，然後走了。似乎婦人也以她的缺點來教您什麼哩。

安

修玄 她教我更多，她教我其他一切。唉，我的朋友啊，當障礙第一次被除去時，是什麼一種煦煦照眼的光輝啊！我已打算要看惑溺陶醉和愛的青年的夢的一切幻想；但是，看啊！我的知覺已沒有更爲明瞭，我的批評也沒有更爲銳利。我的小姐們，嫉妒心最深的競爭者沒有和我一樣的能銳利地看出她的一切污點。我已不是被騙，我也不以麻醉劑來取她。

安 但是您實在是取着她了？

修玄 那是天之啓示，就是到那時分爲止，我也不會失掉自己是主人的那種感覺，我也不會有意識地向前行出一步，除非我的理智試驗過了，允許過了。後來我相信我完全是一個理性的動物，是一個思想家！我和愚蠢的哲學家一樣說道：『我思，故我在。』（註一）而婦人教我說：『我在，故我思；』而且也教我說：『我會多思一點，故我是更存在一點。』

（註一）是笛卡兒說的。

石像 這是絕端抽象和形而上的，玄，假使您會更具體化些來說，把您的各種發見，以當

作和婦女之間而起的冒險逸話的形式來說，那麼您的話，定會令人更容易懂一點。

修玄

吓！我還要說些什麼呢？您們不曉得當我一和婦人面對面的時候，我的評判明晰

的頭腦的各纖維便警告我，捨了女子，救我自己。但我的道德說不行，我的良心說不行，我的武俠和憐憫心說不行，我的慎重的自尊心說不行。我的聽慣了無數的歌和諧音的耳朵，我的見慣了無數的圖畫的眼睛，把女人的聲音，女人的容貌，女人的色扯成碎片。我一目看見了誰都曉得的親子的類似，我便藉此知道她在三十年後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從笑口裏諸色的牙齒中注意出金的輝煌，我不可思議地感着在神經細胞中所發生的化學作用的奇怪氣味。和珊瑚及象牙的不老不死的人，共在天國的平野走着的，我的浪漫的幻想，在那最高時從我這裏消滅了去。我會記着那些，並且拼命地想復活那些幻影；但是現在那些似乎成爲空的虛構。我的判斷不被擾亂，我的頭腦仍然一次一次的說不行，然而當我正思索着怎樣來拒絕那婦人時，

生便捉住我，猶如水手把一片魚肉投進海鳥的口裏去一樣，把我投進女人的臂裏去。

石像 您還是不要那樣費事的想着好，玄。您和一切聰明人一樣，您的頭腦太多，反而不行。

惡魔 您不是爲得着經驗的緣故，而更快樂嗎，修玄君？

修玄 更快樂，不是啊；是更聰明罷了。那時候是第一次自己知自己，自己知世界，我當時曉得想加束縛於生之不可抗力上，是何等的無用；說慎重，說注意深的選擇，說美德，

說名譽，說貞操是——

安 修玄，您如說貞操的壞話，便是侮辱我。

修玄 我一點都不說到您的貞操，夫人。因爲貞操取丈夫一人小孩子十二人的形式的緣故。假使您是最墮落的女人，那您還能做些過於此的嗎？

安 我能夠有十二個丈夫，而沒有一個孩子。那就有我能做的，玄。而且讓我告訴您罷，假

便是這樣，我以子孫所充滿的地上，便會大大不同。

石像 好啊，安娜！修玄！您被打倒了，壓下去了，消滅了。

修玄 不，因為雖然那不同是真的根本不同——安娜，我承認，已直入要點了——但那不是愛的，或者貞操的，或者恆心的不同；因為要是十二個孩子是由十二個丈夫所生的話，那麼增子孫於地上，那是更加有效的。假使我的奧克台維阿在您三十歲的時候便死了，您一定不會是一個寡婦的；因為您太美麗了。假使奧克台維阿的繼續者，您的第二丈夫，在您四十歲的時候死了，那您仍然是禁不住的。嫁過二次的婦人，是會嫁三次的，假使她是自由這樣做的話。一個高貴的婦人，嫁過三個丈夫，而生出十二個合法的孩子，那不是不可能，而且不會被輿論所評判。這種貴婦比因生了一個私生兒，便被蹴入溝裏的可憐的婦人，是更合法的，那種說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是您敢說她不是較為放縱嗎？

安 她是較為不德而已，但那就夠受了。

修玄 在那種情況之下，所謂美德不是既婚婦人的同業組合，是什麼呢？讓我們對着事

實罷，安娜。生之力看重結婚，僅不過是爲着製造許多孩子，爲着好好地照顧那些孩子的一種策略罷了。什麼名譽，什麼貞操及其他一切道德上的假想，生之力是完全不曉得的。結婚是人類所造的制度中，最放縱的。——

安 修玄！

石像 （有所辯白地）真真的！——

修玄 （堅決地）是的，是人類所造的制度中最放縱的。結婚所以會時行，就是那種原因。所以尋求丈夫的婦人，是食肉獸中最放肆的。結婚和道德的混同，是在毀壞人種的良心，不是在做別的單純的過失。安娜啊！不要震驚，您比我們無論誰還更知道，結婚是以假裝的遊藝和騙人的理想化爲餌的捕男子機器。您的死了的母親，以譏嘲和責罰，來強迫您學習怎樣彈幾曲小琴時，——實在她是和您一樣惱恨那琴的，——她的目的是要引誘您的求婚者，相信他們在家裏會有一位能用佳調來充滿

家庭，至少能以佳調來使他在飯後入夢的安其兒。除了這個目的外，她還有別的什麼目的呢？您嫁給我的朋友奧克台維阿了。然而，自從教堂把他和您結合以後，您會打開您的小琴嗎？

安 您是一個蠢貨，玄。年青的已婚婦女，除了坐在後邊沒有靠的椅子上彈琴外，還有別的事情；所以她已经停止彈琴了。

修玄 假使她愛好音樂的話，她是不停止的。不相信我，她不過當小鳥在網裏的時候，把餌物棄了罷了。

安 （苦痛地）那麼我想男子當小鳥在網裏的時候，從沒有卸去假面具的。丈夫從來是沒有疏忽過的，自私的，殘忍的——呵，從來沒有！

修玄 這種互相反控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那不過男主人公和女主人公同樣地是欺騙。安 那完全是胡說，大多數結婚是十分愉快的。

修玄 『十分』是強大的表白，安娜您的意思是說多情善感的人，是互相利用的。假使

把我送到船牢裏，和一個號數比我相差一號的罪人連鎖著，那麼我不得已定會和他友好起來。他們告訴我這種友好，是情感逾常的，而且至少是格外可親的。但是鎖鏈已不是想望的裝飾，船牢也不是幸福的住宅。那些一味說着結婚的幸福，和結婚所發誓語的不變的人，就是空說着，鎖鏈假使被打斷了，囚人隨意行動了，那麼社會組織，便會立即崩潰的。那種人實在面面光的議論，是不會有的：假使囚人是幸福的，那麼爲什麼把他們鎖起來呢？假使不是幸福的，那麼爲什麼要裝着樣子說他是呢？無論如何，再讓我以老婦人的資格，來盡情地說一回，就是，結婚雖然是生殖人類，但放蕩是不行的。

安

修玄

假使沒有這種事的時候來了，那怎樣呢？有一種志願就有一種方法，——假使人真的想做些什麼，他便終歸能發見些方法來做，您不曉得嗎？不錯，您們有美德的婦人，或者和您一樣想法的婦人，已出盡力量，使男子的心完全傾向着高尙的愛，以之爲最善；而且使他因這高尙的愛，而了解佔有美麗的，優雅的，窈窕的，有愛情的，婦人

的浪漫史，美好和幸福。您已經教婦人看重她們自己的青春，健康，姿態和優雅，比什麼東西還要緊。然而在這感覺和情緒的精美，樂園裏嚎啕大哭的嬰孩，和家事的照料，有什麼位置呢？這就是必然的結果罷，人類會對人類的腦筋說，教一種方法給我，用那種方法我能有愛，有美，有浪漫史，有情緒，有感情；但同時不致有因那些而發生的可憎的刑罰，那些的煩惱，那些的艱難，那些的疾病和痛苦和死之危險，那些許多的僕人和乳母和丈夫和學校教師。

惡魔 這些，修玄君，都在我的境域裏實現了啊。

修玄 是的，以死爲代價，人類是不以這樣的代價來買入的。他還在地上的時候，他要求您的地獄的浪漫的快樂；然而方法是會被找着的，頭腦是見功的，當志願是在渴望中的時候，大國民調查人口的時候，一次減少一次的那個時代，是會到來的，是六個房間的別墅的價錢，是會高過住家房子的時代；是惡意地不顧將來的窮人，和愚蠢地虔敬的富翁會僅僅將人種的價值弄低，因而來停止人種的滅亡的時代；同時，大

膽而謹慎的人，非常自我而有野心的人，玄想的詩有意的人，愛錢和真的快樂的人，崇拜成功，藝術和愛的人都會反對生的力，設法避妊。

石像 那是十分雄辯的，少年朋友。但是假使您生在安娜的年齡，或者我的年齡，那您定會曉得人類雖沒有貧窮，孩子和其他一切家事煩腦的擔心，而能充分過着好日子；但也不過讓他們的頭腦去想着年老的擔心，醜惡的擔心，衰弱和死的擔心罷了。沒有孩子的勞動者，比被十二個孩子所苦的還苦，因為他妻子的懶惰，死死求着娛樂和散心的緣故；而且他的妻子比他還更可憐；我有我相當的虛榮心；因為我被婦人們稱贊為少年人，被批評家們稱贊為石像。但是我承認，假使我在世上一點事情都不能找着來做，單單深味着這種歡樂，那我定會把我的咽喉切斷的。我和安娜的母親結婚的時候——或者，正確地說起來呢，我終歸退讓了允許安娜的母親和我結婚的時候。——我曉得我是在自己的枕頭上種荆棘，我曉得結婚對於我這種從未打敗仗的，高慢的少年軍官是敗北，是俘虜。

安 (感着屈辱) 父親!

石像 我很不安把您驚嚇着了;但是已因玄不客氣地赤裸裸來討論,所以我也同樣地把赤裸裸的真相說出來哩。

安 唔!我想我是荆棘之一。

石像 全沒有這回事。您是薔薇啊,您看,您的煩惱,大抵您的母親都有了。

修玄 那麼我請問,總司令,爲什麼您要離開天國來這裏,像您所謂來深味傷感的歡樂呢,而且您承認那種歡樂總有一次會強迫您去切斷您的咽喉的呢?

石像 (被窘了) 噯,那也不錯。

惡魔 (驚訝地) 什麼!您要收回您的口齒! (對修玄) 而您一切的哲學論,都不過是使人改宗的假面罷了! (對石像) 難道您已忘記了,我在這裏正供獻給您一個退隱場所,來逃避可厭的無聊嗎? (對修玄) 難道您的人類的減退和滅亡來臨了,那種主張引您到得了好的事。那事是比竭力利用力那個,您所承認爲是使您優雅,使

您高尚，使您發達的藝術和愛的快樂更好的嗎？

修玄

我從沒有主張過人類的滅亡，無論在生的盲目的，無形的狀態上，無論在生自己組織的何等的形式上，生是不望自己滅亡的。這位總司令打斷我時，我還沒有說完呢。

石像

我疑乎您是否會說完，我的朋友。您極端喜歡聽您自己說話哩。

修玄

不錯；但是您已然這麼忍耐了，便請忍耐到完結。在我說的所謂不妊娠，是很明顯

地可以認識的很久以前，就開始反動的。生育人類的，不，生育以至於生育現在所謂超人那樣高度的偉大中心目的，現在隱藏在愛的，浪漫史的，謹慎的，易怒的毒氣雲中，在晴天白日之中，當作一種不再和個人空想快悅，不能實現的小孩少女們的幸福的夢，或者爲着友誼的更爲老的人的需要和金錢的需要，這些混在一起的目的，而實現出來。這樣一來，那麼在鄉土的教會裏所行的直言不隱的結婚儀式，不再是當作不謹慎而被省略式者，一半被禁止了。端莊的，有熱情，有權威的結婚的真實目

的的宣布，是會被尊重，被接受的，然而牠們的浪漫的發誓，約束，『及至死我們纔分別』和之屬之類的，是會當作不可忍受的瑣屑之事，而被排斥的。安娜對於性請給我公平地承認，我們常認出性的關係，完全不是個人的或友誼的關係。

安 不是個人的或友誼的關係！什麼關係是更個人的？更神聖的？更清淨的？

佟玄 就是神聖的和清淨的罷，假使您歡喜的話，安娜，但不是個人的，友誼的。您對於神的關係，是神聖的，清淨的，您敢說是個人的友誼嗎？在性的關係上，男女兩方都是普遍的創造的無力手下人，那個創造力是把一切個人的思想，都蹂躪了，一掃而光了，把一切個人的關係，都破棄了。男女二人是完全互相不認識的人，說着不同的言語，人種和顏色也相異，年齡和性質也不同，除了生殖的可能外，沒有一點是可以有令兩人相合之點，爲着這生殖的緣故，生之力使他們兩人只要秋波互相一射，便互相抱合起來了。從兩親不和婦人相量，決定婚嫁那點看來，我們要不承認這事嗎？您不是常常對於英國人的不道德表示討厭，在那國度裏的天潢貴冑的男女們，相識起

來，便和農民一樣狎戲的，然而就是農民也好，還沒有訂婚以前，男女是何等的互相了解啊。真奇怪哩，就說是決定的律師和家庭醫生罷，男女相戀，也比結婚更相識的哩，不是嗎？

安 是的，我曉得放蕩者的哲學，總是不管婦女的結果的。

修玄 結果，是的。由結果說起來，女人很兇的捉住男子是當然的。但實在您不說那捉住是感傷的，同樣地不能說警察捉住他的罪人爲的是戀愛關係。

安 您看您已承認了結婚是必須的，雖然照您所說戀愛是在一切關係中最不重要的。
修玄 您怎樣曉得那在一切關係中，不是最大的？要是個人的事件，那就十分過太了。假

使您的父親說，除非是個人恨西班牙的敵人，他是拒絕殺西班牙的敵人的，那麼您的父親能夠報國嗎？假使女人拒絕和他個人所不愛的結婚，那她能夠報國嗎？您曉得那是不如此的。出自名門的婦人的結婚，像出自名門的男子的打仗一樣是基於政略的和家族的理由，不是基於個人理由。

石像（被感動了）那是很聰明的意見，玄，我定要把牠思索思索。您真是充滿了思考。您怎樣想到這個的？

修玄 我由經驗曉得的。我在地上的時候，我把這種意見提出給貴婦，那意見雖然被世間所非難了，但令我成爲一個如此有愉快的傳奇主人公，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中，大抵逢着這樣的回答。貴婦一定會說，要是我的話是高尚的，那她會接受我所說的。問起那條件的意思是什麼來，那就是這樣：要是女人有些財產的，那我就得把牠爲自己所有，要是沒有的，那我就得要終生負擔她的養育；以至於死，我也要她的交情，她的勸告，而且要裝着常常狂喜於自己不得脫離的懲罰；尤其是我應永久爲她的緣故，把背向着其他一切婦人。我不反對這些條件，因爲那些條件是過分的，是不近人情的；使我寒膽的，倒是那些條件的太過不適切。我無分彼此，十分坦白地回答道：我連夢也沒有夢這些事情；除非婦人的人格和知識，是和我同等，或者比我優美的，那麼她的說話纔會使我墮落，她的勸告纔會使我走入迷途；她的永久的交情，就是我

曉得的話，對於我定會無聊不堪；就是預先在一禮拜前，我都不能負我感覺的責任，何況至於終生；和女人以外一切的人們斷絕自然的，無拘束的關係，那定會使我偏狹，使我乖枉的；假使我是服從那個的；但假使我是不服從的，那定會受人咒罵，說是暗裏行事；最後，我對她求婚的提議，是全然不與這些事情發生關係的，并且那是男性對女性的極單純的衝動的結果。

安 我以為那是不道德的衝動罷。

修玄 呵，夫人，自然纔是您所謂不道德的啊。我代牠羞恥，但我沒有法子。自然是暗裏行事，的撮事者，時間是破壞者，死是殺人犯。我常常寧願遭遇那些事實，而在那些認識的牆腳上築起許多制度來。而您呢，寧願宣揚三個惡魔的貞操，節儉和可愛的親切，來調和三個惡魔，把您的制度根基在這些阿諛追從的上面，這些制度不圓滑動作，那不是有什麼不可思議嗎？

石像 婦人們慣說的是什麼呢，[玄？

佟玄 呵，互相不要隱諱。您先告訴我，您慣和婦人們說的是什麼？

石像 我呵，我發誓，我至死都不變忠誠；我發誓假使他拒絕我，那我就要去死；我發誓沒

有婦人像她的——

安 她是誰？

石像 就是及時發現的她，我有許多常常說的，確定的句話。其中之一句就是，當我八十歲的時候，我所愛的婦人的一條白髮比較十分美麗的少女的一束濃厚的頭髮，還更令我動心。別一句就是，無論別的謊做我孩子的母親，那就是想起來我也不能堪的。

佟玄 （憎惡地）您這個老壞蛋。

石像 （頑強地）一點都不是；因為那時候我是真心實際那樣相信的。我有一個心，不是和您一樣，令我成功的就是這個真心。

佟玄 真心！僅足以相信拳手頓足的大誑語的，就是您所謂的真心！渴求婦人！以至於在

您的興奮中，藉欺騙您自己來欺騙婦人的，那就是您所謂的真心！

石像

呵，請停止您的詭辯罷！我是一個有愛的人，不是一個律師。就因為那個婦人纔愛

我，願上帝保佑她們！

修玄

她們使您這樣想。然而我雖這樣冷靜地用律師的態度來行事，她們也使我這樣想，這是什麼呢？在迷惑中亂說些無理的話，並且相信那話，那個時節，我也有過的。有時候，說些美好的事情來，使對方歡喜的慾望，令我心裏澎漲着得亂說出那些事情來。在別一個時候，我用惡魔一樣冷酷的態度來責備自己，使對方流淚。但是就是這兩種方法，同樣地我不能逃開她們。當女人一看了我的時候，除了終生服務，或逃避外，是沒有別的什麼的。

安

在我和我的父親面前，您敢誇耀着一切婦人都以為您是不可抗拒的。

修玄

我是在誇耀？我覺得我顯出最可憐的形態。而且我已說過，婦人一看中了我，那不是常常如此的。於是，不得了，什麼善良的使我忘形的憤激啊！什麼對於卑怯的色鬼

壓服的挑戰啊！什麼伊毛根和伊亞其毛（註一）的活劇啊！

安 我沒有做什麼活劇啊；我僅僅不過叫叫我的父親罷了。

修玄 於是您的父親手中，拿着劍走來，把我殺了，來回復已被污的名譽和道德。

石像 殺什麼意思，是我殺您呢，還是您殺我呢？

修玄 我們兩人誰的劍術較好呢？

石像 是我。

修玄 自然是您。然而好像您自己剛纔說的，做許多破廉恥行爲的，您有不怕恥的面孔，來裝着被污的道德的復讐者，并且殺死我。

石像 我是不得不裝着那樣的面孔啊，玄，那就是世上怎樣的擺布事體啊。我不是一個社會改革家，所以我常常做紳士們所應做的事。

（註一）沙氏比亞的“Cymbeline”劇中，伊毛根（Imogen）是一個純潔婦人，伊亞其毛（Iachimo）來誘惑她，不成功，就用惡計來報復。

修玄 那也許可以做攻擊我的理由，但是不能做您後來成爲一個石像的那事件的可

憎的偽善的理由。

石像 那都是由於我上天國而發生的。

惡魔 修玄君，就是您和總司令在地上所做的事，無論如何，也不能使我想那是和我的

人生觀不同。我再說一遍，在這裏凡您所尋求的，您是有的；但您所畏怯的，您是沒有。

修玄 完全相反，在這裏我有一切使我失望的東西，然而沒有我不曾試要過的，缺少的

東西。我告訴您罷，在我能夠思索，比我自己更多的東西的時候，若我不努力來把牠實現，或爲牠開拓一條道路來，那我是坐臥不安的。那就是我的生活的法則，那就是想達到更高的組織，更廣更深更強的自意識和更透明的自己理解的，我的生之不斷的渴望。因爲這個目的的最高無上，對於我不過是以愛來僅成爲片刻之歡，以藝術僅成爲我的能力之訓練，以宗教僅成爲懶怠的口實，因爲宗教創立一個神，那神是看出世界是好的來反對我的本能，因爲我的本能是用我的肉眼看，可以改良的。

我告您，我追求我自己的快樂，我自己的康健，我自己的命運的時候，我是從來不知道幸福的。把我委給女人的手中去，不是爲着對於女人的愛的緣故，那是爲着疲勞和困倦的緣故。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我的頭在石頭上撞傷了，於是我跑過最近我的婦人那邊去，倚靠着她的裙子哭起來，把痛苦哭去。我長大了，不能不和殘忍和愚昧開戰，因此我的靈魂——被傷了，於是我仍然和在小孩子的時候一樣行動起來。我也已享受了我的休息，我的恢復，我的吐氣的時間，我的奮鬪後的過度疲勞；但是，我由歐洲快樂之地被拖出，還不如由意大利人所寫的地獄裏（註一）被拖出。那就是令這個永久快樂之地，對於我成爲十分無趣味的東西了，使您成爲叫做惡魔的奇怪妖魔，就是您沒有這種本能的緣故，您得誘惑的名，就是您把人類的傾向，由他們自己真的目的——多少是和我的相同——傾向，到您的目的的那種成功的緣故。使他們成爲今日的不快的，虛假的，不安靜的，不自然的，性急的可憎的東西，就是

（註一）指旦丁神曲中的地獄。

因他們不從他們自己的意志，反而從您的意志，或者可說是追從着沒有意志的您的那種事實的緣故。

惡魔

（覺得被屈辱了）修玄君，您對於我的朋友們失了禮了。

修玄

吓！爲什麼我應當對他們和您有禮呢？在這誑語的宮殿裏，一兩句真實是不會使

您難堪的。您的朋友們都是最蠢的狗兒，他們實在不美麗，因爲他們不過由裝飾得來的罷了。他們不清潔，因爲他們不過把鬍子剃光，把衣服漿硬過罷了。他們不威嚴，因爲他們不過穿着入時罷了。他們沒有受教育，因爲他們不過是大學優等卒業者罷了。他們不是有宗教的，因爲他們不過是到教堂裏去，便有定位的人罷了。他們不是有道德的，因爲他們不過是守舊家罷了。他們不是有美德的，因爲他們不過是怯懦罷了。他們也不是不德的人，因爲他們不過是脆弱罷了。他們不是藝術的，因爲他們不過是放縱罷了。他們不是興盛，因爲他們不過有錢罷了。他們不是忠實，因爲他們不過是屈從罷了；不是重義務的，不過是羞怯如綿羊罷了；不是具有公共的精神，

不過是愛國的罷了；不是有勇氣的，不過是好吵好鬧罷了；不是有堅決心的，不過是頑固罷了；不是有做主人的氣分的，不過是擅作威福罷了；不是自制的，不過是愚鈍罷了；不是有自尊心，不過是虛榮罷了；不是有愛人之心的，不過是傷感的罷了；不是有交際的，不過是類聚罷了；不是有思想的，不過是慇懃的罷了；不是有知識的，不過是堅持已說的罷了；不是進步，不過是好亂罷了；不是想像的，不過是迷信的罷了；不是公平，不過復讐罷了；不是寬大，不過是討好罷了；不是被訓練，不過是威脅罷了；而且完全不是真實——一切都是說誑語者，就是他們靈魂的深處，也是如此。

石像 您的滔滔而出的話，不過是可驚罷了，玄，我很希望我能像您那樣滔滔地對我的部下談談。

惡魔 雖然，那不過是談話。那一切從前都已說過的了；但是有什麼會變更過了的呢？世間注意那話的程度怎樣呢？

修玄 不錯，那不過是談話罷了。但爲什麼那不過是談話呢？因爲，我的朋友啊，美麗，純潔，

體面，宗教，道德，藝術，愛國，勇氣，及其他一切，都不過是我和別的什麼人能翻轉來，如翻轉手套一樣容易的談話罷了。假使那些都是現實的話，您對於我的非難，定會服罪的；但是幸而不致傷您的自尊心，惡魔先生，那些不是實現。如您所說的一樣，那不過是談話，用於騙騙野蠻人採取文明的談話，或是用於使文化之邦的窮人，甘願做偷盜，做奴隸的談話罷了。那就是支配階級的內裏秘密；假使屬於那個階級的，我們目的不在於爲着不值錢的自己的緣故來得更更有權力更奢侈，我們目的是在於爲着世界的緣故，而得着更大的生，那麼那個秘密，定會使我們偉大的。現在我已是一個貴族，所以也知道那秘密，因此我想您關於一切，這些道德上的虛構的那些無窮無盡的，您的隱語對於我是何等的討厭啊！您對於他們犧牲，您的生命，是何等的悲慘啊！假使您真的相信道德上的勝負，以至您能夠公平地判決勝負，那麼旁觀的人，纔是有興趣的；但是您不如此，您在各種計劃上，都是騙人；而且假使您的敵人倒騙您，那您就要打翻棹子，想來殺他。

惡魔 在地上這話裏頭，也許有些真實，因為人民沒有受教育，而且不能尊重我的愛和

美的宗教的緣故；但是，在這裏——

修玄

呵，是的，我知道的。在這裏除了愛和美以外，一切東西都沒有。呵！那好像在流行戲的第一幕裏，糾紛還沒有發生時，永久都坐着看一樣。在地上迷信的恐怖最利害的時候，我也沒有夢想到地獄，是這樣可怕的。我好像一個理髮匠，弄着絲一樣的頭髮的時候，同時想着不絕的美。我好像糖菓店裏的學徒，呼吸着香甜的氣味。總司令，天國裏有什麼美麗的婦人嗎？

石像

沒有，絕對沒有，都是不漂亮的，她們集合十二個人起來，聚不起值二便士的寶石。他個定是五十歲的男子。

修玄

我想快快的到那裏去，在那裏美這個字，有人出口過嗎？在那裏有什麼藝術的人嗎？

石像

我告訴您，就是美好的石像，在他們旁邊走過的時候，他們也不讚賞牠的。

修玄 我去。

惡魔 修玄，我可以對您坦白嗎？

修玄 難道您從前不是這樣嗎？

惡魔 過去我對您是不坦白的，但是我現在要更進一層，對您承認，人類是討厭一切，討

厭天國和討厭地獄一樣的利害；又對您承認，一切歷史不過是在這兩極端間的世界的擺動的紀錄。一個期間不過是擺子的一擺；各時代的人們，都以爲世界是在進步着，因爲她是在不絕的動。但是當您達到和我的年紀一樣老的時候，和我及總司令一樣反覆地討厭天國，又和您現在一樣反覆地對地獄討厭的時候，那您定不再會幻想，以爲凡由天國到地獄的擺動就都是解放，凡由地獄到天國的擺動，就都是革命。您現在所看出的什麼改革啊，進步啊，向上傾向的完成啊，踏着人類過去，自己的死骸的階段，而向着更高的地不絕上昇啊，（註一）在這時候，您就可以看出這些

（註一）這句話是丁尼生在他的‘In Memoriam’中所說的。

都不過是無限幻想的喜劇。我的朋友可嚇來斯（註一）所說的深奧的真理，您是以明白的，他說：『在太陽之下，沒有東西是新的。』虛中之虛是——

修玄

（不耐煩狀）天啊，這些話還壞過您的愛和美的隱語。您這個稍聰明的蠢人啊，難道因為一個人討厭一切，便說他是不及蠕蟲，狗是不及狼嗎？難道因為人既了東西而沒有食慾了，便說人類要廢止飲食嗎？當田地已耕而沒有種的時候，難道田地是沒有用的嗎？總司令爲着本來幸福的緣故，而沒有蓄積天國的精神，難道在這裏能夠用完地獄的精力嗎？就承認偉大的生之力，已經想中了鐘錶師的思考，用地球做牠的錘子；就是承認對於在地球上面的我們，似乎是十分新奇的各擺動的歷史，不過是前一個擺動的重複歷史；而且不止此，就是承認在無窮的時間裏和馬戲演員的丟球接球一樣。太陽不知幾次把地球丟了又接，接了又丟，而我們一切期間的總合，也不過是丟去接來的一瞬間，難道這個龐大的機械沒有目的嗎？

（註一）可嚇來斯（Koraleth）指傳道者，即指 Salsmon。

惡魔 沒有啊，我的朋友。因為您有一個目的，所以您便以為自然定有一個目的。您一定會同樣地以為她是有手指足趾的，因為您有的緣故。

修玄

但是假使手指足趾是沒有什麼目的的時候，我定不會有的。而且我是自然的一

部分，猶如我的手指是我的一部分。要是我的手指是握劍拿琴的機關的話，那麼我的頭腦便是自然用以了解她自己的機關的了。我的狗兒的頭腦，不過只合於我的狗兒的目的；但是我的頭腦，成爲一個知識而活動的，那個知識對於我個人一點都沒有做什麼，只不過使我的身體，爲我的苦勞之源，使我的衰老及死亡，爲我的災害。假使我沒有我自己以外的目的的話，那麼我做一個哲學家，還不如做一個農夫；因爲農夫和哲學家活得一樣長久，然而農夫是吃得多，睡得好，而且沒有那樣擔心，可以享樂着最愛的妻子。這因爲哲學家是在生之力的掌握中。生之力對他說：『我僅僅因爲願意生和因爲跟着抵抗力最少的路線跑去的緣故，便不知不覺的做出了無知的，不可思議的事情來；但是現在我已想要知道我自己和我的命運，想要選擇

我應走之路；因此我已做出一個特別的頭腦——哲學家的頭腦——好像農夫爲我握住犁一樣，來爲我握住這個知識而且這個。『生之力對哲學家說道：『您定要爲我努力，而至於死，那時候我會做過別的頭腦和別的哲學家，來完成我的工作。』

惡魔 知道又有什麼用處呢？

修玄 什麼，那是因爲可以不從抵抗最少的方向去，可以選出最有利益的路上去的緣故。難道一條船向着目的地走去，和大木料行方不定地漂流着去是一樣的嗎？哲學家是自然的使舵者，在那處我們是不同的，在地獄裏就是漂流，在天國裏就是使舵。

惡魔 恐怕撞在石上去了罷。

修玄 吓！有那一條船，是常常撞在石上去，或沈下海底裏去的？——就是漂流的船，或者船艙面上有舵的船也好。

惡魔 好的，您行您是罷，修玄君，我寧願做我自己的主人翁，而不願做盲目的宇宙之力的工具。我曉得，美麗是適於看的；音樂是適於聽的；愛是適於感的；而且牠們都是適

於玄想，適於談論的。我又曉得，充分地，在這些感覺裏，情緒裏，研究裏，活動就是做一個高雅的，有教育的人而已。無論他們在地上教堂裏說我什麼，我曉得，冥土裏的王子，就是紳士（註一）那件事在上流社會裏，是一普遍一般人，都承認過，而且我曉得，那就對我太甚的了。至於您的以為不可抵抗的生之力，那件東西對於他人在世界裏，是最軟弱不過的東西。但是您若是和其他的改革者一樣，本來是俗惡的，輕率的，那麼生之力會先把你推入宗教裏去，在那裏您要把水灑在嬰孩頭上去，藉以驅除惡魔的；然後生之力會把你由宗教裏驅入科學上去，在那裏您不灑水在嬰孩頭上了，反把疾病在他們身上播植起來，（註二）藉以使他们不致患不時之病；爾後，您便去政治裏頭去了，在那裏您會變成腐敗官僚的走狗，和野心騙子的心腹；於是結果

（註一）『冥土裏的王子』就是指 *Scatan* 即指他自己，『冥土裏的王子是紳士』是在沙氏比亞的李爾王中的句子。

（註二）指種痘。蕭伯納是不主張種痘的人。

便會失望了，老耄了，無氣力了，意氣銷沈了，空空悔恨那極愚劣的犧牲和浪費，即那享樂之力的浪費和犧牲了。總之，一言之，便是會變成蠢鬼的責罰，那蠢鬼在沒有得着好的東西時，便要追求着比那更好的東西。

修玄 但是，至少我是不會無聊的，服從生之力，無論如何，就有那種利益，那麼再會，惡魔先生。

惡魔（溫和地）再會，修玄君，我會常常想到我們所談的種種有趣味的談話。我祝您快樂，我已說過，天國有些人是適合的，但是假使您變了心了，那您就不要忘記，這些門對於悔悟的遊蕩者，是常常開着的。無論在什麼時候，假使您感着溫情，誠實的自然的愛情，純潔的享樂和溫暖的活潑的現實的時候——

修玄 爲什麼不立即說肉與血呢，雖然我們是已經把那兩個油膩的陳腐之談，放開了的？

惡魔（發怒）那麼您把我的情意殷殷的送別之言，還給我嗎，修玄？

修玄 完全不是的。但是，雖然從譏嘲人的惡魔口裏，可以學得很多的東西，但是我實在不能容忍一個傷感的惡魔。總司令麾下，您是曉得到地獄和天國的邊境去的道路的，請您指點給我罷。

石像 啊，那邊境不過是在看事物的二條路中間的差異處，要是您真的要去的話，無論從那條路去都可以。

修玄 好的。（對安娜致敬）夫人，再會了。

安 但是我也打算和您一塊兒去哩。

修玄 到天國的我自己的路我是知道的，安娜，但是我不曉得您的啊。（他不見了）

安 啊，怎樣好啊！

石像 （呼着他）再會啊，玄！（由修玄後方，當作送別禮一樣用大的聲音怒鳴着，最初的，精怪的，旋律的，微微的聲音，又可以聽見了。）唉！他去那兒了。（由他的嘴唇裏吐出長長的嘆息）吁！看他怎樣說！天國的人們無論如何是聽不下去的。

惡魔（抑鬱地）他去那兒是政策上的失敗，我不能留住這些生之崇拜者。他們都去了，這回是我的最大的損失了，自從那個荷蘭畫家去了後。——他定把七十歲的醜老婦畫成有二十歲的愛神一樣的愉快的人。

石像 我記着了，他已來天國裏，名叫藍不蘭特。（註一）

惡魔 呵，藍不蘭特，這些家夥（註二）有些奇異之處，不要聽他們的福音一樣的訓言啊。總司令麾下，那是危險的，注意超人的追求；因為那是使人輕蔑人類的。對於人類，馬狗，貓，不過是種類，是不入道德世界的，然而對於超人男子女子也不過是種類，也是不入道德世界的。佟玄對於婦人表示親切，對於男人表示有禮，猶如在這裏的您的女兒，對於她的玩物貓和狗表示親切一樣；但是這樣的親切，是完全否認人類所獨有的人類性格。

（註一）藍不蘭特（Rembrandt, 1607-1669）荷蘭的大畫家，善於表現對於人生的人類的同情。

（註二）指藍不蘭特和佟玄。

石像 那麼，超人到底是誰呢？

惡魔 啊，就是在生之力的信仰者中間的最新流行語啊。您在天國，沒有遇着在新到的

人裏頭的那德波合種的狂人——他的名是什麼尼采？（註一）

石像 從沒有聽過他。

惡魔 他還沒有恢復他的智慧時，他還先到這裏來哩。我倒有些希望他之處，但是他是一個生之力的頑固信仰者，那考據出超人是和普羅梅休斯（註二）一樣早的人物，的就是他。當二十世紀討厭世界，討厭肉體和討厭我時，就會追從這個最新的老狂熱。

石像 超人是一個好的呼聲；而且好的呼聲，就已足一半成功了。我很願和尼采會面。

（註一）他是混德國種和波蘭種的混血兒。

（註二）普羅梅休斯（Prometheus）在希臘神話中的傳火之使用的創世神之一，和我國的燧人氏一樣。

惡魔 不幸的，他在這碰見了瓦格涅（註一）並和他相吵呢。

石像 也實在的，莫差特我纔死服。

惡魔 呵，那不是關於音樂的爭論。瓦格涅有一次迷溺於生之崇拜裏去了，而且發明了一個叫做西格飛而德（註二）的超人，但是後來他清醒了。所以他們在這兒相會的時候，尼采宣佈他是背信者，而瓦格涅呢，便寫一本小冊子，證明尼采是猶太人。於是尼采怒氣勃勃的上天國去了，事情便因此了結。那也是一個好的解脫機會啊。現在，我的朋友，我們去我的宮裏開音樂大會，來恭祝大駕光臨罷。

（註一）瓦格涅（Wagner）德國之音樂家（1813-1883）又是歌劇作者。他本來是尼采的藝術上的先生，後來兩人意見不合。他的名曲有“The Flying Dutchman,” “Tannhäuser,” “Lohengrin,” “Tristan and Isolde,” “Parsifal”等。

（註二）西格飛而德（Siegfried）希臘北方神話中英雄名。為Wagner四部曲“Der Ring des Nibelungen”中之第三部，四部曲中的主人翁就是Siegfried。

石像 領情了，您的人真好啊，

惡魔 這裏來，總司令我們由老路下去罷。（他站在到墳墓去的活板門上）

石像 好的，（回憶的樣子）終歸是一樣的，超人是一個雅緻的觀念。那是有些石像形的東西的。（他站在惡魔的旁邊，慢慢的開始要沈下去了。從無底深坑處發出紅光來。）唉，這又使我想到了舊時節的事去了。

惡魔 我也是的。

安 等一等啊！（活板門停止沈下去）

惡魔 夫人，您不能由這條路來，您會被尊為神明，但是您會比我們先到宮裏。

安 那不是我為什麼叫您們等一等的緣故，告訴我，超人在那裏呢？

惡魔 還沒造出來哩，夫人。

石像 也許永不會造出來。我們去罷，紅光會令我打噴嚏呢。（他們沈下去了）

安 還沒有造出那麼我的工作還沒有做，（竭力的在畫十字架）我相信未來之世，（向

宇宙環呼）一個父親，請給一個超人的父親！

（在聲音裏她消滅了，在那裏又是沒有一點東西，萬象都似乎永久停止氣息了。於是漠然地在什麼地方有生人的呼聲，令人震驚地在清明的背景中，微微浮出一個山峯。從遠處天空又回復來了；於是立即我們可以記出我們在什麼地方，呼聲更加清楚了，急促了，那呼聲說：『汽車，』『汽車，』忽然現實完全恢復了。不一刻西拉耳山中既是正正早晨；當牧羊的人從山丘上下來，告訴山賊們，有一輛汽車來了時，那班山賊便慌忙站起來，向着馬路那邊跑去。旦涅和敏多遮驚異地起來，矇矓地，面面相覷。斯脫來克而坐起來，略爲欠伸，表示着對於山賊們的騷然，全不起興味，裝着得意的樣子。敏多遮眼光灼灼地看他的手下人應警告而動作，那種情態後，就和旦涅交談着私話。）

旦 敏

您有夢嗎？

有的，您呢？

|敏 有的，我忘記什麼了，您在夢裏頭哩。

|旦 您也在裏頭奇怪啊！

|敏 我通知您。（槍聲在路上發生）蠢貨！把槍當作玩具玩。（山賊們喫驚地跑回來）
誰開槍？（對丟哇爾）是您嗎？

|丟 （上氣不接下氣地）我沒有開槍他們先聞槍哩。

無政府主義者 我已說過，不放棄國家的思想，是不行的，現在我們都失敗了。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向着凹地狂奔過來）大家逃罷。

|敏 （扭住他的衣領，推他使向後仰倒，抽出小刀。）誰亂動，我就對付誰。（他遮住去路）
大家都不能逃了！什麼事？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一輛汽車。

無政府主義者 三個男子。

|丟 兩個女人。

敏 三個男子和兩個女人！爲什麼您們不把他們帶到這裏來？您們怕他們嗎？

好吵好鬧的人（立起身來）他們有衛兵呵，我們逃罷，敏多遮。

澀面的人 在谷上兩輛武裝的車子，載滿兵士。

無政府主義者 槍是向天空放的，那是一種記號啊。

（斯脫來克而又唱他的得意的口笛，在山賊們的耳裏，好像送葬進行曲。）

且 那不是衛兵，那是來捕您們的遠征隊。我們雖說要在這裏等他們，但是我是很匆忙的。

好吵好鬧的人（明白了他說的話後，覺着痛苦的样子。）呵，天啊，我們要在這裏束手

受縛！我們逃入山中去罷。

敏 蠢貨，您曉得什麼山不山？您是西班牙人嗎？您先碰着了牧羊人，便會被他把您引渡過

去，而且我們已身入圈套，有脚也無路跑的了。

好吵好鬧的人 但是——

敏 不要響，我自有辦法。（對旦）同志，您不要賣我們啊。

斯 您叫誰同志？

敏 昨夜勝利是在我掌握中，窮人強盜已憐恤了富人強盜，拿出手來，讓我握罷。

旦 我對您不會存什麼惡意啊，同志，昨夜我和您過了一晚快樂的夜罷了。其他沒有什麼，僅僅如此而已。

斯 我不和誰握手，可以嗎？

敏 （莊嚴地反顧他）少年人，若是我被證明了，我是要辨解我的犯罪的，而且要解釋什麼東西。把我由英國，由家庭，由義務追了出來。您願意把您尊貴的名斯脫來克而被拖入西班牙刑事裁判所的泥土中去嗎？警察會搜索我的，會找出露易遮的像片的，而且會把牠登在圖畫報上，您退避；但是記着，那是您會做的啊。

斯 （不得當地惱怒起來）我不管什麼烏裁判所，把我的名和您的混合一起，那我不願意的，您這個山賊。

敏 那不是露易遮的哥哥，該說的話，但是不要緊，只要把您的口閉了，我們就感謝多多了。（他把他的正面向着他的黨徒，那些黨徒都忐忑不安，過窪地，向着穴洞想隱在他的背後。那時候一隊穿着乘汽車服裝的新鮮人物，神氣很好的從馬路上走來。安娜一直就注目着旦涅，先走過來；其次便是梵阿勒，右手黑克脫扶着，左手藍斯登扶着地走過凸凹不平的地面來。敏多遮走到他的首領席位的石臺邊，態度從容地坐下去，在他的背後，是整排整排的他的黨徒，他的幕僚在他兩側守着他，內有丟哇爾如無政府主義者，是站在他的右側，二個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站在他的左側。）

安 那是價克！

旦 被捉住了！（註一）

黑 爲什麼，當然是的。我說那是您，旦涅，剛剛我們因車輪破了，不得不停下來，那曉得路上都滿是釘子。

（註一）指被女人安娜捉住了的意思。

梵 您和這麼許多人在這裏做什麼？

安 您爲什麼不留下片言隻字便離開了我們？

黑 我要那束薔薇花啊，希特非德小姐，（對旦）我們知道您走了後，希小姐和我相賭一束薔薇花，說您沒有到門德，（註一）卡兒羅以前我的車，是追不過您的。

旦 但這不是去門德，卡兒羅的道路啊。

黑 那不管的，希小姐是追踵着您所停留的地方而來的，因爲她是一個真正福爾摩斯啊。

旦 生之力啊！我失敗了。（註二）

奧 （從路上向着窪地愉快地跳躍下來，來到旦和斯脫來克而二人的中間。）您還平安，我真歡喜。我們擔心着您已被山賊捉去了呢。

（註一）Monte Carlo 是在 Monaco 國裏風景明媚遊人雜沓之地。位置在地中海附近。

（註二）指被婦人所追着那件事。

藍 (他已疑疑地瞪着敏多遮) 在這裏的朋友的面孔我似乎記得着呢。(敏多遮溫雅有禮地站起來，而現笑容向着安娜和藍斯登的中間前進去。)

黑 奇怪，我也覺得是的。

奧 我完全認識得您，先生；但是我想不起我是在什麼地方會見過您的了。

敏 (對梵阿勒) 您記得我嗎，夫人？

梵 呵，十分記得的。但是我太笨了，記不得您的名。

敏 那是在沙鍋飯店裏，(對黑克脫) 您，先生，常常和這位夫人(梵阿勒) 來食中飯，(對奧克臺維阿斯) 您，先生，常這位夫人(安娜) 和她的母親去來栖安戲院的時候，順便來食夜飯的，(對藍斯登) 您呢，先生，常常來食夜飯的，和(脫口而出，語音強得好像做證人的樣子，但是又是弱得僅可以聽得清楚的耳語的樣子) 幾位不同的夫人。

藍 (惱怒了) 然而，那於您有什麼相干呢，請問？

奧 奇怪啊，梵阿勒，我沒有想到在遠足之前，您們是彼此相識的，您和馬羅呢？

梵 （惶恐的樣子）我以為這位是總經理。

敏 是，堂倌，夫人，我一起想起那時我對諸位，就感激不盡啊。諸位對待我真厚意，我由此就可以推測諸位極喜歡光臨的那飯店的。

梵 真無理！（她翻身轉來把背向着他，和黑克脫上山丘去。）

藍 夠了，朋友，我想您不要希望這位夫人，對待您是相識過的人罷，因為您曾在餐桌旁侍候他們哩。

敏 恕我，那是您們說我是您們的相識呢。這幾位夫人也學您們的樣子，然而，您們這種階級的人的惡風氣已顯然暴露了，那麼就終結了，當我是堂倌的這條事件罷。以後呢，就要請您們用對待客人和旅途伴侶一樣的禮貌，對待我啊。（他趾高氣揚地到回原處重復坐他的首領位子）

旦 喂！我在旅途上找着，他是一個可以說得來的人，而您們和平常就來侮辱他。就是這

新人，也和您們一樣的壞，恩利，您的行動就和可憐的紳士一樣。

斯 紳士！我不是啊。

藍 真的，且涅這種口氣——

安 不要管他，格蘭促，就是您曉得這人的事，也是及時了啊，（她拿他的手臂，誘他去，上山丘和梵阿勒及黑克連在一起，奧克臺維阿斯好像狗一樣跟在她的後頭。）

梵 （在山丘上呼喊）兵士們來了，他們正由摩托車下來。

丟 （驚惶失措）呵，完了！

無政府主義者 蠢家夥呵，國家是要來使您們喫喫苦頭了，因為您們是被資產階級的政治的寄生蟲所唆使，便饒恕了牠了。

澀面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到底還都喜歡曉舌）全不然，只要把國家機關占據了——
無政府主義者 牠正要捕您哩。

好吵鬧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心中更軋軋起來）呵，不要吵了罷，我們在這裏做什麼

呢？我們等待什麼呢？

敏

（切齒而言）談下去罷，談政治罷，您們這些傻瓜，沒有什麼話更中聽的了。談下去，我告訴您。

（兵士們在路上排着，拿着來福槍，守着窪地。山賊們各自用勢不可當的衝動掙扎着，想互相隱避，而且面上都極力裝着泰然自若的樣子。敏多遮面上現出不屈不撓的神氣，莊嚴地站了起了。做指揮任務的長官，從路上一部一步的走下窪地來，嚴厲地注射着山賊們；於是裝着想問問巨湮的樣子。）

長官

這些是什麼樣的人，英國人先生？

旦

是我的護衛。

（敏多遮面現惡魔似的笑，深深地鞠着躬。山賊們一個一個的面上顯出不可遏制的露齒而笑，他們都用手動動帽子，惟有無政府主義者兩臂交着露出輕蔑國家的神氣。）

第四幕

(是在格蘭娜達 (註一) 地方一個別墅的庭園裏，誰要曉得那是什麼樣子的，那就要到格蘭娜達去看看了。平平凡凡地把那裏的情景列舉起來，就是這樣一團小山，聚著許多別墅，在一個小山上有一個叫做亞魯哈謨不拉 (註二) 的城，

(註一) 格蘭娜達 (Granada) 爲西班牙之省分。

(註二) 亞魯哈謨不拉 (Alhambra) 是 1213 年謨罕默德二世所築的古堡 Moarrish，皇帝的宮殿，現已被地震所損壞了。

在山谷裏有不少的市鎮，到那裏是有幾條有灰塵的白色的馬路，在馬路上的小孩子們，不管是在做些什麼，想些什麼，總是機械地哀鳴着，要半便士而且伸出細小的棕黃色的要東西樣子的手掌想來接受便士；但是在這樣的描寫之下，那裏的情景，除了亞魯哈謨不拉城，乞丐和有色的馬路外，沒有一樣是和西班牙相異的，就是和沙利（註一）也沒有不同處，所不同的只是沙利的小山，比較的小和醜陋，而且也許可以稱呼沙利，爲沙利墩；但這些西班牙的山丘，是有山岳之趣；明媚的風光，雖然把牠們的體量遮蔽了，但仍不傷牠們的威嚴。）

（這裏所說的庭園，就是在與亞魯哈謨不拉城相對的山丘上；這裏的別墅和所謂別墅的一樣是工程浩大，堂皇偉麗，且有家具，一禮拜一禮拜地以之租給富裕的英美遊客的。若是我們站在花園脚下草地上，看上山丘頂上去，那麼我們的眼界，僅僅是在山丘頂上，無涯的大空中的用石疊起來的看臺的石欄干而已。

（註一）沙利（Surrey）英國最優美的州郡。

在看臺和我們中間，有一個花園，花園的中央，有圓形的水池和噴水器，花園的周圍，圍着幾何學式的花牀，砂礫鋪的道路，和佈置非常齊整的，剪去的水松。庭園是高過我們的草地，假使由堤的正中踏上，幾步就可走到那裏。看臺又比庭園更高；由那裏再踏上幾步的樣子，越過欄干，就可以眺望到山谷裏的市鎮，和向着這市鎮那面綿延到很遠去，而成大山的許多小山丘的優美景色。在我們的左手，就是別墅，可以由庭園的左隅的階梯，達到從看臺那邊到回來，經過庭園，再下到草地上去；（這樣一來，別墅反而在我們右手的後方去了。）在那裏已沒有網球網，也沒有槌木球的圈子，但在左手邊有一張纖小的鐵桌，桌上放着書皮多是黃色的書，在牠旁邊有一張椅子，從這些情景看起來，可以曉得這別墅裏的二房東，是有文學趣味的人。在右手椅子上，也放着幾冊翻開着的書籍，但是在那裏已沒有報紙，又沒有遊戲器具，這種景狀，足以令聰明的觀客，對於住在這別墅裏的人，是什麼樣的人，那種問題可以走到極遠的結論去的。可是這些推想被遏止了，因為在

這輕快優美的下午，亨利·斯脫來克而穿着做工作的衣服，從我們左側的柵邊的小門出現了。他給一個年老的紳士開門，然後跟着他來草地上。）

這老紳士不管西班牙的暑氣，仍然身穿着黑色的大禮服，頭帶着高邊的氈帽，褲子是灰黑色的小邊，和紫丁香花色混合而成莊嚴顏色的，在一點污點都沒有的麻布襯衫上，繫着結形蝶形的黑色的領帶。這種樣子看起來，也許這個人不管氣候怎樣，是要不斷地細心地表現出他的社會地位，所以就在沙哈拉（註一）沙漠中心也好，在謨罕不蘭斯（註二）的絕頂也好，他是不改常服的人。但是以維持並廣告第一流的裁縫店和雜貨店，爲自己的畢生使命的那種上流階級的品格，他是沒有的，所以他穿起這種漂亮的服裝看起來，反而來得粗鄙，雖然假使穿起無論什麼樣的工作服裝來，他定會更見得威嚴的。他是面頰圓厚，顏色紅赤，頭

（註一）沙哈拉沙漠（Sahara）在阿非利加北部，爲世界最大的沙漠。

（註二）謨罕不蘭斯（Mont Blanc）爲阿爾卑士山之最高峯。

髮剛硬，眼睛細小的男子，他的緊張的口，是捲下到兩角的，他的下頰是頑固的樣子的，和年紀齊來的皮膚的弛懈，死死的附着在他喉道和他的兩頰下端的皺肉，可是在他的口上他仍然是堅硬的；所以他顏面的上部看起來，比下部較爲嫩點。他有賺錢人所有的自信樣子，同時似乎也有賺錢人用蠻力的奮鬪來賺錢的那種獷惡像，他雖然看起來是彬彬有禮的樣子，實則說在必要的時候他是有的。同時假如在他不令人可怕的時候，什麼手段的那種威嚇口氣，顯然可見是有的。同時假如在他不令人可怕的時候，看起來他的可憐的；因爲有時似乎他有好像那令他穿得起那禮服的他的巨大商業，不與他以滿足，且把他的愛情受饑餓受挫折，一樣的令人可憐的神氣。從他第一次所說出來的話看起來，很明顯的他是愛爾蘭人，雖然他的身分變了幾次，他的住所換了數回，但他的土音是永久纏住他的。我們只可以猜出他所使用的本來的言語，也許是粗暴的開利（註一）土音；但是在倫敦格拉斯稿，多不靈和許

（註一）開利（Kerry）愛爾蘭 Munster 州中的郡縣名。

多大都會裏發生的言語的退化，早已都影響到他的土音，所以現在除了純粹的倫敦人以外，已沒有人以為那是土音了。因為那土音的粗暴氣，雖然還保留着，但牠的調子，便幾乎沒有了。斯脫來克而就是一个極顯然的純粹倫敦人，所以使這位老紳士起了極深的輕蔑之念，以為他是連自己的國語，都不會說得正當的那種蠢英人。反之，在斯脫來克而這方面呢，以為這老紳士的重音，是上帝特用以安慰不列顛種族，而深深想出來一種戲謔，而且常常恣意的看待他，是一種劣等的、不幸的種族，但是當這老紳士一表現着要認真地實行他自己愛爾蘭式的無理那種徵候時，屢次他對方表示着憤怒的恐嚇。

斯 我告訴年輕貴婦去，她說過您還是留在這裏好（他轉身想經過庭園走上別墅去）。

愛爾蘭人 （他用奇怪的眼光，眺望着周圍。）年輕貴婦是梵阿勒小姐嗎，嚶？

斯 （忽然疑慮地站在階梯上）嚶，您不曉得嗎？

愛爾蘭人 我曉得？

斯 (他的脾氣要發作了) 噫, 曉得呢, 還是不曉得呢?

愛爾蘭人 那關您什麼事呢?

(斯脫來克而現在怒極了, 從階梯上到回來站在這客人的面前。)

斯 我告訴您, 那問我什麼事罷。羅濱遜小姐——

愛爾蘭人 (阻斷他的話) 呵, 他的名是羅濱遜小姐嗎? 謝謝您。

斯 什麼, 您還不曉得她的名?

愛爾蘭人 曉得的, 因您現在已告訴我了。

斯 (對於這紳士的敏捷的巧妙回答, 昏迷了一刻後。) 喂, 您已不是應該受那便條的人, 爲什麼走進我的車子來, 使我把您帶到這裏來呢?

愛爾蘭人 請問誰應受您的便條呢?

斯 是埃得馬羅侖(註一)先生, 是羅濱遜小姐請我給他的, 曉得了嗎? 羅濱遜雖不是我

(註一)本來是黑克脫(Hector)馬羅侖因爲他漏了H音故成埃脫(ector)馬羅侖。

的主人，但我是對她懷好意，而代她交便條的。我曉得馬羅侖先生的；您也不是他，完全錯了，在飯店裏他們告訴我，您是埃脫馬羅侖。

馬羅侖 是黑克脫馬羅侖啊。

斯（穩靜而卓越的樣子）在您的國度裏，纔是黑克脫；因為住在愛爾蘭和亞美利加的鄉村裏得來的。在這裏呢，就是埃脫說不定您還沒有注意到，但是立即就可以曉得的。

（梵阿勒走來的時候，把漸漸緊張的談話鬆懈下去了。她由別墅裏飛步出來，經過庭園，來到階梯上，剛剛要踏下去的時候，很湊巧的來到他們兩人的中間。）

梵（對斯脫來克而）您把我的信送去了嗎？

斯送去了，小姐。我把信帶到飯店，送進去了，等着年少的馬羅侖先生出來。後來跑出了這位紳士，說知道了，要和我一起來。因為飯店裏的人，也說他就是埃脫馬羅侖先生，所以我就帶他來了。但是他現在又說不是了，不過假使這位紳士不是您所要的話，

那您只要說一聲，我馬上就可以帶他回去的。

馬 夫人，我能和您交談一下，那我真感激不盡了。我是黑克脫的父親，這位伶俐的英人，再和我談多一二點鐘的話，那一定可以知道的。

斯 （冷淡地反抗着）不，就是談多一二年也沒有用的，假使您和您的兒子一樣長久地，被訓練到文文雅雅的話，那您也許會看起來和您的兒子一樣。但是現在已來不及了，因為在某種條件上，您已大難造就了。（溫婉地對梵阿勒）好的，小姐。您要和他說話罷，我不妨害的。（他和靄可親地向馬羅妮點頭，於是從在柵邊的小門走出去。）

梵 （極有禮貌的）對不起啊，馬先生，假使那人已衝撞您了的話，但是也沒有法子啊，他是我們的車夫呢。

馬 您們的什麼？

梵 我們的自動車的車夫，他能駛汽車，一點鐘走七十里路，而且假使車子壞了的時候，

他又能修理。我們是依靠我們汽車；我們的汽車又依靠他；所以我們當然又要依靠他。

馬 夫人，我覺得英國人每得着千金了，似乎就是增多他所依靠的人的數目。可是您無須代您的人向我辯解，我是故意使他說的，這樣一來，我曉得了，您停在這裏格蘭娜達是和許多英國人一起的，而且我的兒子黑克脫也在內。

梵 （很會說話的樣子）是的，我們想去尼斯（註一）哩！但是先來這邊人多，而且集中，所以我們不得不跟他們來，請您坐下好嗎？（她收拾在最近她的椅子上的兩本書）

馬 （被這種好意感動了）謝謝您，（他坐下，同時當她走過鐵桌去放書的時候，他奇怪地審視她。她到回來的時候，他說話了。）是羅濱遜小姐罷？

梵 （坐下）是的。

馬 （從袋裏取出一封信）您的便條給黑克脫的是這樣，（梵阿勒不覺嚇了一跳）他

（註一）尼斯（Nice）是小亞細亞 Bithynia 的古都。

一聲不響的拿出來，又帶上他的金邊眼鏡，『親愛的人：他們下午都去亞魯哈謨不拉了，我假着頭痛，單獨一人留在這庭園裏。請坐價克的車子，飛奔前來，因斯脫來克而是會立即帶您來的。快快，您的愛人梵阿勒（他看看她；但現在她清醒了，而且十分安靜地返視着他的眼鏡，羅馬侖慢慢把話繼續說下去）在英國社會裏，少年人是怎樣交際的，我是不曉得的；但是在美國呢，這封信是會令人想到兩人間是有十分的親密交際的。

梵 是的，我和您的兒子，是極熟悉的，馬羅侖先生，您有什麼異議嗎？

馬 （略為喫驚的樣子）不，沒有所謂異議。不過請您要知道，我的兒子是全然依靠我的，而且他要處理什麼重大的事件的時候，他一定要和我商量商量的。

梵 我相信您一定不和他無理取鬧的。

馬 我希望我不，羅小姐。但是像您這種年紀的人，所以為無理的，也許是我以為有理的。（略為聳肩）啊，好的，只要我們二人了解，您的取鬧也是沒有什麼用處的，馬先生，

黑克脫要娶我哩。

馬 我從的信中曉得他要娶您的。不錯，羅小姐他可以隨他的便；但是若是他娶了，您的話，他是想不到我的半文錢的。（他取下眼鏡和信一起放入袋裏去。）

梵 （略爲嚴重地）那對我太不客氣了，馬先生。

馬 我沒有說過對您不起的話啊，羅小姐。我絕對相信您是又柔婉又漂亮的少婦，但是我對於黑古脫我有別種想法。

梵 黑克脫對於他自己也許沒有別的想法，馬先生。

馬 也許沒有，那麼他可以自由行動，不把我放在眼中，至多不過如此而已，我敢說您是預備那麼做的，當一個少婦寫信給一個少年。快，快，快的去她那邊的時候，金錢好像狗屎，愛情好像黃金。

梵 （嚴厲狀）請您恕我，馬先生，我沒有想事想得這樣蠢法黑克脫定規有錢的。

馬 （猶豫地）呵，很好，很好，自然他會由工作得錢的。

「梵 有錢就有什麼用，假使定要由工作纔可以得來的？（她不耐煩地站了起來。）那都

是廢話，馬先生，您定要使您的兒子保持他的地位，那倒是真的，那是他的權利啊。

「馬（憂鬱狀）我不贊成您嫁給他，是依恃那種權利的，羅小姐。」

（梵阿勒幾乎已忍不住要發脾氣了，她竭力控制着自己；把握着的拳頭解開，努力裝着鎮靜安閒地，坐回他的原位。）

「梵 請問您對我有什麼異議呢？最低的限度內說起來，我的社會地位和黑克脫的是一樣不錯的，黑克脫也承認這點。」

「馬（悻悻地）您常常是這樣對他講罷，唔，黑克脫在英國社會地位，羅小姐，就是我爲什麼給他選擇買入的理由了。我已經答應過給他相當的供給，我讓他選擇出在英國中最有歷史的房屋，堡壘，或寺院。假使他一告訴我，他要那些東西，是爲着那值得那些傳統物的妻子的時候，我便給他買起來，并給他支撐那些東西的資產。」

「梵 『值得那些傳統物的妻子，』是什麼意思？難道有教養的婦人，不能給他支撐這樣

的房屋嗎？

馬 不，不是天生成的，就不配支撐那房屋。

梵 黑克脫也不是天生成配支撐那房屋的，難道他是的？

馬 他的祖母是一個赤足愛爾蘭女子；是在燒泥灰的爐邊養育我的，我要他也娶這種婦人，那我不惜給她嫁資的。我要他用我的錢來使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向上，或者使有些別的人向上，假使在什麼地方所謂社會利益，還存在的話，那我就要使我的錢用得有意思。但是那定得要對什麼人有益，假使他和您結婚起來，那就等於他沒有結婚，一切事體就和原來一樣，一點沒有變動。

梵 我的許多親戚，會反對我和沒有身分的女人的孫兒結婚的，馬先生，那也許是偏見；但是您希望他娶一個有身分的女人，那也就是這樣的偏見啊。

馬 （站起來，用一種審視的神氣，走近她，在那種神氣裏頭，雜有許多勉強的尊敬心。）
您倒似乎是一個十分坦白的好女子啊。

梵 我不坦白，爲什麼因爲我不能給您以利益，便要看得我這樣的可憐，爲什麼您要令黑克脫不快呢？

馬 他約會克服那不快的，男人在金錢上失望，比在愛情上失望還難過。我想您一定以爲那是可鄙的，但是我曉得我說的話是有意義的。我的父親是在一八四七年的凶年餓死的，諒必您已聽着了罷。

梵 是饑饉嗎？

馬 （用潛在着的情感）不是餓死的，假使國內的食物充足得很，就輸出國外去，那纔不會有饑饉的。我的父親是餓死的，我呢就在我母親懷抱裏被餓趕到美國去了。英國的法律是把我和我的家庭，從愛爾蘭趕出去的。然而您們可以保有愛爾蘭。我們呢會到回來買英格蘭的，而且我們要買最好的，我不願僅把中等階級的資產，和中等階級的婦人給黑克脫，那就是坦白話，和您一樣的不是嗎？

梵 （冷淡地憐憫他的傷感）真的，馬先生像您這樣年紀的人，能這樣聰明的說出這

樣浪漫的話來，我真驚異啊，您以為英國貴族被您一問，就會把他們的地方賣給您嗎？

馬 我已取得在英境內二座舊式房屋的先買權，一座是歷史的所有主，說是不能繼續掃除各個房間，其他一座呢說是不能出遺產稅，您現在怎樣說呢？

梵 那自然是很可恥的；但是您一定要曉得政府對於財產，不久就要停止那種像社會主義的行動哩。

馬 （露齒而笑）您以為我還沒有買那房子——或者買那寺院——以前他們能夠那樣做嗎？兩座都是寺院呵。

梵 （稍為難受，把那些話放開了。）啊，知道了，說些正經話罷，馬先生，要曉得我們說得太離奇了呢。

馬 一點不離奇，我句句話都是正正經經的。

梵 那麼，您了解黑克脫的程度還不及我的哩，他是浪漫的，狂熱的人——我想那是從

您那裏得來的罷——他需要一種妻子來照顧他，要不是狂熱的人纔好。

馬 也許是像您這種人？

梵 （安靜地）不錯，是的，但您絕對不給人保持他的地位的資產，而想要我來擔任這種工作，那您要免想纔好。

馬 （驚異起來）請您停一刻，停一刻。我們談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沒有打算要請您擔任什麼事情呢。

梵 自然，馬先生，您可以令我十分爲難，和您說話的假使您硬要誤解我。
馬 （半分迷惑狀）我沒有爲難您什麼；但是似乎我的談話已走到軌外去了。

（斯脫來卡而很急促的樣子，開小門給黑克脫進去。黑克脫氣息帶憤怒的來到草地上，預備要向他父親那邊走去的時候，梵阿勒很慌忙的跳前來阻擋他。斯脫來卡而沒有在那裏等，但站在聽得到看不見的地方。）

梵 啊，真不幸，但是現在，黑克脫，請不要說什麼罷。請暫走開，等我和您的父親說完了話

再回來。

黑 (強頑地) 不, 梵阿勒, 我的意思要立即克服這件事。(他擠開她從她旁邊走過, 他父親面對面站着。他父親的雙頰湧起了愛爾蘭的血, 變成漆黑色) 父親, 您行得太不光明正大了。

馬 您說什麼?

黑 您開別人寄給我的信, 您又假裝着我來騙這位婦人, 那真不高尚極了。

馬 (威嚇狀) 喂, 當心您在說什麼話, 黑克脫, 當心, 我告訴您。

黑 我已經當心過了, 我現在也在當心, 我在當心我的人格, 當心我在英國社會上的地位。

馬 (激烈地) 您的地位是用錢得來的, 您懂得嗎?

黑 但是您開那封信, 就已把我的地位毀壞無餘了。一封英國婦人來的信, 不是寄給您的, 一封機密信! 一封要緊信! 一封私信! 被我父親所拆開! 在英國那是一件無論如何

辯解，都辯解不了的事情。我們兩人還是立即回去好。（他雙目瞑着，好像向天訴說，請見證他們兩被逐的羞恥和苦悶。）

梵 （因天性不喜歡吵鬧，她叱着黑克脫。）不要無理，黑克脫，馬先生開我的信，是很應該的，因為他的名字在信封上寫着。

馬 您看！您沒有常識，黑克脫，我謝謝您，羅小姐。

黑 我也謝謝您，那是您的好意，我的父親是不曉事的。

馬 （憤怒極了，握緊拳頭，）黑克脫，——

黑 （帶着不屈不撓的道德的勇氣。）啊，威嚇我是沒有用的，私信到底是私信，父親，無論如何您都說不過去。

馬 （提高他的聲音，）不用口回答，您聽見了嗎？

梵 噓！不要講了罷，他們都來了。

（父子兩人都噤了口，不說一句話，互相頑視着。這時旦涅和藍斯登由小門進

來，隨後來的是奧克台維斯和安娜。

已經回來了！

亞魯哈謨不拉城下午沒有開放。

梵 眞失望！

（旦涅走過去，立即覺得他自己是在黑克脫和一個生疏的老人中間，他們兩人很明顯的是要吵嘴的樣子，旦涅要求解釋的樣子，把他們看來看去。他們澀顏地避開他的視線，把他們的怒氣藏在心裏。）

藍 您這樣頭痛，站在日光下，您爲什麼不識想，梵阿勒？

旦 您也恢復原狀了，馬羅侖？

梵 呀，我忘記了，從前我們都沒有會面過哩，馬羅侖，請介紹您的父親好嗎？

黑 （和馬羅侖一樣堅決狀）不，我決不，他已不是我的父親了。

馬 （惱怒得透頂了）在您的英國朋友面前侮辱您的父親，是不是？

梵 呵，不要吵嘴罷。

（安娜和奧克台維阿斯停留在近門的地方，互丟奇怪的眼色，然後躡手躡足地踏上階梯，踱到庭園裏；在那裏他們可以不阻礙他們，同時又可以觀望他們的糾紛。他們上階梯的時候，安娜默不一聲做做鬼臉表示同情梵阿勒。梵阿勒背向小棹子站着，看見他的丈夫毫無顧慮他父親的財產，竭力發揮他的道德精神，那種情狀，她失望得不知怎樣好。）

黑 我真難過，羅濱遜小姐，但是我正在爲着主義而戰。不錯，我是人家的兒子，而且我希望是一個孝子；但最要緊的，倒是我是一個人啊！所以當父親把我的信當着他的一樣處置，而且就是幸而我得了您的同意，而他又敢擅自說出不準和您結婚的時候，我就和我的父親分袂走我自己的大道的。

旦 和梵阿勒結婚。
藍 您神氣清醒嗎？

旦 您忘記了我們告訴您話嗎？

黑 (放肆地) 我不管您們告訴我的話。

藍 (破面了) 不要多講，先生！您是什麼東西！(憤激之餘，兩肘都發顫，而且急亂地向着門邊走去。)

旦 又是一個瘋子！這些在戀愛中的先生們，應當監禁起來。(他當作黑克脫是不可藥治的人的樣子，動身向着庭園走去；但是馬羅侖發生了新的憤怒了，跟着他，用攻擊的口氣，要他停留。)

馬 這個我倒不明白，難道黑克脫配不上這位夫人嗎？

旦 先生，這位夫人已結婚了啊。黑克脫是曉得的；但是他仍然昏朦的固執着，帶他回家去監禁起來罷。

馬 (痛苦地) 這就是被我的愚劣和無智的舉動所破壞的，所謂上流社會的口氣啊，什麼愛着已婚的女子！他怒氣勃勃的走進黑克脫和梵阿勒之間，而且好像在黑

克脫的左耳中怒鳴着的樣子。您得着了那英吉利貴族的習慣了啊，是嗎？

黑 還是不要把那件事擔心的好，我所做着的道德上的責任，我會負呢。

旦 （帶着發光的眼睛，走近黑克脫的右手旁）說得很好，馬羅妮！您也以爲就是結婚法則，也不是道德，我贊成的；但是不幸的，梵阿勒不贊成。

馬 對不起，先生，那種說子無論如何，都不合我的胃口，（轉過梵阿勒那邊去。）讓我告訴您，羅濱遜夫人，無論您的名是什麼，您已是人家的妻子的時候，您是沒有權利寫信給我的兒子的。

黑 （大怒）我不能再忍下去了，父親，您已侮辱了我的妻子。

馬 您的妻子！

旦 您就是隱諱着的丈夫啊！又是一個假道德家（他叩叩自己的額門，倒在馬羅妮的坐椅上。）

馬 您未經過我的同意和人結婚了！

藍 您故意的欺騙了我們啊！

黑 就是這樣：我已被煩擾得夠了，梵阿勒，和我是結了婚了，不過如此而已，您們有什麼話說呢——那一個？

馬 我有話說，她已嫁給了一個乞丐。

黑 不是，她已嫁給了一個工人，（他的亞美利加式的發音，給他的簡單的不出衆的言語，很大的效力。）我從本日午後起，就開始靠自己過活。

馬 （切齒而怒）是的，您現在是十分有膽量的了，因為您昨日或者今日，收到了我的匯款了。等着花費完了的時候，那您就不會這樣的出言不遜。

黑 （從他的懷中札裏取出一封信）拿去（把封信擲給他的父親）好了，您拿回了您的匯款，同時也和我斷絕關係罷。我已不用您的匯款，也不用您，我不以一千元的原因，來賣侮辱我妻子的特權。

馬 （十分傷心十分不安的樣子）黑克脫您不曉得什麼是窮困哩。

黑 (熱烈地) 然而, 我想要曉得那是什麼呢。我要做一個人, 梵阿勒, 和我一齊去您家裏, 無論在什麼地方, 我都衛護您的。

奧 (從庭園跳下到草地上來, 跑到黑克脫的左手那邊) 我希望趁您沒有走的時候, 請您和我握握手, 黑克脫, 我真說不出的佩服您, 敬重您。(他們握手的時候, 他被感動得幾乎流淚了。)

梵 (也幾乎流淚了, 但是苦惱的淚。) 啊, 不要蠢頭蠢腦啊, 台維, 黑克脫是和您一樣適於做工人的啊。

旦 (從他的在黑克脫別一面的椅子上站起來。) 不要怕, 他不致做苦力的, 馬君。(對黑克脫) 創辦事業的時候, 資本一層完全可以不要擔心。當我是您的朋友罷, 要錢可以向我。

奧 (衝動地) 不然, 就向我。

馬 (嫉妬極了) 誰要您的齷齪錢! 除了向他自己的父親外, 他要向誰? (旦湮和奧克

台維阿斯被嚇了一跳，奧克寧可說是感情被傷了，且湮呢，因金錢困難問題已解決，反而安心起來。黑克脫不要聽人唆，我的孩子，我已說的話，我覺得不是了。我沒有一點意思，是想侮辱梵阿勒的，我說的話都取消了罷。她正是您所望的妻子，好了！

黑（輕叩他父親的肩頭）好的，那是不錯，父親，不要多說了，我們情分又如舊了。不過，我決不向誰要錢。

馬（卑屈地申請的樣子）不要爲難我，黑克脫，與其和我恢復情分而受餓，我寧願您和我相吵而受錢，您不曉得這是什麼世界，我是曉得的。

黑不，不，那是定規了的，變更是不行了。（他無所感動的樣子，通過他父親的旁邊，走到梵阿勒那邊去。）喂，馬羅妮夫人。從此您定要和我一起，去飯店那邊，且成爲正式夫婦了。

梵但是我，要進去，親愛的，告訴大維司和我收拾收拾物件。您先去給我，找一個房間是，可以眺望此處的，好嗎？點半鐘後我進來。

黑 很好，您和我們一塊兒用飯好嗎？父親，您肯嗎？

馬 （很願和解他兒子的心）好的，好的。

黑 諸位，再會。（他對安娜揮手，她現在已和且涅，奧克台維阿斯登一起在庭園裏；他丟開他的父親和梵阿勒在草地上，由小門走出外邊去。）

馬 請您使他覺悟啊，梵阿勒，我曉得您會的。

梵 我全沒有想到，他會這樣剛愎。假使以後他還是這樣繼續下去，那我有什麼法子呢？
馬 不要氣餒，家庭內的壓力，也許是慢慢的，但是確實的，您漸漸的能夠使他馴服下去的，答應我這樣做罷。

梵 我盡力做去就是了，當然我覺得故意使我們那樣窮困法，那是無理之極的事。
馬 當然，那是的。

梵 （略一回憶狀。）您還是把匯款給我好，有了牠，他可以完飯店的賬。我試試看，是否能夠勸他接收起去，當然不是現在，但是在不久之內。

馬 (熱心地) 不錯, 不錯, 這是這裏 (他交她一千元的匯票, 而且狡猾地加給了她) 要曉得這一點, 不過是獨身時用的罷了。

梵 (冷淡地) 啊, 多得很了, (她取牠) 謝謝您。喂馬先生, 您說過那兩座房子——那兩座寺院。

馬 那?

梵 我沒看過後一個都不要買起來, 也許那個地方是很壞的。

馬 我不, 我事事定要和您商量的, 不要怕。

梵 (有禮貌地, 但沒感激的樣子。) 謝謝, 那是最好不過的了。(她安然的走回別墅那裏去, 馬羅妮曲意逢迎的送她到庭園的上端。)

旦 (拖藍斯登注意馬羅妮和梵阿勒分別時的諂媚態度。) 那可憐的傢伙, 既是一個百萬富翁! 又是現代大努力家之一! 若果僅僅是取輕蔑之勞的少女, 那麼無論誰都會和獨一樣被一條繩子牽起來啊! 說不定我都會那麼哩。(他走下草地去。)

藍 (跟着他) 那麼愈早愈好。

馬 (他到回來經過庭園的時候，拍着他的手掌。) 對於黑克脫那是十分好的女人啊。

我不願把她一個人，就來換十個公主。(他走下草地上來到旦涅和藍斯登之間。)

藍 (對這位百萬，十分有禮地。) 在這邊鄙的地方，得見尊顏，真是想不到啊，馬先生，您來買亞魯哈謨不拉城嗎？

馬 也許要買的，我想我比西班牙政府還能利用牠，但那不是我來這裏的原因。老實說，大約在一月以前，我偶然聽着二個男子高談着，一束股票的事。關於價錢的事，他們不同意，他們都是年青而且貪婪；他們不曉得，要是那股票是值得他們所開價的，那麼那些股票定規值得他們要的，因為一點點的差額，實在不值得多費唇舌啊。我爲着好玩起見，我插進去買了來。然而到現在我還不曉得那是什麼事業的股票，這事務所是在這市鎮裏，名是敏多遮有限公司。敏多遮這個名是否是鑛山公司，或者是輪船公司，或者銀行，或者專賣品。

且 他是一個男子，我認識他，他的方針完全是商業的，我們帶您坐汽車周遊這個市鎮，順便去訪他。

馬 您們願意的話，那是很好的，但對不住，請問這位——

且 羅白克，藍期登君，令媳婦的老朋友。

馬 雀躍之至，得見尊顏，藍先生。

藍 謝謝您，且湮君也是我們一團之一。

馬 也雀躍之至，得見尊顏，且湮先生。

且 謝謝，（馬羅侖和藍斯登很和睦的走出小門，且湮叫着和安娜，在庭園裏散步着的奧克台維阿斯。）台維！台維！（台維來到階梯上，且湮響亮地和他耳語。）梵阿勒已嫁着了山賊的金錢供給者。（且湮急速走開去追着馬羅侖和藍斯登，安娜帶着使奧克台維亞斯痛苦的神氣，跨到階梯上。）

安 您不和他們去嗎，台維？

奧（忽然眼淚欲滴的樣子，）我的心真痛啊，安娜，要我和他們去，（他走下草地去，把他的面孔避開她，她撫愛的樣子跟他去。）

安（可憐的李克其，狄克其台維啊！可憐的人啊！

奧那是您的東西了啊，安娜，恕我不得不說出來了，我愛您啊，要曉得我是愛您啊。

安那有什麼法子呢，台維？您要曉得我的母親，已決定把我嫁給價克啊。

奧（驚異狀）價克！

安那似乎無理嗎，是不是？

奧（憤怒之念漸漸來了）您以為價克到現在，也還愚弄着我嗎？您以為他勸我不要

娶您，是因為他自己要娶您嗎！

安（受驚狀）不是，不是，您千祈不要使他想我是那樣說的。我完全沒有想到價克，是那樣對他自己想的，不過從我父親的遺囑看起來，他願意我嫁給價克，那是很明顯的。而且我的母親又決定了牠。

但是您爲着雙親的意志，定要犧牲您自己，那是沒有的事。

我父親愛過我，我母親又愛我，確實的，他們的意志比我的自私是一個較好的指導。啊，我曉得您是極不自私的，安娜，但是請相信我——雖然我知道，我是爲着自己而說的——這個問題，還有別一方面呢。假使您不愛價克，而要嫁他，那對於價克是不是正直？假使您能下愛小子，而他要破壞我的和您自己的幸福，那是不是正直？

（可憐他的樣子，注視着他。）台維，您是一個好人啊，——好孩子啊。

（忍氣吞聲狀，）就是這一句話嗎？

（雖然可憐他同時又諧謔他，）那就夠多了，我敢說，您定要常常拜倒，我踏過的地面嗎？

我要的，那似乎可笑。但不是過分的，我要的；而且我常常要。

『常常』是一句太長久的話了，台維，您看，您當作我神一樣，那我就常常定規照着這樣生活下去。但是若果我們兩人結婚了，我想我就不能做到那地步了，但是假如

我嫁給價克，那您定不會碰着幻滅的——至少在我未老以前是不會的。

我也會老的，安娜，而且，就是我到八十歲的時候，我所愛的婦人的一條白毛，比那最美麗的少女的蓬蓬，一束金髮會更令我心躍的。

（大被感動）啊，那是詩，台維，是真的詩。牠從前世的回聲裏給我一種奇怪的，突然的感覺，那回聲似乎使我常常覺得，牠是人類俱有不滅靈魂的強有力證據。

您以為那是真的嗎？

台維，假使那一成爲真實了，那您雖然是愛我，但同時也就不得和我分別啊？

啊！（他忙亂地坐他小棹子旁，并用他的手遮掩他的面孔。）

（有自信的様子）台維，我無論有什麼東西，我決不打破您的幻見，我可以已不和您一起，也不讓您離開我。我知道正確地什麼是適於您的，您爲着我的緣故，您應當做一個傷感的獨身者。

（絕望）安娜，我要自殺了。

安 啊，那不行，那就不關切了，您不自殺，過着獨身生活，也可以有好日子的。對於女人您可以很和藹，又可以時常去歌劇場，假使一個失戀的人，有可以過得去的收入的話，那麼失戀對於倫敦的男子，是一件很快活的苦惱。

奧 （頗冷靜地，但相信自己不過是回復他的自制而已。）我曉得您想關切的，安娜克會使您相信譏嘲就是我的妙藥。（有威嚴的樣子，靜靜地站了起來。）

安 （狡猾地審視着他）您看我已破了您幻想了，那就是我所怕的。

奧 您不怕破價克的幻想。

安 （帶着惡作劇的狂喜的神氣，面上光輝起來——口裏喃喃地）我不能，他對我沒有幻想，終有一日我要令價克驚奇驚奇，消除不好的印象，比容納一種理想容易得多了，啊，我終有一日會使價克，對我消魂狂喜的！

奧 （重復回到安靜的絕望裏去，不知不覺的開始深味他自己的失戀和微妙的態度）那是當然的，您常常會使消魂，而他——蠢鬼——以為您會陷他於不幸哩。

安 是的，那就是難處啊，在現在的情景之下，就如此的呢。

奧（雄糾糾地）我來告他，知道您愛他好嗎？

安（急速地）啊，不要，他又會走逃去的。

奧（受打擊的樣子）安，您願嫁給一個，不願和您結婚的男子嗎？

安 您真是奇怪的東西，台維，真心去捉一個人的時候，那是沒有一種人是願意被捉的。
（頑皮地大笑）我想您已受我的打擊了，但是您曉得了您已逃出了自己的危險了，所以真的是已得着一種滿足罷。

奧（驚愕狀）滿足！（用責備的口氣）您對我說那些話！

安 好的，假使那真的是苦痛，那您還要多些嗎？

奧 難道我會請求過要多些嗎？

安 您已經說過，要告訴價克，知道我愛他。我想那就是有犧牲的氣分，但是裏頭必定有些滿足的氣分，那也許因為您是詩人，您像那用銳利的荊棘來迫住胸上，使唱出歌

來的小鳥。

奧 那是十分明白的事；我愛您；所以我要您幸福。您不愛我；所以我自己不能使您幸福。可是我能幫助他人使您幸福。

安 不錯，那彷彿是很明白的事，但我發生疑問，是否我們曉得爲什麼我們做那事，做這事。唯一真真簡單明白的事，就是立即去求我們所要的并攫住牠。我想我不愛您，台維，可是我好像覺得我要怎樣的來使您成爲有男子氣的人，您對婦人完全是門外漢。

奧 （幾乎冷淡下去）關於那點，就這樣我夠滿足了。

安 那麼您就應當離開女人，同時要僅僅夢想着她們。總之，就是把全世界給我，我也不願嫁您，台維。

奧 我沒有希望了，安娜，我惟有承受我的惡運而已。可是，我不以爲您是十分知道，我爲着那事是怎樣的苦惱的。

安 您的心腸是這樣的軟弱！您和梵阿勒如此的不同，那是奇怪的事。梵阿勒的心腸和釘子一樣硬。

奧 啊，不是。我絕端相信梵阿勒，在心裏頭完全心女人氣的。

安 （略爲不耐煩狀）爲什麼您那樣說！難道我有思慮，有辦事精神，有聰明，就不是婦人氣了？您要梵阿勒做阿木林，——或者做別的什麼更壞的，像我一樣的傢伙？

奧 什麼更壞的傢伙，——像您一樣的什麼意思，安？

安 啊，是的當然，不是那個意思。但我非常尊敬梵阿勒，她始終是走她自己所想的路。

奧 （嘆氣）您也這樣。

安 是的，但她做作得不動人。——不會使人發生傷感。

奧 （做阿哥一樣的冷情地）誰都不會對梵阿勒壞極傷感的念頭，我想，像她這樣，會令人歡悅的人。

安 啊，他們能夠的，要是她使他們那樣的話。

奧 但是沒有真正優美的女人，會故意那樣戲弄男子的本能的。

安 (舉起她的兩手) 啊，台維，台維，李克其，狄克其，台維，請天要幫助那嫁給您的婦人啊！

奧 (被喊了這些名，他的情感又恢復了。) 啊，奇怪，奇怪，爲什麼您說那樣的話，不要苦我罷，我不明白啊。

安 假使他要說謊，向着男子張網，那您怎樣呢？

奧 您以爲我能娶這種婦人，——像我這種知得您又愛您的人？

安 哼！可是，無論如何，她會使您和她結婚的，要是她聰明的話。所以這件事，便這樣的解決了。現在我不能再多講了，請您恕我，并請說這個問題完結了。

奧 我沒有恕人的事，我也沒有說這個問題已完結了的必要，就是傷口開了，但我至少定不給您看見出血的。

安 到底都有詩的氣味，台維，再會了。(她輕撫他的頰；本想吻她，忽然又生厭起來不吻)

他了。最後由庭園跑到別墅裏去。

（奧克台維阿斯重又在棹邊，把頭伏在兩腕間，咽咽啜泣。希特菲德夫人已環玩過格蘭娜達的店鋪了，手中帶着裝滿許多小包裹的網子，由小門進來看見了他。）

希夫人（跑到他的面前，將他的頭舉起來，）什麼事，台維？人不舒服嗎？

奧 不是，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

希夫人（仍然舉起着他的頭擔心地，）但您在哭着哩。是關於梵阿勒的婚事嗎。

奧 不是，不是，誰告訴您關於梵阿勒的婚事？

希夫人（把她的手離開他的頭，）我碰見羅白克和那個難看的老愛爾蘭人。您敢說

您不是人舒服嗎？什麼事呢？

奧（親切的樣子，）沒有什麼事，——不過一個男子失戀的罷了，那是不是似乎可笑的？

希夫人 但是始末是怎樣呢，難道安娜對您有什麼舉動嗎？

奧 那不是安娜的過失，我也一點都不想來怨您。

希夫人 （駭異）爲着什麼事呢？

奧 （要安慰她的樣子，固握着她的手，）沒有爲着什麼事，我說我不怨您罷了。

希夫人 但我沒有做什麼舉動啊，什麼事呢？

奧 （苦笑）不能夠嗎，我絕對承認，您對我而選擇價克做安娜的丈夫，是對的事，但我愛安娜。就是那樣我就夠心傷了，（他站起來，離開她，向着草地的中央走去。）

希夫人 （急跟他）是安娜說我要她嫁給價克嗎？

奧 是的，她已告訴我了。

希夫人 （深思）那麼我真對不起您了，台維，那不過是她要嫁給價克的說法，她一點都沒有關心，什麼是我說的，什麼是我要的！

奧 但是，她相信了纔會說的，真的，您沒有想到安娜說，那個——那個謊話！

希夫人 但是，那不要緊的，台維，我不曉得那一種少年男子是最好，像世故太淺的您，和世故太深的價克。

（旦湟到回來）

旦 好了，我已處置了老馬羅侏，我已把敏多遮有限公司介紹給他，於是我離開他們兩個山賊，讓他們暢談。喂，台維，什麼事呀？

奧 我要去洗面了。（對希夫人）您把所願望的告訴他罷。（對旦湟）價克，安娜答應的事情，我可以證明。

旦 （奧克的態度弄得他莫明其妙，）答應什麼？

奧 答應希夫人所願望的。（他帶着悲壯的神氣，向着別墅走。）

旦 （對希夫人）這真十分離奇古怪，什麼是您的願望？無論什麼我都可以做得到。

希夫人 （鼻孔呼呼作響，表示感激狀。）謝謝您，價克。（她坐下，旦湟從棹旁拿過其他一張椅子來，坐在他的旁邊。兩隻手腕靠住膝上，傾全神注意她。）我真不明白爲什

麼別人的孩子，對我這樣好，而我自己的反不關心我。我似乎沒有像關心您，台維和梵阿勒那樣來關心安娜和羅達，那是當然的了。什麼世界真奇妙啊，那始終是這樣的坦白和明瞭；然而這樣注意的人似乎一個都沒有。自從騰達兒（註一）教授在貝兒華斯特發表那篇演說後，什麼事都不行了。

且 是的，生活比我們所想得到的更複雜了。但是您要我做什麼事呢？

希夫人 那就是我要告訴的，您一定和安娜結婚罷，不管我喜歡不喜歡——

且 （愕然）那似乎是要我立即娶安娜，不管我喜歡不喜歡。

希夫人 （和平地）啊，大約是這樣罷。當她把心用在什麼事情上去的時候，您曉得的，那事情就一定照她所用心的那樣的！但那不是我做的事，我請您曉得的，就是這點。

（註一）騰達兒（John Tyndall, 1820-1903）英國科學家。『那篇演說』指1874年在 British Association 所講的。牠的大意是說：教權的世界已去，物質論已稱入人心。希夫人用以指孝道衰落那件事。

台維剛纔說是我要安娜嫁給您，這可憐的孩子，關於那件事痛心極了；因他單戀着她哩，雖然只有天曉得她的好處在什麼地方。我呢實在不曉得啊，就是我全沒有想到的事情，而安娜偏說我所願望的。使他人相信；把這些告訴台維也是沒有用，只有台維對我抱反感。但您是較爲明白的人，所以要娶她的話，就不要把怨恨加諸我身上。

旦（用力）我沒有一點意思想要娶她。

希夫人（狡猾地）您比台維更配得上她，她和您是相當的配偶，價克，我很喜歡她已得一位和她相當的人物了。

旦沒有一個婦人是配得上男子的，除開手裏拿着大箸，脚穿有釘的鞋。就是那樣也未必一定可以；總之，我不得拿大箸來對待她，我只要做一個奴隸而已。

希夫人不，她是怕您的。無論如何關於她自己的事，您應該對她說真實話，她定不能像對我一樣來逃過去的。

且 假使我用安娜所信的道德上的言詞來告訴關於她自己的真實話，那人家就會叫我殘忍者。第一，就是因安娜不說絕對真實的事情的緣故。

希夫人 我喜歡別的什麼人，不以她爲天使。

且 總之——做丈夫的人，用被激怒時所出的口吻來說，——她就一個說謊者；而且因爲她把台維的頭腦迷惑着，而又沒有意思嫁給他，所以照着標準定義來說，騷婦是把人家的情慾興奮起來，而又沒有意思滿足人的，那麼她就是騷婦了。再者，現在她已說服您，願意把我犧牲在祭壇上，令我僅僅得到當面罵她說謊者，那種滿足，那我就一言之了，她也是一個威嚇者。但因她不能威嚇婦人一樣地來威嚇男人，所以她不斷地，毫無顧慮地用她自己容色的魅力，來從男人那邊得到她的要求。那就是幾乎令我變成我找不出文雅的名稱來稱呼什麼東西。

希夫人 （和平地反對狀）然而您不能希望十足啊，價克。

且 我不望，但我憂的是安娜倒希望哩。我深知這些什麼說謊者啊，騷婦啊，及其他什麼

啊，都是可以向着一切人而說的，踐踏過的，道德上的非難。我們都說謊；我們都盡我們的勇氣來欺弱者；我們都是爲着讚賞而出價，但沒有一點心思要買牠；我們都拼命由我們的魅力括出租金。要是安娜承認這些話的，那我就不和她爲難了，但是她不承認。假使她有小孩子的，那她定會鞭撻他們，要他們說謊；利用他們的說謊來娛樂她自己。假使別個婦人向我送秋波，那她就會對我說，不要和騷婦往來，她可以恣意而行，雖然她堅持別人，定要準因襲道德所命令的而行。總之，我能忍受一切，惟有她的可惡的僞善，我是不能，那就是使我難堪的事。

希夫人（因自己想要說的事，這樣滔滔地被人說出了，她不覺狂喜起來。）啊，她是一個僞善者，她是的是；她是啊，是不是？

旦 那麼您爲什麼要我娶她？

希（不平狀）您看！自然，又是說我做的了，台維沒有說是我做的以前，我想不到那回事的。但您是曉得的。我喜歡台維。因爲他好像是我的兒子一樣，所以我不願他被踐

踏以至不幸。

旦 然而，就不管我啊。

希夫人 啊，您到底是不同的，您能照顧您自己，您能向她報復，而且她終歸是要嫁人的。

旦 嗚！那是生之本能的話，您討厭她；但是您又覺得要給她嫁人。

希夫人 （受打擊狀，站起來）您以為我討厭我自己的女兒！不要以為僅僅因為我看
出她的過失，我就那樣壞，那樣不自然啊。

旦 （譏嘲地）那麼您愛她嗎？

希夫人 真奇怪，當然我愛她的，您說話真奇啊，價克！我們是不能不愛我們自己的血統
關係者哩。

旦 然而，這樣說也可以免除許多不快。但至於我呢，疑乎着以為所謂血統關係的東西，
在互相排斥的地方，是有一種自然的根基。

希夫人 您不要那樣說啊，價克。我望您要告訴安娜。說我已對您說過了，我不過要解除

您和台維的誤解罷，我不能默然受人說什麼都是我做的。

旦（有禮地）確實如此。

希夫人（不滿足狀）我現在不過把事弄得更僵了，台維怒我是因為我崇拜安娜；但當安娜應當嫁給您的念頭，走進我腦裏去時，我除了說那是對她很好的一句話外，我還有什麼別的話說呢？

旦 謝謝您。

希夫人 但是不要誤會了，憐懂了我的意思。我要公平的態度——

（安娜由別墅裏出來；隨即跟出了梵阿勒，她着的衣服，是預備坐車子的。）

安（帶着恐嚇的慇懃貌，走近她母親的右手旁。）媽媽，您似乎和價克說得很暢快，我們在那裏完全聽見了。

希夫人（駭異狀）您已聽見了。——

旦 不要怕，安娜，不過是——但我們不過是討論她的眼前的習慣罷了。她沒有聽見一

句話的。

希夫人（勇敢地）我不在乎她聽見了，或者沒有聽見，我有權說我歡喜說的。

梵（來到草地上，走進希夫人和且涅之間。）我來和你們分別啊，我要去渡我的蜜月了。

希夫人（哭起來）不要說起啊，梵阿勒，而且沒有結婚式，又沒有請客，又沒有衣裳什麼都沒有啊。

梵（輕撫她）那是不久就要回的。

希夫人 不要讓他帶您去美國啊，您要答應我，不讓他帶您去。

梵（十分堅決的）沒有那回事，一定的，不要哭喲，我不過去飯店那邊罷了。

希夫人 但是您穿這樣的服裝，手裏又擎着行李，那不是——（她窒息着，然後又放聲大哭。）我真希望您是我的女兒啊，梵阿勒！

梵（安慰她）看啊，我也這樣想呢，但安娜會嫉妒人的。

希夫人 安娜一點都不關心我。

安 那真沒法，母親，不要再哭喲，梵阿勒不歡喜的。（希夫人拭她的眼淚，止了哭。）

梵 再會啊，價克。

旦 再會，梵阿勒。

梵 您也要結婚就愈好，那您就不會這樣的誤解。

旦 （頑皮的樣子）到下午後，我定規結婚的，似乎您們都這樣定着呢。

梵 那是最好不過的事，（對希夫人，把手臂繞着希夫人的身體。）我帶您一起去飯店

那邊罷，坐坐車子，於您是有益的，進去拿圍巾罷，（她挽着她去別墅裏。）

希夫人 （她們走上庭園的時候）您去了後，只有安娜一人在這屋裏，我不曉得怎樣過日子哩；而且她又常常管着男子的事！您的丈夫一定不喜歡被像我這種老婦人所纏繞的啊，您無須告訴我，您的關心我是很感謝的，但是我曉得別人想的是什麼

——（她自言自語，梵阿勒的影子已沒有，也不能聽見她的話。）

（安娜考究着梵阿勒說的得時機的話，走近旦涅那邊去，滑稽地從頭至腳的略爲瞟瞟他，於是發表她的意見。）

安 梵阿勒所說的話，是不錯的，您應當結婚。

旦 （反面的樣子）安娜，我決不娶您，聽見了嗎？我決不，決不，決不娶您。

安 （心平氣和地）但是沒有人請求您娶我啊，就是這樣，這樣，這樣，這樣就解決了。

旦 是的，沒有人請求過我；然而誰都以爲這事情已解決了，實則那是毫無根據的。我們相碰的時候，別人就無理地藉口，讓我們在一起，走了開去。藍斯登不再向我裝苦臉了。他的眼睛發亮，好像已把您交給我，去教堂裏一樣。台維把我交給您的母親，並對我說他的祝辭，斯脫來卡而公開地當您是他的將來的僱主，先告訴我那事的就是他。

安 那就是您爲什麼逃開的緣故嗎？

旦 是的，不過被發戀愛病的山賊阻止了，於是和逃學的學生一樣被捉了回來。

安 但是，要是您終生不結婚了，那您就可以不要。（向着後方走去，悠悠然的坐下。）

旦 （跟她）難道有誰想絞殺嗎？然而男子們一點都不掙扎的被絞殺了，雖然他們至少可以把一個打傷了的烏黑的眼睛給牧師。我們是行着世界的意志，不是行着我們自己的。我有一種可怕的感覺，以爲我恐怕應當結婚，因爲您應當有一個丈夫，是因世界的意志的緣故。

安 我敢說，在什麼時候我定要結婚的。

旦 但爲什麼在許多男子中，單單要和我結婚呢？結婚對於我是變節，是神聖的污辱，是男子面目的破壞，是生之特權的賣却，是屈辱的降服，是不名譽的獻城，是敗北的承認。我會像已完成了目的後，就沒有用了的廢物一樣，我會從未來的人，變成過去的人，我會在其他做丈夫的油膩的眼睛裏，看出因新來了一個，和他們分恥辱的奴隸，而感覺喜悅的精神；少年人會譏嘲我，說是賣自己的人；婦人呢會當這種常常是一個謎，一個可能性的，我不過是別人的所有物，——而且是損壞了的貨物，至好也不

過是經過他人手裏傳來的人。

安 然而您的妻子能夠戴一頂帽子，令她自己難看的來保持您本來的面目，像我的祖母一樣。

旦 她這樣不過是爲着令她的勝利，更露骨的緣故罷了；因爲俘物一進了網，就可以公開地把餌物丟了啊。

安 但是那到底有什麼分別呢？美麗最初看見時，是很好的；然而，假使在家三日了，有誰一顧牠呢？我爸爸把圖畫買來了的時候，我覺得那是極可愛的；然而我現在已有數年沒有瞥牠一眼哩。您從來沒有管我的面孔怎樣，因爲您對我太熟悉了，我定是您的傘架子。

旦 您說謊，您這個惡魔，您說謊。

安 諂媚者啊，假使您不願娶我，價克爲什麼努力來迷我？
旦 是生之力的緣故，我是在生之力的掌握中。

安 我一點都不曉得，那恐怕是衛兵罷。

旦 您爲什麼不嫁給台維？他是願意的，難道您的俘物不掙扎您就不滿足嗎？

安 （好像引他到秘密中去的樣子，向着他。）台維將永不結婚了，那種男子決沒有結婚的，您沒有注意到嗎？

旦 什麼！一個以女人爲偶像的男子！以自然只有戀愛故事的浪漫的風光的男子！那個義俠的，忠實的，好心腸的，正直的台維！台維將永不婚！奇怪，他不是生來在街上被一對美麗的媚眼所睨，便立即鐘情的男子嗎？

安 是的；但是，價克啊，那種人多是帶着失戀的性情，住在心情愉快的房子，被房主婦所喜歡的，永不結婚的人。但像您這種人呢，多是結婚的。

旦 （用手叩他的額）實在不錯！『我要結婚，』那個東西終生都睨着我哩；但我從前是不曉得的。

安 啊，婦人也是一樣哩，詩人一樣的氣質，實在是很好的氣質，是很可愛的，很清白純潔

的，詩的。但是，那就是老處女的氣質。

旦 是沒有生產孩兒的，是生之力避免了那件事。

安 若果那就是您所說的生之力，那麼就不錯。

旦 您不喜歡台維嗎？

安 （很當心地察看周圍，是否台維站在可以聽見的地方。）不喜歡。

旦 那麼您真的喜歡我？

安 （靜靜地站起來，向他揮動她的手指。）價克，好好注意您自己的行動罷，

旦 不知恥的，放蕩的淫婦惡魔！

安 大蛇！巨象！

旦 偽善者！

安 （柔和地）沒有法子啊，我爲着未來的丈夫的緣故哩。

旦 爲着我！（竭力改正他自己）不爲着他。

安 (不睬他的改正) 是的，爲着您。您還是娶一個您所謂偽善者罷，價克。不偽善的婦

人，是穿着合禮的服裝，跑來跑去，被人侮辱，被人陷入各種各樣的困難裏去的。縱而
他的丈夫也被拖進了去，要在時時刻刻擔心着新的糾紛裏生活着，您不願選一個
您可依靠的妻子嗎？

且 不願，無論如何都不願；和沸水一樣的困難，是革命家的要素。用沸水來消毒牛乳桶，

猶如用和沸水一樣的困難來消毒人類一樣。

安 冷水也有用的，合衛生理。

且 (失望狀) 呀，您真善辯啊，萬一之時，生之力給您所有的能力了。然而，我也能做偽
善者哩，您的父親選我做您的保護人，不是做您的配偶，我必須忠於我的信任者。

安 (用低低的舍蘭(註一)魔女的音調。)在他做遺囑以前他問我，我要誰做我的保

(註一)舍蘭(Siren)乃希臘神話中，在意大利海岸附近島上三美女神之一。相傳以其歌聲蠱惑經過之

航海者，而使之覆滅。

護人。我說，要您。

旦 那麼這遺囑是您的了！網子早已就張開着的啊。

安 （集中她所有的魅力）——早已——從我們孩童的時候起——我們兩人——
被生之力。

旦 我決不娶您，我決不娶您。

安 啊，您——定要，您——定要。

旦 我告訴您；不，不。

安 我告訴您；要，要，要。

旦 不。

安 （諂媚——哀求——聲嘶力竭）要的啊。在悔恨得太遲了以前，要的啊。

旦 （被從前的回聲所感動了）在從前什麼時候這會對我發生過呢？我們兩人是在
夢裏頭嗎？

安 (突然失了她的勇氣，露出一種她並不隱諱的苦悶狀) 不是，我們是醒着；而且您已說過不要哩，就是如此而已。

旦 (無情狀) 然而？

安 然而，我誤會了；因為您不愛我的緣故。

旦 (攥住他在他的手臂中) 那是說謊啊。我愛您啊，生之力迷惑我哩，我抱住的時候，我譬中已有全世界了。但是我戰鬪着；爲着我的自由的緣故，爲着我的名譽的緣故，爲着我的自我的緣故，卽着不可分的，單一的自我的緣故。

安 您的幸福是值得那一切的。

旦 您要爲着幸福來出賣自由，名譽和自我嗎？

安 那對我不僅是幸福，也許是死。

旦 (嘆息) 啊，這樣的攥住就苦得不堪了。您在我心攥住了什麼呢？有母的是不是同時就有父的心呢？

安 當心，價克當我們這種樣子的時候，假如有誰來了，那您定得娶我啊。

旦 假使我們兩人現在站在懸崖的邊上，那我就要把您抱緊，雙雙跳下去。

安 （在這種緊張的情景之下，漸漸軟弱無力喘氣起來了。）價克，放手罷，我出盡氣力了啊。——我支持得比我所想的還長久哩；放手罷，我不能耐下去了。

旦 我也是啊，讓牠們殺死我們罷。

安 好的，我不怕的，我的力已經盡了；我不怕的，我要昏去了。

（這個時候梵阿勒，奧克台維阿斯和希夫人從別墅裏出來了。希夫人因要乘車子的緣故把身子包着；同時，馬羅侖，藍斯登後頭跟着敏多遮和斯脫來卡而從柵邊小門進來，旦湮赧顏地放開安娜，她暈眩狀，舉起她的手在額上。）

馬 注意啊，這位夫人的形情有些不對呢。

藍 這是什麼意思？

梵 （踱到安娜和旦湮的中間）您病了嗎？

安（跚蹠地，同時竭盡力量。）我已答應嫁給且涅了。（昏倒了；梵阿勒跑在她的旁邊，

摩擦她的手臂。且涅跑過別隻手那邊，想要舉起她的頭。奧克台維阿斯去幫助梵阿勒，但不曉得怎樣好。希夫人急忙到別墅裏去；奧克台維阿斯、馬羅侖、藍斯登跑到安娜那邊，圍繞着她，屈着身子來幫忙。斯脫來卡而冷靜地踱到安娜的腳下，敏多遮走到她的頭邊，兩人都泰然自若的樣子。）

斯 諸位，不要許多人圍繞着她啊。她要空氣——她所能得到的空氣哩。——（馬羅侖和藍斯登被斯脫來卡而追開了，輕輕的離開安娜走上草地向着庭園去，奧克台維阿斯覺得他自己沒有什麼用，也和他連在一起，斯脫來卡而跟着他們走，中途略爲停留一下來注意且涅。）不要舉起她的頭，且涅先生，要讓牠平放着，血纔可以到回那裏去。

敏 對的，且涅君，且給我信任西耳拉山的空氣。（他蹠手蹠足地退回庭園的階梯那邊去）

且（站起來）我就從您的驚人的生理學智識，享利。（他退到草地上的角落裏；奧克台維阿斯急速的走下他那裏去）

奧（對且湏獨白，握住他的手）價克，幸福啊。

且（對奧克台維阿斯獨白）我從來沒有請求過她，是她張網網我的。（他走上草地，向着庭園去，奧克台維阿斯自然呆呆的站着。）

敏（阻住從別墅裏拿出一杯白蘭地的希夫人）這是什麼，夫人？（他從她手中取過來。）

希夫人 一點點白蘭地。

敏 這種東西是不行的，給我吃了罷。（他一飲而盡）且給我信任西耳拉山的空氣罷，夫人。

（有一時許多人都忘記了安娜，瞪着敏多遮。）

安（挽梵阿勒的頭，在她耳中。）梵阿勒，我昏去的時候，價克有說什麼嗎？

梵
沒有。

安 唉！（嘆了安心的氣息後又昏去了。）

希夫人 呵，她又昏去了。

（他們都想要衝到安娜那邊去，敏多遮用着警告的姿態阻止他們。）

安 （仰臥着）不，我沒有昏去。我幸福哩。

旦 （突然堅決地走近她從梵阿勒那裏攬回她的手，摸她的脈搏）奇怪，她的脈搏跳動一點都沒有異樣呢！起來，真胡鬧起來喲。（他急就地令她起來）

安 是的，我現在覺得夠強健了，您幾乎使我死了啊。

馬 粗暴的求婚者，唔！那些人都是最好的人，希小姐，恭祝旦涅君；我希望您和他常常來寺院裏遊玩遊玩。

安 謝謝您，（經過馬羅尼，走到奧克台維阿斯那邊）李克其，狄克其，台維，賀我啊。（對他獨白）我要您哭最後的一哭哩。

奧 (頑固地) 沒有眼淚了; 因為您們幸福, 我也幸福; 而且雖有許多事體, 但我也相信您的。

藍 (踱到馬羅侖和且涅之間) 您是有幸福的人, 價克, 且涅, 我羨慕您哩。

敏 (走進梵阿勒和且涅中間) 世上有兩種悲劇, 一種就是沒有得到您心裏所想的, 其他一種就是得到了牠; 我的和您的就是那些了。

且 敏君, 我沒有心裏所想的, 您叫我做有幸福的人, 那您是很容易的事; 您不過是一個旁觀者, 我是當事人之一, 所以我比較多知道一點。安娜, 不要誘惑台維了, 來這裏罷。

安 (順從他的話) 說些什麼話呀, 價克。(她拏住他伸出的手)

且 (繼續說下去) 確實說我不是有幸福的人, 安娜看起來好像是幸福的, 實在她不過是勝利了, 成功了, 奏凱了而已。那不是幸福, 不過是強者賣自己的代價。我們兩人下午所做的, 不過是捨棄幸福, 捨棄自由, 捨棄安恬, 尤其是捨棄未知的將來, 所可能發生的浪漫的事, 爲着照顧家庭和家眷罷了。我願人不要犧牲我, 利用這個機會, 飲

得半醉，說些糊塗話和粗鄙的諧謔。我們要希飾自己的房子適合於自己的口味；所以從此我要令人注意，七八個旅行錢，四五個化妝盒子，裝生菜的碗，切肉和切魚的刀子，特製的摩洛哥皮的丁尼生詩集及其他一切物件，你們預備堆在我們面前的。我都要立即把牠們賣掉！將所得的錢用來印行革命家必攜送給人家。至於結婚呢，歸英國三日後得了特別許可證在區登記監督官的事務所，我的律師和他的書記前舉行，當事人都穿着便服——

梵 (以極強的確信) 您是搗亂者啊，價克。

(親密地，得意狀瞞着旦，涅撫着他的手腕) 不要睬她，再講下去罷。

旦 講下去！

(一齊都笑起來)

蕭 氏 的 著 作

茲爲讀者參考起見特將蕭伯納的從 1880 年起至 1921 年止的著作開列如

下：——

(一) 小 說

出版	書 名	作
1905	The Irrational Knot	1880
1914	Love Among the Artists	1881

出版	書名	作
1886	Cashel Byron's Profession	1885-6
1887	An Unsocial Socialist	1883

(二) 社會主義

出版	書名
1884	Fabian Tract, "Manifests"
1885	Fabian Tract, Warning to Provident Landlords and Capitalists'
1889	Fabian Essays, "The Transition" and "The Economic Basis of Socialism"
1891	The Impossibilities of Anarchism
1892	The Fabian Society; its Early History
1896	The Illusions of Socialism

1901 Fabian Tract, "Socialism for Millionaires

1904 Fabianism and the Fiscal Question

The Common Sense of Municipal Trading

1914 The 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

(三) 評 論

出版 書 名

1891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1896 The Sanity of Art

1898 The Perfect Wagnerite

1906 Dramatic Opinions and Essays

1913 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 Now Completed to the Death of
Ibsen

(四) 劇

出版	書 名	作	上演
1898	{ Widower's Houses	1885-92	1892
1898		1893	1907
1898		1893	1902

以上三種名爲不快意的劇(Plays Unpleasant)而出版爲快意及不快意的劇的第一冊。

1898	{ Arms and the Man	1894	1894
1898		1894	1897
1898		1895	1897
1898		1896	1900

以上四種定名爲快意的劇而出版成爲快意及不快意的劇的第二冊。

1900	{	The Devil's Disciple	1899	1899
1900		Cæsar and Cleopatra	1898	1899
1900		Captain Brassbound's Conversion	1898	1902

以上三種定名為 “Three Plays for Puritans”

1903	The Admirable Bashville	1901	1903	
1903	Man and Superman	1903	1905	
1907	{	John Bull's Other Island	1904	1904
1907		How He Lied to Her Husband	1904	1905
1907		Major Barbara	1905	1905

以上三種集成一種出版

1909	Press Cuttings	1909	1909
------	----------------	------	------

出版	書 名	作	上演
1911	{ The Doctor's Dilemma	1906	1906
1911		1908	1908
1911		1909	1909

以上三種集成一種出版

1914	{ Misalliance	1910	1910
1914		1910	1910
1914		1911	1911

以上三種集成一種出版

1916	{ Androclus and the Lion	1912	1913
1916		1912	1913
1916		1912	1913

以上三種集成一種出版

1919	}	Heartbreak House		
1919		Great Catherine	1912	1913
1919		O'Flaherty V. C.	1915	
1919		The Inca of Perusalem		1917
1919		Augustus Does His Bit		1917
1919		Annajanska, the Bolshevik Empress		1918

以上六種集爲一種出版

1921 Back to Methuselah. A Melabiological Pentateuch

此外還有“Passion, Poison, and Petrification” (1905), “Interlude at the Playhouse” (1905 作), 及 “The Music Cure” (1914 作)。此等都是腳本。

其他關於蕭伯納的書籍也抄錄一點如下：——

- (1) Archibald Henderson: George Bernard Shaw: His Life and Work, a Critical Biography (Stewart & Kidd Co.) 1911. 這是公認爲 authorized biography.
- (2) G. K. Chesterton: George Bernard Shaw (John Lane) 1914 這是一本藏滿奇警的批評的書。
- (3) Joseph McCabe: George Bernard Shaw (Kegan Paul) 1914 這是一本繁簡得宜熱氣澎湃的書。
- (4) Renée M. Deacon: Bernard Shaw as Artist-Philosopher (Fifield) 1910 此書乃說明 Shaw 之思想者。
- (5) Herbert Skimpole: Bernard Shaw: The Man and His Work (George Allen & Unwin) 1918 此乃蕭伯納入門書。
- (6) Henry Charles Duff: The Quintessence of Bernard Shaw (G. Allen) 1902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初版

(一〇二五五)

世界文學名著 人與超人 一冊

Man and Superman

每冊定價大洋壹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著者 Bernard Shaw

譯述者 羅 牧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者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權 所 有 *
* 翻 印 必 究 *

二一九七五

(本書校對者楊靜齋楊瑞文喻飛生)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5515B



1651455